

本足

胡林翼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906
5



乙. A

中國書店
12 册 400

胡林翼全集序

非才之難，學以致用之難；非學以致用之難，世用吾與否之難也。吾之學足以致用，而世不吾用焉，則吾亦卷而懷之而已矣。世吾用焉，則吾得盡其所學以致用而善世矣。是故世實需才，才爲世出，學以致用，用足善世者，始可謂之才與學矣。

古之人學足以爲世用，用足以善世者，蓋亦多矣；然而世不吾用，則固未如之何也。故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是世用吾與否之難也。

唐宋之所以學者，非古之所謂學也；明清之所以學者，亦非唐宋之所謂學也。蓋唐宋之取士以詩賦，而明清以制藝；其爲名則異，其於不足致用則一也。然則當時之取士既如此，士之能自力於致用之學者鮮矣。是又學以致用之難也。

於斯時也，如其有學足以致用者，豈非豪傑之士哉？蓋清季則有之，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是已。方太平天國之起，微是三人者，則亦孰與之抗哉？清社早屋矣。然而三人者，謂之學足以致用則可；謂之用足以善世，蓋猶有所未至也，惜哉！

三人者之優劣，有足論焉；世徒知曾左之賢，而不知胡文忠固在曾左之前。蓋胡公之學與才，實無遜於曾左；而於政治文章經濟軍事，固無所不學，無所不致其用也。夷考其生平，不獨坐鎮武昌，堅守不搖，以扼形勝之要；且於課釐饋餉，擘畫盡善，遂使當時諸軍得無飢餒之憂，克奏中興之業。由此而論，允推功首。即其察吏安民興利除弊諸政，亦皆犖犖大端，足爲後世之法式。獨其可以善世而未至於善世，爲可惜爾！

今以公遺著奏疏五十一卷，書牘四十二卷，批札三卷，讀史兵略二十八卷，及梅英杰所纂公之年譜三卷，彙爲全集，是亦足以窺其所學與夫所以致用者矣。惟是卷帙繁博，精蘊散出，未易會通；欲爲提要鉤元，以裨讀者研討，乃復徵得武進崔君龍所輯述之胡文忠公語錄及通論各八篇，曰：「學問」、「用人」、「民政」、「理財」、「軍政」、「兵法」、「地勢」、「團練」。以之薈萃其肯綮，與闡明其闡奧；蓋於公之政治、文章、經濟、軍事，抉發靡遺矣。用付殺青，附益於後，特并識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沈卓然序於海上。

胡林翼全集原序

曩嚴涓春中丞有胡文忠公集之刻，刪汰過多，人以不見全豹爲恨。余去年撫湘，公哲弟鈺軒擬蒐羅增益之，嘉其意，貽以序。今年權督湖廣，同官示新鐫公集，則並尋常章奏牋啓盡錄無去取，較嚴刻幾三倍，復以序請。余不敏，辱公一日之知，不敢辭。晉史稱羊太傅，祜博學能屬文，美須眉，善譚論，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公下筆輒數千言，軍中無衛士，所與遊者，皆一時俊彥，每及當世事，縱橫陳說，四座皆喑，眉目疎秀，一一與太傅肖；然而太傅當晉室方興，蜀禪已降，獨區區吳與晉抗，曾不能掃除而盪滌之，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恆八九。」公撫鄂時，粵賊徧東西，朔南四海，無乾淨土，經營撐拄，轉弱爲彊，歲籌千百萬饟，贍軍卒，後不數年，賊竟平，微公之力不及此。史稱太傅出鎮南夏，始至無百日糧，季年有十年之積，以公比方，毋乃渺矣。史又稱太傅卒，南州罷市巷哭，襄陽人於峴山遊憩之所建碑，歲時饗祭，

望其碑者，無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公卒之日，余方在江西贛南道任，道遠，不知鄂人巷哭者幾何，歲時饗祭否？今黃鶴樓上有公繪像，他日好事者，摹泐上石，與墮淚後先輝暎，豈不甚盛？夫公聲名勳業，赫赫日聞，豈與古人爭榮辱哉？余爲是言，恐公靈爽笑余多事，然而讀公集，不禁浩然歎，畢然思也。

同治六年，歲次丁卯秋八月，江蘇巡撫署湖廣總督合肥李翰章撰。

胡林翼全集原序

咸豐乙卯，余奉命督楚，視師江漢。時武昌兵事方棘，余與前中丞益陽文忠胡公，皆卽軍中受事。文忠專辦武漢之賊，而余自荆襄下規安德，相爲犄角。凡竭軍府三年之財力，得藉主上威德，廓清鄂境。嗣是拔湖口，屠九江，披太湖，暫安慶，公常駐節行間，指揮所定，功莫與京；而尤拳拳於吏治人才，以是幕府之中，網羅獨盛。所特薦於朝者，先後秉旄鉞典封圻，皆能無愧公言。吁！公之德業，於是爲可不朽矣。曩歲嘗哀公文牘之存者，刊成若干卷；乙丑丙寅之交，長沙鄭公，湘鄉曾公，先後撫鄂，復取官私所藏度者，勒爲遺集八十六卷，爲文若干首，凡整軍經武，察吏安民，諸大政，羅列備舉，瞭如指掌，讀是編者，可以知公之勳與公之志矣。軍興以來，東南數省，枵隄不安者屢矣；鄂居天下水陸之衝，更無歲無兵事，自公視事後，規畫措置，裕如沛如。迄於今，取其書而通觀之，良法美意，犖然具在，竟厥緒而觀厥成，是所望於後之賢者；然則鄭公曾公之蒐

輯是編，其用意不甚深且遠哉？余不敏，與公共事久，樂是編之成，而益念公之德業之盛，而不能已於言也。是爲序。

同治丙寅冬月既望，誥授光祿大夫欽差大臣文華殿大學士一等果威伯湖廣總督遼陽官文序。

胡林翼本傳

胡林翼，湖南益陽人。道光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八年，散館授編修。十九年，大考二等。二十年，充會試同考官。八月，充江南鄉試副考官。以失察正考官文慶攜帶舉人熊少牧入闈閱卷，降一級調用。二十一年，丁父憂服滿，改捐中書，並捐陞知府。二十六年十二月，奉旨分發貴州，以知府用。三十年八月，署鎮遠府知府，勦辦苗匪出力，賞戴花翎。九月，湖南逆匪李沅發竄貴州，界林翼率勇勦捕殆盡，巡撫喬用遷上其功，得旨俟補缺後以道員用。咸豐元年正月，補黎平府知府。二年八月，粵匪由湖南竄武昌，湖南巡撫張亮基請調林翼赴營差遣，已奉俞旨，旋以貴州巡撫蔣蔚遠奏稱：「黎平毗連楚粵，防堵需人，諭毋庸調赴湖南。」三年二月，時張亮基署兩湖總督，復偕署巡撫駱秉章合疏請調林翼辦軍務。上以林翼熟悉黔省情形，調往他省，轉恐人地未宜，不允行。十月，御史王發桂疏稱：「林翼捕盜鋤奸，有膽有識，其平日訓練壯勇，仿戚繼光成法而變通之，勇不滿三百，銳健果敢，一可當十，搜剿匪徒於深林密箐中，與士卒同甘苦，所著保甲團練條約及團練必要諸篇，經督撫鑒板頒發各府州縣遵行，均有成效。歷任督撫深為倚重。聞該員現在由黔赴部引見，約計行抵楚省，倘蒙聖恩逾格，畀以重任，留於湖北，帶兵剿賊，可期得力。」疏入，命留湖北，交總督吳文鎔巡撫崇綸差遣委用。四年三月，擢貴東道。時賊由黃州上竄岳州，陷湘陰，林翼率黔勇迎擊於喬口，驛敗之。上以岳州為咽喉重地，命在籍募勇丁，前任禮部侍郎曾國藩飭林翼斷賊後，林翼駐軍通城之平江界，戰於上塔市，殲除無算。四月，武昌省城戒嚴，林翼自通城赴援。六月，擢四川按察使，命仍留湖北軍營，隨同副將塔齊布辦理防剿。七月，湖南巡撫駱秉章奏：「岳州必須重兵防守，湖南曾經戰陣之兵，均已調赴湖北，若林翼復行隨征，則該郡無可倚恃。」得旨：「岳州為湖南門戶，川黔藩籬，逆賊屢經窺伺，防範宜嚴，且該處駐有重兵，則曾國藩統師東下，可無後顧之憂。胡林翼著仍

駐岳州，毋庸隨往湖北。賊旋竄常德，林翼赴安化搜捕，會匪取道益陽，我軍克復龍陽、常德、澧州。八月，調湖北按察使，兼辦糧臺。十月，崇陽復陷，林翼往剿，賊竄通山，督兵窮追，斬擒甚多，因率鄉紳舉行保甲團練，不力者罪之，地方賴以安。十二月，欽差大臣曾國藩攻賊於九江，上念九江陸路兵單，南北不能兼顧，諭林翼赴國藩軍營助剿。林翼由瑞昌至南昌，鋪扼九江之背，與塔齊布併力攻東西二門，毀其土城，殺賊數百，移營湖口，攻南岸之梅家洲陣，斬悍賊數十，追殺四百餘名。水師亦由外江進口，攻內河，擊沈賊船二十餘隻，偽將軍梁國安總制熊常易、司馬許學受等悉就擒。五年正月，擢湖北布政使。先是上年我軍紮湖口時，逆首羅大綱亦距湖口十數里立營，意圖抗拒。林翼率二千人分紮要隘，逼賊船入下游路，已斷。至是賊自姑塘屏風等處駕船出，林翼偕留營之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攻，焚其船，遂圍梅家洲賊壘，令兵勇各負土囊，持火包鼓而前，衝突鐵箴間，前者傷後者繼進，已入數十人矣。擲火人誤傷同入者，負以出，兵勇誤為敗潰，奔數里，始整隊立復戰，轉敗為勝。越日，內河水師失利，賊悉衆撲營，併力堅守，挫其鋒，而北岸賊已分股竄武漢。總督楊霽喪師於廣濟，退守漢口，賊竄襄陽，霽復遁。德安林翼聞警，率師同援，會同水陸各軍攻漢陽，力戰半日，燒賊營四座，方奪門入，賊忽從城外抄襲，軍稍卻，轉攻西門，由沌口下擊，敗之。三月，賊自漢口攻壇角，林翼擊之於白沙洲，管見武昌火起，亟赴援，城已陷，四更結筏，潛師渡江，規復省城。次日，賊四面環攻，官兵食盡，勢不支，突圍而出，駐營金口。時武昌兩次淪陷，兵勇潰敗殆盡，林翼坐困金口，前逼武昌，羣寇後有崇通，伏莽鉤絕，掘草根佐糧，相持日久，各處乞貸，情詞深痛，殘破之餘，十不一應，乃發私家穀濟軍食，士卒感動，軍威稍振。尋奉命署巡撫，統帶水陸各軍攻武漢，楊霽駐德安，以賊北竄為慮，奏令林翼上扼漢川。林翼上言：「荆襄據東南之形勝，江漢為荆襄之咽喉，賊據漢陽北岸已形梗塞，武昌復失南岸又被蔓延，惟急攻武漢，乃可內固荆襄。」臣已分兵進紮軍山，遏賊上竄之路，飭守備譚瑞林由紙坊驛攻武昌之背，臣率兵循江岸攻武昌之南，武昌復，則南岸可次第肅清。」詔嘉納之。四月，督隊分三路攻

南岸賊營，並派千總何紹彩等攻白沙洲及江隄八步街等處，賊衆悉銳抵拒，戰小卻，飭記名知府彭玉麟將江邊陸師趕回橫截，自率水勇助戰，紹彩等飛奔援應，兩路橫衝，追賊三百餘，全數截殺。其前路衝鋒悍賊，亦經岸兵圍剿，計殺黃衣賊目五，斬首二百三十餘顆，生擒偽總制伍大潰等二十六名，奪獲器械無算。賊謀襲金口營，斷官軍餉道，林翼飛馳金口，分三路埋伏，三路接戰，親率大隊旋繞之，殲賊七百餘，生擒偽平湖丞相陳大爲等。五月，賊大股分六路來撲，林翼派令千總周得魁等分路進剿，連斃執大黃旗悍賊數名，旋伏兵兩路抄襲賊尾，賊敗退紙坊屯紮，我軍進搗其壘，忽南風大起，礮火齊發，賊狂奔入城，是役也，殄賊千餘，生擒及淹斃者無算，解散脅從數千，官軍直逼小東門，於紙坊金口犄角立營，賊伏不出。林翼上言：「就武漢大勢而論，進兵武昌，必以洪山爲扼要，武昌周二十里，門八，臣攻其一，遺其七，賊出城抗拒，尙可力戰，以成功；堅伏不出，則攻具未備，運道難通，幾成坐困，此武昌實在情形也。攻漢陽，必於涓口蔡店屯重兵，扼其犯襄河之路；臣濬江隄，以水軍扼其西，又以水師橫出襄河之內，外江內河，彼此夾攻，克復漢陽，則咽喉通，而武昌可復。治鄂者以漢陽爲重，亦形勢然也。」得旨嘉獎。又言：「團練之効，外可助官軍聲威，內可弭宵小隱慝，救時之策，此爲先務。惟團練爲治鄉之要，與選吏選將相似，州縣不得人，則州縣壞；營伍不得人，則兵勇潰。團練非正士良民爲之長，則犯法抗糧，攘奪爲亂，鄉民以兵刃爲事，不能躬親董勸，旌別淑慝，則目前之成效難期，日後之流弊滋甚。」上聽其議。七月，由金口渡江，以火龍船燬賊浮橋，水陸合攻，民勇接應，遂克漢鎮。林翼親冒矢石，殺至龜山，直攻高廟賊巢，生擒偽軍師吳會元等，又攻大別山，敗之，進逼漢陽，平其西面土城，別遣兵攻克蔡店，收復漢川，搜捕餘匪殆盡。德安之賊，亦經派兵擊退，疏入，上嘉其辦理得手，尋以崇通股匪勾結武昌賊衆，撲金口營，署臬司李孟羣力戰四日，衆寡不敵，陸營失守。諭曰：「胡林翼與李孟羣素來用兵尙合機宜，現雖兵勇潰散，諒能重整隊伍，不至頓挫軍威。等因欽此。」林翼尋由漢陽移紮蔘山，賊大股分路來撲，餉絕兵潰，損壞關防，下部議處。復由蔡家嶺移營大軍。

山，收集潰勇，駐紮新隄。嘉魚時賊勢猖獗，南北岸勢難兼顧，羅澤南方帶兵搜捕，甯州餘匪，林翼請調澤南赴鄂會剿，允之。九月，整軍復進，飭澤南攻通城，克之。賊竄崇陽，派令知府李續賓率勇堵絕通山之路，賊分路來撲，我軍佯敗，旋自山脊衝下，四路截殺，賊掘壕爲堅守計，我軍分數十隊設伏，二更時，令敢戰士數百，帶雲梯直撲賊壘，拋火毬、火箭，伏勇齊出，砲聲震山谷，賊開北門遁，焚燬及踏斃無算，餘匪竄蒲圻，復創之於羊樓洞，逆首辜俊、石達開自蒲圻來援，林翼與澤南合剿，焚賊營九座，截殺五千餘，遂克之。賊復糾合興國大冶匪黨，聚咸甯，林翼飭澤南督兵躡追，進至橋頭。次日黎明，乘大霧壓城，縱火燒橋亭，兵勇逼城下，先登殺賊數百，立將咸甯克復，乘勢進攻武昌。時武昌城內出賊數千，於五里街修木壘，林翼、澤南等分隊攻破之。水師亦由六溪口拔營進，賊驚潰。林翼從紙坊移營李家橋，督諸軍分路進攻，殲賊多名。澤南自洪山攻賽湖隄，賊陷泥淖中，被殲殆盡。復分兵攻漢陽，大破之於龜山。賽湖隄等處，破船逼五顯廟，燬賊船及漢陽東西城外土壘，武昌賊匿不出，其鮎魚套賊船亦被擊沈。於是武漢城外，賊縱幾盡。疏言：「近年軍務，籌餉難於將兵，捐輸釐金爲軍需急務，假手吏胥，弊端百出。昔唐臣劉晏言：『理財不用吏胥而用士類。』誠爲得法。惟是賊縱靡定，求其不辭勞瘁，不避艱險，隨營辦事，置身家於不問者，實難其人。臣自九江回省，卽飭鄉紳等辦捐務，均能實在出力，使商民信服踴躍，急公於軍務，大有裨益。」報聞。十二月，飭千總余雲龍等敗賊於江夏之梁子湖，又敗之於金牛鎮。六年正月，遵旨保舉人員，奏言：「水師十餘營，營官以總兵楊載福，記名道金華府知府彭玉麟爲尤著，併以儘先游擊李成謀、鮑超二員，身經百戰，勇敢冠軍，堪勝方鎮之任。」奏聞。三月，率各路兵攻武昌，乘勝追至城下，羅澤南死之。林翼以澤南父年八旬，子幼，奏請優卹，從之。四月，賊於漢陽江面，排列戰船，林翼令總兵楊載福等率水師直抵漢陽各門，砍其木簾鐵練，縱火燒之，燬賊船二百餘隻，延燒江岸賊壘，賊另股由樊口竄出，亦經派兵擊退。自斬州達九江，軍聲大振。其羊樓街、黃土堡、雙鳳山、白楊橋等處之賊，派令同知銜曾國華等擊蕩無算。五月，賊復於武昌城

外豹子解築壘，意圖掩襲。林翼調集兵勇，由茶棚分三路進剿。賊分股抵拒，並於官山高嶺繞道接應。我軍奮擊，敗之。賊旋於梁子湖濱停泊，我兵渡麥門橋，用火筒火箭延燒林木，賊冒火遁，船俱焚燬。越日，賊由東嶽廟應黃閣出城分踞，欲於小龜山沙壘擊敗之，並圍攻南湖坪屯賊。逼入沙湖，淹斃無算。其湖口援賊戰艦羅葛店，林翼飭官軍從白澗山繞擊，三伏三起，賊潰。生擒偽將軍羅文元等。陸軍亦於樊口分五路進，西山雷山，賊旗四布，我軍登岸一呼，賊悉逃竄，敗之於魯家巷。水師由沙口下駛，燒斷樊口浮橋，殲賊無算。七月，林翼偕李續宜分督兵勇，擊退魯家巷援賊，復飭楊載福、瞿定國等攻城橋，焚其划船百餘。生擒偽司馬李光發等。賊盡擁出戰，林翼飭李續宜嚴陣以待，立斬衝鋒悍賊數名，復派候補直隸州知州蔣益澧抄襲之。時護軍參領舒保亦率馬隊於沙子嶺、小龜山酣戰，盡斃賊匪數百。是日破魯家巷賊壘四，毀東湖賊船七十餘隻，燒賊巢八十餘處，賊膽已喪。八月，節次平賊壘十九座，殲斃無算。旬日之內，二十八戰，解散脅從萬餘。九月，林翼令楊載福追賊至蘄州，賊出拒。我軍登岸誘敵，潛令下游乘虛入城夾攻，賊大潰。官軍抵田家鎮，焚賊船百八十餘隻，燬其輜重。十月，添築武昌城外營壘，四面環攻，並令水師攻鮎魚套，分兵攻漢陽南岸壻。參將王明山奮勇血戰，焚賊船五十餘隻，奪其舢板長龍無算，賊船幾盡。十一月，林翼飭水師十三營，分上下游夾擊，將纜江鐵鎖砍毀。賊勢窮，開各門，分七股來撲。我兵奮力抵拒，鏖戰三時，士氣益奮，賊狂奔。官軍乘勝入城，縱橫盪勦，斃賊萬計。生擒偽檢點古文新等十四人，先鋒悍賊八百餘，並逆黨五千。立將省城克復。疏入，論曰：「此次逆賊負隅日久，經胡林翼激勵將士，前後數十戰，無不克捷，遂將省城克復，逆衆被殲淨盡，自應立沛恩施，以昭懋賞。胡林翼著補授湖北巡撫，並賞給頭品頂戴。一方我軍入武昌時，漢陽亦同時收復。林翼隨飭水陸各軍，分路進勦，遊擊何紹彩，由窯灣出東興州，游擊張寅恭，由雞窩出胡家墩，李續宜由魯家巷出葛店，各有斬獲，其樊口賊爭先渡水，浮橋已斷，淹斃無算。會水師至，奮力合勦，遂復武昌縣城。於是黃州、興國、大冶、蘄水、蘄州、黃梅等處，相繼收復。生擒賊目辛成金等斬之。七

年正月，攻小池口，陣斬偽將軍劉松綬等，破其壘，生擒偽元勳檢點蕭逆等百餘。時宿太逆匪，上竄黃梅，分兵攻破之。三月，飭候補道唐訓方等勦襄樊，生擒逆首高先二等，自率官兵路平小池口，賊壘數十座。四月，克復英山。五月，九江悍賊率衆撲營，親督各軍水陸夾攻，敗之。六月，殲賊於黃岡之傅家嶺。八月，皖匪分竄蘄黃，並小池口，與九江犄角，仍圖窺伺。武漢林翼率所部搜勦，將黃梅後山賊壘踏平，進逼小池口，賊潰窮追百八十里，全楚肅清。十月，克復湖口，以捐助軍餉命加恩封贈三代正一品。尋訪察興國州布衣萬斛泉等，砥礪廉隅，不求仕進，奏請獎厲，詔賞萬斛泉七品頂戴，宋鼎鄒金巢八品頂戴，以示風勵。八年四月，率水陸各軍圍九江，轟塌城垣百餘丈，斃賊萬六七千人，復其城。生擒偽貞天侯林啓榮，偽元戎李興隆等，寸磔梟示。捷入上，嘉其調度有方，賞加太子少保銜。五月，太湖賊竄蘄州，擊敗之。賊復由英山糾衆數萬至，敗之於彌陀寺。六月，奏請展緩陞見，詔如所請。七月，丁母憂。總督官文請照軍營例百日後仍署理巡撫。諭曰：「胡林翼自簡任以來，時閱四載，於吏治兵事，均能實力講求，現雖闔境肅清，而大軍水陸東下，進止機宜，尙待調度，籌備餉需，亦關緊要，該撫現丁母憂，著照軍營例穿孝百日，加恩賞銀四百兩，由湖北藩庫給發，俾經理喪事。百日後仍署理巡撫，如扶柩回籍，再行賞假兩月。俟軍務完竣，準其補行終制，以遂孝思。」八月，林翼奏稱：「扶柩回籍，並懇請終制。」諭曰：「楚境現雖肅清，而賊氛未靖，地方善後，邊防事宜，均關緊要，胡林翼熟悉情形，實心任事，當此時事多艱，正臣子力圖報效之日，未可拘泥恆情，致誤事機，著仍遵前旨，於假滿後署理湖北巡撫。」十一月，李續賓覆軍於三河，林翼以母喪歸，未百日，聞信即遵旨來鄂，進駐黃州。九年二月，請調翰林院編修林汝舟，戶部主事閻敬銘等，隨營差遣。從之。五月，石達開圍湖南寶慶府城，林翼飛飭李續賓，星夜赴援，解其圍，追擊之。八月，皖逆盤踞石牌鎮，造堅城，與太湖賊接應，林翼督兵進勦，燬其木城，越壕縱火，生擒偽官霍天燕、石廷玉等。十年正月，勦賊於潛山、太湖，相繼克之。七月，賊踞桐城，林翼督官軍分路進，賊出城來撲，盡殲之，並乘勝進攻水壘，克木城數座。九月，捐廉濟餉，得旨：「

查明子弟，給予獎敘。十一月，攻霍山，斬獲甚多，賊竄退，境內肅清，旋以服闋屆期，疏請在營釋服。奉上諭：著實授湖北巡撫，俟軍務完竣，再行回籍補行終制。十一年二月，以恭遇萬壽單恩，其承繼子年尚穉幼，疏請推恩，馳封胞叔及外祖父母一品封典，允之。是月，因病請假，得旨：賞假一月，在營調理。四月，賊竄黃州，林翼以駐紮太湖，未能兼顧，自請議處，詔寬免之。時官軍攻安慶急，逆首陳玉成率衆來援，於赤岡嶺創壘四，林翼飭我軍由集賢關進逼踏平之，旋以賊竄羅田，松子關並分陷德安、隨州等處，未能先事豫防，詔下部議處。六月，率師回援鄂省，復請賞假兩月，允之。八月，奏病勢增劇，懇請開缺，得旨：著再賞假兩月，在署安心調理，毋庸開缺。一先是，湖南巡撫駱秉章奉旨督辦四川軍務，保稱：一在籍候選知縣劉蓉，才優識卓，熟悉戎務，帶往四川差委。一至是，上問林翼如何錄用，奏言：「該員器識遠大，兼知兵事，昇以封疆藩臬之任，可期不負職守。」八月，官文會國藩克復安慶省城，並分兵收復桐城、宿松等縣，奏入上，以林翼首先畫策，親身督剿，厥功甚偉，賞加太子太保銜，並騎都尉世職。尋卒，遺摺上，諭曰：「胡林翼秉性忠直，操守廉潔，由翰林歷官府道，仰荷皇考大行皇帝特達之知，於咸豐三年調赴湖北軍營，晉擢巡撫，賞頭品頂戴，太子少保銜，在軍營九年，賞罰嚴明，知人善任，克復武昌及沿江郡縣，肅清楚境，並調遣官軍攻復江西九江，軍威丕振，所向克捷。八月，克復安慶，朕念其公忠體國，懋著勳勞，賞加太子太保銜，並騎都尉世職。方冀長資倚畀，克奏膚功，乃以積勞成疾，甫經賞假，遽聞溘逝，披覽遺章，實深悼惜。著追贈總督，卹照總督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並加恩入祀賢良祠。於湖北及湖南原籍建立專祠。伊子胡子勛，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篤念蓋臣至意。十一月，曾國藩奏：「胡林翼蒙先皇帝特達之知，擢湖北巡撫，當武漢兩次失陷，湖北大半淪沒，林翼坐困金口，洪山一帶，不特兵餉俱無，亦且無官無幕，厥後克復武昌，以次恢復黃州，論者謂：『鄂撫可息肩矣。』林翼不爲自固之計，越境攻九江，分兵救瑞州，督撫之以全力援鄰，封自湖北始。九江相持年餘，中間石達開自江西窺鄂，陳玉成自皖

北犯者三；林翼終不撤九江之圍，以回救，卒復九江，爲東南一大轉機。功甫歲，卽以全力圖皖北，嗣因李續賓覆兵於三河，林翼居毋喪，聞信卽起赴鄂。論者謂：「良將新逝，元氣未復，但保吾圍，不宜兼顧。」林翼不然，卽派重兵越二千里，解湖南寶慶之圍，援湘之師未反，復議大舉圖皖，繪圖數十紙，分致臣與官文及諸路將領，遂定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剿。本年回援鄂省，病中寄書，縷陳勿撤皖圍，力剿援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推林翼首功也。近世將材，湖北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林翼均以國士相待，或分資財惠其家室，或寄珍饈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急感經營，夜行繼日，自七年來，捷報皆不具奏，奏則臧稱諸將功而已不與，其心兢兢以扶植忠良爲務，外省稱楚師和協如骨肉，而於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自愧昔之不逮，又慮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各省慮餉，湖北三次失陷，百物蕩然，窮窘極矣，自荊州捐鹽，各府抽釐，稍足自存，林翼綜核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三年部議漕米變價，州縣照例淨收，加至數倍，上下交困，林翼於七年創議減漕，嚴裁冗費，先帝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統計每年爲民間省錢糧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四十二萬兩，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國利民，不利中飽之蠹，向來衙門陋規，革除淨盡，州縣亦不準借權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私之地，各卡委員，時勤訓課，謂取民贍軍，使商賈同仇，卽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員潔己，卽以興廉，以湖北瘠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之多，而商民不散，吏治日懋，又皆精心默運，非操切之術所得與也。頃八月以來，安慶克復，江鄂肅清，方幸全局振興，可長驅東下，不圖大功未竟，長城遽頽，臣與故撫共事日久，相知最深，咸豐四年，曾奏林翼才勝臣百倍，近年遇事咨詢，尤服其進德之猛，不敢阿好溢美，亦不敢沒其忠勛，謹將以死勤事情狀，據實續陳，乞宣付國史館。一論曰：「已故湖北巡撫胡林翼，由翰林起官，仰荷皇考大行皇帝特擢封圻戮力疆場，助勞懋著。本年秋間，積勞病故，業經加封追贈，以褒忠蓋。茲據奏稱：『胡林翼自擢鄂撫，數載以來，恢復本境，援剿鄰封，整軍經武，以死勤事，綜其生

平功業，允宜亟予表揚。著卽宣付史館，以光簡冊。林翼之子胡子勛，著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以示褒獎。蓋臣至意。同治元年復論曰：「湖北巡撫胡林翼，未收全功，遽就溘逝，蹟其功勛卓越，名播寰區，至今江鄂士民，猶能稱頌，沒於王事，憫念良深。著賜祭一壇，並著原籍督撫派員前往該員家祠賜祭，予諡文忠。胡子勛，欽賜舉人，襲騎都尉世職。」

胡林翼全集總目

重編胡林翼全集序 沈卓然

胡林翼全集原序 李翰章 官 文

胡林翼本傳

胡林翼行狀 郭嵩燾

胡林翼年譜三卷 梅英杰

胡林翼奏議五十一卷

胡林翼書牘四十二卷

胡林翼批札三卷

胡林翼語錄八卷 崔 龍

讀史兵略二十八卷

胡林翼全集跋 朱晉材

胡林翼年譜

卷一

寧鄉梅英杰殿鄉墓

公姓胡氏，諱林翼，字貺生，一字潤芝；元武宗時，有曰漢清者，自江西泰和縣遷湖南甯鄉之麥田，六傳至思敬，徙益陽十九里泉交河之長岡村，遂爲益陽縣人家。世良農，其孫文亮始讀書，蘇、明、成、化時，隸學籍，學者稱麓山先生。（見吳縣潘世恩、胡麓山先生墓誌，此文公已楷書入石。）又五傳至光璧，當崇禎、癸未、張獻忠陷長沙，從蔡忠烈、道憲守城，殉難。（胡氏譜不詳，據郭氏、嵩、肅行狀書之。）無子，以姪柳溪諱其、轍爲嗣。四傳至民典，性篤孝，親歿，輯、孝、經、疏、義，以志哀慕，是爲公之高祖。妣蕭氏、范氏、唐氏。（益陽縣志本傳云：「胡民典，字映塘，事親篤孝，親歿，輯、孝、經、疏、義，年七十一卒。」）家書丙辰與族人書云：「吾宗自高祖之時，胡門乃大誠齋，公苦學畢生，特堂公首開讀書先聲，積而未發，非才學不如人也。其四世之不貪，不詐，不淫，不巧，人盡知之矣。」）

按誠齋先生諱、多、珩，爲公會叔祖，其教授子弟，一倣蘇湖，特堂爲先生子，諱、顯、璋、嘉、慶、辛、酉、拔、貢，充龍洲書院院長，弟子如蔡、先生、錫、周、先生、揚、之、及、公、父、詹、事、公，皆出其門。（見益陽縣志）

曾祖諱、多、吉、字、襟、江，以端正著聞，妣楊氏。（益陽縣志本傳云：「胡多吉，才識個儻，制行端正，鄉里有爭訟者，皆不敢以姓名相告。」）祖諱、顯、韶、字、律、臣，縣學生，居貧，教授，卒祀鄉賢。妣湯氏，繼妣劉氏。（湖南通志本傳云：「胡顯，韶字律，臣，諸生，孝友性成，博涉經史，與從弟顯璋分教里中子弟，以身體力行爲主，著有紫筠園詩文集。」）

按請祀鄉賢爲同治四年。（見益陽縣志）

父諱達源，字雲閣，翰林院編脩，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妣湯氏、庶母楊氏、劉氏。（湖南通志本傳云：「胡達源，字雲閣，嘉慶二十四年進士，廷試一甲第三人，授編脩，歷官詹事府少詹事，畿輔飢，設粥廠於青白口，達源以學士領廠事，做富弼青州法人，給五日糧，男女異路，升斗籌粟，親為驗發，同官以非成例，達源以聞，上嘉納之，艱歸卒。著有弟子箴言十六卷，聞妙香軒詩文集四卷。」）曾文正箴言書院記云：「道光戊戌，通籍於朝，相人官京師者，多同時輩流，而少詹事益陽胡雲閣先生，獨為老師祭酒，鄉之人就而考德稽疑，如幽得燭，衆以無隕。」左文襄箴言書院碑銘云：「余維詹事公積學累善，信於家邦，篤生巨人，為國藩輔。」

按：湯太夫人為公祖母，女姪，父禮宗，乾隆丙午舉人，後以公貴，追贈如其官。（見益陽縣志封蔭表）三代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先世聚居里仁，確胡家灣，乾嘉之際，公曾祖襟江先生，弟弟奉母唐太孺人，五世同居，分占東西，生齒繁衍。（家譜多珩家慶圖詩序云：「乾隆甲寅正月二十一日，吾母唐太孺人八十有七壽辰，其時佐翼甫三歲，五世同堂，顯巍兄弟子姪十人，居西屋，珩及顯璋等八人居東屋。」）宅前丹楓一株，蚪枝交翠，廣被數畝，蓋數百年物也。襟江先生悅其美蔭，嘗歌嘯其下。（家譜先生古楓篇有句云：「挺茲殊異姿，俯視桃與李，吾廬未有前，託根何時始？吾廬既有後，美蔭常如此，蒼蒼數百年，喬柯鬱鄉里，樹木與樹人，栽培同一理。」）後有蓮蕊兩開之異。（聞己卯乙未兩次作花，燦爛如紅蓮，至今父老猶豔稱之。）先生有子四：長顯彝，字玉峰，次即鄉賢公，次顯岡，早世，次梧岡，顯岐，玉峰先生務農業，孝友誠懇，治家有法度，故鄉賢公得壹志，授經課子，不問生產有無，初娶湯太夫人，生詹事公兄弟，年僅三十五歲而卒。（家譜駉希先生祭公母湯太夫人文云：「乾隆乙卯，吾父與伯兄同補弟子員，而吾母適歿，時仲兄年十二，叔兄九歲，潛甫六齡，衣食寒暑，胥吾嫂氏調護之。」）詹事公居長，次達樹，字甘原，嘉慶丁卯舉人，歷官華容、綏甯、縣學教諭，遷辰州府學教授，次達灝，字春藻，長沙府學附生，次達楷，字默希，道

光乙未副貢，兄弟胚胎家學，能文章，時有四甫競爽之譽。

按詹事公初字清甫，時甫，京甫，季甫，則諸弟別號也。（見春藻府君行述）

玉峰先生既以力田起家，子婦內外，下逮工作，恆數十百人，饘爨井臼，以飭婦事，無敢或逸。公母湯太夫人，暨諸娣姒，後先來歸，早作晏寢，日有常程，均勞替休，治酒食以食田功者，幾三十年。（遺集奏議卷三十一）
戊午陳請終制，疏云：「臣家世力田，耕讀相承，臣生之始，臣母操井臼，日治百人食，以即田功。」鄉里皆曰：「胡氏一門雍穆，耕讀相承，其男女勤且賢也如是，是其將興乎？」

仁宗嘉慶十七年壬申 公一歲。六月初六日酉時，公生於益陽十九里長岡村胡家灣。（箴言書院志經始

篇序云：「先宮詹生林翼也晚。」

按家譜：「公有女兄二人，長適賀永脩，辛酉生，長公十二歲；次適劉宗海，丙寅生，長公七歲；公生時，詹事公年三十五，湯太夫人年三十七，故云晚也。」

是年詹事公仍讀書嶽麓書院。

按詹事公弱冠隸學籍，讀書麓山，十年為羅鴻臚典弟子，嘉慶庚午，學使李公宗瀚考取優貢，明年自京歸，仍往讀也。左文襄祭公文云：「我生於湘，公產於資，歲在壬申，夏日冬時，詹事文學，讀書麓山，兩家生子，舉酒相歡。」

按文襄是年十月生，公生以六月，故云夏日冬時。文學文襄父，春航先生也。

嘉慶十八年癸酉 公二歲。

嘉慶十九年甲戌 公三歲。

嘉慶二十年乙亥 公四歲。公穎慧異常，詹事公將赴京，抱謁先祠，期無廢教。（書院志序云：「林翼甫襁褓，

先官詹以優貢就京兆試，族戚之祖餞者咸集，先官詹抱林翼謁於先祠，而告於大父律臣公曰：「是兒狀貌類穎慧者，他日幸賴先澤，或能自立，然豫教之道，某其無敢廢。」（詹事公先考取優貢，擬再入京讀書，國子監《聞妙香軒文集長郡會館志序》云：「嘉慶辛未，達源以優貢試禮部。」是此次再入京也。）

按：清制，恩拔副歲優五貢，皆得入監肄業，謂之貢監。後王氏先謙為祭酒，請復明舉監制，令留京舉人一體收錄。

仲父甘原先生亦當會試禮部，九月遂偕行，舟車旅食之費，玉峰先生以時依給，無憂闕乏。是年叔父春藻先生入長沙府學。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 公五歲。公天性肫摯，鄉賢公偶游鄉里，必牽裾隨行，入夜，輒同寢處，鄉賢公奇愛之。

鄉賢公家書云：「林翼好，但喜多言，又好跟脚，鄉里有請者，必隨行，夜必同寢。八月十四日書於柳汁堂，時抱林翼坐側。」是年詹事公入監肄業，月課五冠，其曹文譽頓起。

按：益陽縣志《文苑傳》云：「蔡用錫，嘉慶癸酉拔貢，肄業國子監，與胡達源齊名，時雲帆先生亦共讀也。」仲父甘原先生亦考取宗室官學教習。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 公六歲。鄉賢公授公論語，教之識字，學書亦有法度。（見家書）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 公七歲。是年詹事公順天鄉試得舉。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 公八歲。始入塾讀書，塾師為胡星堂澤溥。隨侍鄉賢公，益陽志館《安化陶文毅》一

見驚為偉器，以第七女靜娟字之。（嚴氏樹森撰《公年譜》云：「鄉賢公攜公志館，安化陶文毅公以給事中觀察川東，取道益陽館岐市，往謁鄉賢，見公驚為偉器，曰：『吾已得一快婿。』遂以賀夫人所生女字之，行問名禮，公方八歲，夫人五歲，拜於堂上，彬彬有禮。」益陽龍潭蔡氏藏《文毅丙申與雲帆先生書》云：「七女婿幸入

翰林，深感吾師教誨之力。」

按公家書中每稱靜娟夫人。

是年詹事公以一甲三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脩。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公九歲。從鄉賢公讀書。九月，隨母湯太夫人入京。季父默希先生往送。時詹事公官翰林，清貧特甚。湯太夫人至，猶日主中饋，不改恆度。（戊午陳請終制疏云：「臣父嘉慶道光年間，供職京師，臣母猶主中饋。」）既自淬厲於學，而教公極嚴，謂為學端自蒙養始。亟授以儒先性理書，蚤夜督責，不少寬假。

（書院志序云：「先宮詹之學，由宋五子上推孔孟之旨，尤嚴於公私義利之際，始於切近，以致遠大。嘗謂為學自蒙養始，故其教人必以朱子小學近思錄為先，及林翼受書，則一以是為教。蚤夜督責，無少暇。然林翼方釋味，勿克率。」郭氏行狀云：「九歲省詹事公京師，即授以儒先性理之書，而公少負才氣，不甚措思也。」）

宣宗道光元年辛巳。公十歲。默希先生留京應鄉試，授公讀。是年詹事公充實錄館纂脩官。

道光二年壬午。公十一歲。仍從季父讀書。九月，默希先生北闕再黜，遂南歸。延彭先生在潮授讀禮記。（見詹事公家書）是年詹事公充實錄館提調官。仲父甘原先生教習期滿，改就教職。是歲，選授華容縣學教諭。

道光三年癸未。公十二歲。從文先生舒耀讀書。（字定齋，醴陵縣舉人。）是年，仲父赴華容任，默希先生亦挈捲同往就讀。（見公從弟斐翼撰副貢君行述）

道光四年甲申。公十三歲。從賀先生光黼讀書。（字薌南，益陽歲貢。）是年，詹事公以實錄告成，補授國子監司業。鄉賢公就養華容學署。（見詹事公家書）

道光五年乙酉。公十四歲。從賀先生熙齡讀書。（字蔗農，善化人，時官監察御史。）

道光六年丙戌。公十五歲。從蔡先生錦泉讀書。（字春帆，廣東順德人，時官編脩。）八月，鄉賢公就養入

京，姊夫劉宗海亦來就昏。（見詹事公家書）

道光七年丁亥。公十六歲。從吳先生贊讀書。（字偉卿，武進人，官員外郎。）是年，劉宗海病歿京寓。（見

鄉賢公家書）

道光八年戊子。公十七歲。從鄉賢公讀書，爲文操筆立就，旁通曲暢，自達其志。（郭氏行狀）五月，詹事

公充雲南鄉試正考官，闈中拜督學貴州之命。（詹事公家書云：「八月二十六日，闈中遞到諭旨，命督貴州

學政。」）事畢，以十月朔抵貴陽受印，公應順天鄉試，薦卷不售。（鄉賢公十月楚城家書云：「林翼鄉試薦

而未售，僅挑謄錄，然亦可謂矢無虛發。」）詹事公遣使迎養，十二月，鄉賢公遂挈公至自京師。

道光九年己丑。公十八歲。居貴陽試院，時從耶先生葆辰游。（字蘇門，安吉人，官貴東道。）

道光十年庚寅。公十九歲。隨侍鄉賢公同里，旋就昏於桃花江陶氏別墅。詹事公曩與同里蔡先生用錫，

久旅京師，服其學行，至是，鄉賢公遂命公執贄其門，讀書二十里龍潭口之竹屋子，與先生子伍巍、增濟、第

晨夕觀摩，所詣大進。先生教人務爲有用之學，不專重文藝，而於兵略吏治尤所究心，故公師事兩年，涵濡漸

漬，服膺終身。（澱浦嚴正基蔡先生家傳云：「用錫字雲帆，孝友鯁直，嘉慶癸酉拔貢，晚授石門教諭，湖北巡

撫胡林翼以湘中夙儒，素諳兵略，疏薦擢內閣中書，年七十八卒。弟子如胡林翼、勞崇光、唐際盛、周輯瑞，皆知

名。」龍潭蔡氏藏公丁巳上雲帆師書云：「林翼一知半解，無當於時，惟素蒙教訓，未嘗一息敢忘，君國艱難，

連年調兵籌餉，智盡能索，刻下兵力雖強，積欠已逾百萬，天時人事，悚懼日深，吾師憂樂關懷，尙乞時加訓誨，

。」又戊午十二月，蘄州與蔡種芸兄弟書云：「鄂皖軍事，此番元氣太傷，刻下軍情，貌如昔日，外實中虛，以人

才稍乏故也。吾心獨傷，人不能喻，吾師高年，侍奉須厚，昔年之志，本欲於碧雲山裏，結廬二三間，從吾師讀書，

以銷餘年，今國事多難，吾願已遠，而江漢爲吾宗國之屏，捍衛亦殊不易，姑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已。一觀此，可知公師友風誼之篤。是年九月，詹事公遷翰林院侍講，季父馭希先生入縣學。（副貢君行述云：「庚寅始爲諸生，年四十矣。」）

道光十一年辛卯，公二十歲。蔡先生用錫授經陶氏，公仍從受學。五月，沅湘大水，益陽瀕湖，堤垸盡沒，飢民塞塗，公惻然閔歎，亟詣縣令賈亨晉請，按災區編戶口，勸富民出錢粟以賑，有尼之者，公上書鄉賢公陳其利害，已而散米俵食，全活甚衆。是年，上鄉賢公書云：「秀才便當以天下爲己任，此一腔惻隱之心，越讀書越忍不住，況孫素以安民利物爲志者，孫處家於一切奢侈之事，未嘗妄費，此祖父及父母所親見而深知者。此事商之縣公云：『於被水各垸，飭本地保甲造戶口冊，分上中下三戶，上戶不管中戶有錢無米者，減價出賣，下戶錢米俱無者，給以米，量戶口之多寡，有不實者，責成保甲。又選本地士紳協同辦理，一以鎮地方，一以免保甲之欺罔，上中二鄉之不被水者，不與焉。即下鄉之未成災者，不與焉。龍陽沅江之流民，不與焉。』已請官通知鄰縣，因同被水災，不能再受外縣之流民也。此發賑減價之大概也。但垸子水尙未退，中晚二種大約難期，現西水將近又長，此湖鄉之大累，將來無底之壑，有何期限？已商縣公擬以一月爲度，約到青黃相接時也。或謂一月之後，如晚穀不熟，則又要逃水荒，不知救一日性命，卽了一日事情，且現在逃荒者到富家，富家並無米可散，到新收時，則有米矣。此發米之期限也。地瘠不可不嚴拏，但不恤民，飢則亂民有所藉口，而無以責之。且流民無食，則地瘠一呼，從而和者不難，卽至竊恐饑寒所迫，流民可一變而爲亂民。以德安良，以威服暴，不可不察也。陶家已諾捐二千，亦非勉強，況外舅素來慷慨，孫於伊家有通財之義，且事關大體，有不得不如此者，亦非憐他人之慨也。周家如今有人倡頭，不得不捐，但多寡不可定耳。其餘典鋪行戶，自孫一倡，無不踴躍從事，數萬金不難立致，以至誠感之，以大義責之，以危言動之，以實勸誘之，苦口婆心，熱腸浩氣，壯膽寬肩。

人安得不動，安得不從耶？此事議出，縣公十數日無一人開捐者，孫痛斯民之顛連困苦，每中夜奮起，至於嗚咽，恨深執鄙吝之人，故憤不可遏，始一出倡之，至將來事體，自當請有齒德者掌之，而一切行止出於官，不得代斷傷手也。仲尼云：『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可見世間事力所不能及者，聖人無如何，天地亦無如何，力所能及而不爲，是不仁也。但處已當廉，濟物當寬，非以錢爲好也。要用之當乎理，得乎時耳。觀流離道路之形，何忍不出有經理妥當之法，何必不出，即以一縣之利害得失較之，又何敢不出？既出矣，事妥矣，明晨即可歸矣。若有一毫好事之心，是全不知世間有羞恥者，孫所自信，亦祖父大人所必信者。此事出於孫之意見，無一人贊之，但沮之者不下十數人，而孫自以爲泰山崩于前而不動，麋鹿奔于左而不顧，亦可謂毅然不移矣。」

按公弱冠自黔歸里，常處墻鄉，適值涇濟出圖拯救，其側隱之懷，豪邁之概，具見此書，故悉錄之，證以益陽縣志祥異篇「道光十一年大水民飢」一語，情事適合。

秋應鄉試，報罷。陶公子慧壽殤，文毅召公赴江甯（龍潭蔡氏藏陶文毅是年八月與詹事公書云：「得貴陽寄書，知校試事竣，擬即回里省親，天倫至樂，莫過於斯。賤眷先擬八月來吳，適因水災江路難行，且俟臘底春初耳。七女弱小，從未離母，此時依依膝下，恐難隨侍進京。鄙意且同林翼與賤眷來吳，明歲由此走王家營入京，亦甚便。如林翼秋闈已獲雋，則先同尊輿入都，小女仍於明秋專人送京，何如？兒子明年仍請雲帆先生教書，若得林翼共讀，啓發當易也。」據此，知公是年曾應鄉試，明年隨外姑赴江甯，情事顯然。考新化鄧氏顯鶴陶公子慧壽哀辭有云：「道光改元之明年，陶公爲安徽布政使，年已四十五，始生子慧壽，及總督兩江道夫人攜公子歸省，先坐居益陽桃花江里第，慧壽甫十歲，以喉痺殤。」雲帆先生陶慧壽墓碣云：「道光十年冬，尙書以書來，屬余授公子讀，未及期，而公子殤。」則雲帆先生是年館陶氏，公居墻鄉，仍從受學也。公子殤以九月，故文毅八月寓書有「仍請先生教讀」之語，及慧壽殤，先生亦歸矣。）

道光十二年壬辰。公二十一歲。春初，外姑賀太夫人還江甯，公偕夫人往送，留居節署，親見文毅措施。又嘗

舉林公則徐伊里布公請密薦爲兩江替人陶文毅深器之。（遺集書牘卷十六，已未致官秀峰揆帥書云：「林翼幼年，卽見外省督撫，惟陶文毅林文忠與祁竹軒盧厚山之心術德量，與中堂之心術德量同。又林翼幼年，因見陶文毅請其密保林文忠伊莘農先生作兩江替人，文毅深以爲然。」）

按公以九歲入京，中間自京赴黔，由黔返里，逾冠始至江南，其曰「幼年見陶文毅」，當爲此時情事。（遺集卷十丙辰附陳左郎中韓知府才略片云：「臣與兵部郎中左宗棠同受業於前御史賀熙齡之門，深知其才學過人，臣曾薦於前兩江總督臣陶澍，前雲貴總督臣林則徐均稱爲奇才。」考公與左公訂交，在癸巳，其薦之文毅似又在是年後也。）

是年三月，詹事公還京覆命，四月擢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五月，派充教習庶吉士；七月，轉補左春坊左庶子，旋遷翰林院侍講學士。

道光十三年癸巳。公二十二歲。正月，公偕夫人自江甯入京。（據嚴氏譜書之，其先年曾否應南北鄉試，無從攷證。）是時宣宗在位，恭儉率下，喜言安靜，大臣承望風旨，庸默保位，朝野恬熙靡然，以科第祿仕相矜尚，益務粉飾承平，諱盜容姦，莫可究詰。公旣長，聰強豪邁，於書無所不讀，然不爲章句之學，篤嗜史記漢書左氏傳司馬通鑑暨中外輿圖地志山川阨塞兵政機要，探討尤力。是歲二月，湘陰左文襄宗棠以會試至京，公一見定交，相得甚歡，每風雨連牀，徹夜談古今大政，論列得失，原始要終，若預知海內將亂者，輒相與欷歔太息，引爲深憂，見者咸怪詫不已。詹事公則諄諄交勉，益以矯輕警惰爲誡。（左文襄祭公文云：「我甫逾冠，獲舉於鄉，見公京師，猶蹟文場，縱言闊步，氣豪萬夫，我歌公學，公步我趨，羣兒睨視，詫爲迂怪，我剛而褊，公通且介。」）又箴言書院碑銘云：「余游京師，親公杖履，勸言諄諄，以故人子。」又云：「余與侍郎齊年逾冠，意氣方新，

不可抑按；公引墨徽，更亂以斧，矯輕警惰，飭其氣寓。」

按：兩公鍼芥之契，蓋始於此。其時公尙未隸學籍，屢黜鄉試。故云：「猶蹟文場」也。

是年二月，詹事公轉補翰林院侍讀學士，奉命視賑青白口，旋以大考優等，擢詹事府少詹事。九月，派充武會試副考官，失察正考官白鏞中卷錯誤，降補翰林院侍講。（見吳鍾駿撰墓誌及家書）

按：公庚子家書云：「此次因人受累，與癸巳年如出一轍。」蓋指此也。

適但氏妹春芝生。

道光十四年甲午。公二十三歲。甯鄉梅公霖生，諱鍾樹，英杰大父也。時官國子監學正。與詹事公友善，

是歲館內閣協辦，侍讀張君延闕家，（字蕭門，長沙人）教其公子伯笏，（字子摺，仕履見湖南襄忠錄）詹事公因命公來受學。（先大父是年二月家書云：「我館張宅賓主水乳，師生沆瀣，而胡雲閣同年之世兄林翼亦以文字相商，一樂也。」湘潭王氏闔運梅禮部家傳云：「君本與文忠父同舉，文忠師事之，及入翰林，迺在文忠後。」）是年十月二十三日，伯祖玉峰先生卒，壽七十七歲。十一月，詹事公轉補翰林院侍讀。（是年，公上鄉賢公書云：「本月初一日，父大人升轉侍讀，孫榜後在寓用功。」）

按：公自戊子至是年，曾屢應鄉試。

道光十五年乙未。公二十四歲。玉峰先生赴至京，詹事公悲痛欲絕，正月，迺遣公南歸祭奠，兼應試。四月，抵

長沙，賀先生熙齡方主講城南書院，公因留居齋中。（詹事公是年與春藻、默希兩弟書云：「得書知從蔗農先生游講院，人多在外覓屋甚好，林翼正月二十二日啓程，約四月可到省，若能於蔗農先生齋內同住更善。」）六月，學使龔公維琳（字春溪，晉江人）按臨長沙，公取入縣學。八月，舉行恩科，應本省鄉試，正考官刑

部直隸司郎中固始王公庭蘭，副考官翰林院脩撰吳縣吳公鍾駿（是科四書首選「季康子闞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次「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三「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賦敵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詩題「賦得曉汲清湘然楚竹」得「然」字。公卷出零陵縣知縣，但公文恭房（字梓材，蒲圻人）中式第四十名舉人，季父默希先生亦列副榜。十二月，啓行入京，留江甯度歲，時陶文毅方述職京師，獨蔡先生用錫，暨湘潭周公詒樸，同居節署。公日與縱談，廣唱爲樂。（蔡氏藏公戊戌上雲帆先生書云：「子堅真率，久迺益親，在署吟詠，必多清談，轉勝此樂，令人難忘。」）

按：詒樸字子堅，侍郎系英，季子，文毅長女夫也。官板浦場鹽大使，著有寄東居士集。

是科道州何公紹基善化孫公鼎臣同舉，而長沙彭公申甫與公爲僚壻，亦捷順天鄉試。（見湖南通志選舉表）是年詹事公刊弟子箴言於京。納副室徐氏。

道光十六年丙申。公二十五歲。正月甲午，自江甯啓程，二月壬戌至京，應禮部試，總裁爲內閣學士清苑王公植，工部侍郎山陰吳公傑，協辦大學士蒲城王公鼎，東閣大學士吳縣藩公世恩。（是科四書首題「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次「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三「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詩題「賦得布德行惠。」得「時」字。）公卷爲同考官禮部員外郎滿洲宜崇公所薦，中式第七十四名進士，殿試二甲第二十九名，朝考入選第九名，改翰林院庶吉士。是年，湖南貢士五人，公與何公紹基同入詞館。

按：湖南通志選舉表「公與何公外，有長沙羅源一，後官泰順縣知縣，清泉羅宏廣，官至鄆陽府知府，祁陽唐李杜，官商州知州。」

季父默希先生至京考取國子監學錄。十一月十二日，繼祖母劉太夫人卒，壽七十六歲。

道光十七年丁酉。公二十六歲。正月，聞劉太夫人赴，詹事公默希先生均奔喪旋里，公獨侍母湯太夫人居

胡林翼年譜

京與同年生會課為詩賦。(會課廖宅見家書) 是年從弟楓翼入縣學。(字星躔仲父甘原先生長子少

公四歲後官郴州學正)

道光十八年戊戌 公二十七歲 四月遷寓定園散館考列一等第八名授職編脩擬乞假歸省鄉賢公不許

(見家書) 左公宗棠會試至京主鐵門周揚之華甫家公與游處極歡(湘陰左氏藏公丙辰與文襄書

云一書中以農人勝於鄂撫此事頗難言總之林翼知公在鐵門之時是公一生真知己公知林翼否耶祇此

一節已勝於農人) 左文襄已卯與鄭小珊書云「別四十載不得一見回憶金臺聚首故交如樾喬華甫霖

生潤芝與先生及不肖數人跌宕風流未堪覆按」攷文襄自是年後刻厲於學留意農事決計不復會試由

己卯上溯戊戌正四十年距公薨時又十八年矣) 是年詹事公主講城南書院適左氏妹同芝生 適

唐氏妹元芝生

道光十九年己亥 公二十八歲 二月大考翰詹公列二等(家書云「前月大考題『擬魏丁儀厲志賦』

以『洗心退藏於密』為韻『禮義為器論』詩題『賦得心共寒潭一片澄』得『心』字) 詹事公

服闋仍主城南講席 六月從弟保翼入縣學(字子欽季父默希先生長子少公四歲仕履詳後) 七月

十二日鄉賢公卒壽八十歲 十一月充國史館編脩 是年六月外舅陶文毅卒於江甯公倉卒出京弔唁

十日而返(龍潭蔡氏藏是年公上雲帆先生書云「聞文毅公之喪星夜赴江甯為之檢料後事偶登署後

小樓默坐無人回思文毅聲容笑貌泫然淚下因未請假十日而返) 王氏先謙東華續錄云「道光十九年

三月陶樹以病免調林則徐為兩江總督未到任前令江蘇巡撫陳鑾署理十二月陳鑾卒調鄧廷楨督兩江

遂則徐兩廣旋調伊里布代廷楨」據此則公之請保替人文毅之聽從薦剡皆信而有徵矣)

道光二十年庚子 公二十九歲 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得士十有四人(嚴氏辭載周鎮南黃夢菊方奎炯王

沉、崔洲、劉寶相、孫晉璋、鄭芳蘭、安鎮、魏睦庭、熊燦奎、王衡、崇亮、梁國珍等十四人，而不詳籍貫。是時詹事公服猶未闋，四月就養至京，公率生徒趨拜，詹事公顧之色喜。《家書》云：「四月二十九日，父大人安抵京寓，林翼率門生十四人趨拜，父甚歡喜。」六月命充江南鄉試副考官，與正考官戶部侍郎滿洲文瑞公文屢偕行，時江淮大水，沿途濡滯。《詹事公家書》云：「林翼差次來稟，各處大道上乘小舟，或數里或十數里，主僕行李前後不能相顧，極爲危苦。」八月初二日，抵江甯貢院，猶淹展期一月，及入闈，而文慶公病不能興，公竭三十餘晝夜之力，獨閱一萬四千餘卷。《是科四書首題》「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次「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三「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詩題「賦得恭儉惟德」得「心」字。《得士涇縣朱榮實秋圍等百十七人，備極勞瘁。《嚴氏譜》云：「得士百十七人，今游楚之朱榮實、蔣照、咸康、汪士鐸、吳林、郭奎、勛、查佩、恩、方兆科皆是也。」以闈卷下江誤注上字，致安徽溢額一名，自請處分，因降三級。十一月十二日，迎鑾於黃新莊覆命，即日回京。《以上皆據家書》。十二月以失察正考官文慶攜帶舉人熊少牧入闈閱卷，降一級調用。《據國史本傳》。是年納副室魏氏。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公三十歲。詹事公年已周甲，兩遭大故，神志瘵傷，抵京後，時病肺嗽，三月，疾益劇，公敬侍湯藥，不違左右。五月二十五日，詹事公卒，年六十有四。公卒，遺閱凶哀毀，築立六月，遺腹妹福芝生。公鮮兄弟，兩姊皆早逝，湯太夫人爲嗣續計，恆用隱憂，庶母劉育女一，楊大家先有二女，至是又生一妹，公哀痛之餘，受憐尤擊。八月，扶柩自潞河南旋，以家難，乞季父先會巴陵。《安化王平、肱可、權、與陶文毅有燻，時任巴陵教諭，故公與季父期會於此。》運河枯縮，臘八日始抵漢臯，默希先生至巴陵候舟良久，以歲晏，留書先歸。《皆據家書》。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公三十一歲。正月，詹事公之喪，至自京師，公奉湯太夫人僑居長沙。

按：公會祖以下，皆同居胡家灣，詹事公友愛篤至，不營私宅，西頭久患人滿，至是全眷歸來，房舍至不能容，喪車且迷於所往，欲葺晏莊樓宿，亦以費絀而止。故公過岳州，發季父書，即決計護喪旋里，而令眷屬暫居長沙家書所述如此。至靈輿果否於臘盡到家，無從考證，姑從嚴譜仍繫之是年。

仲父甘原先生赴綏甯教諭任，攜次子杏翼（字春嶠，少公十三歲）以行，公感念身世，流涕不忍別。（家書）癸卯正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陪從几杖，未及半年，家事多難，事畜不給，公私固兩無所利，出處亦兩無所利，叔父大人知此心，亦惟林翼乃知叔父之心也。綏甯之行，臨別拳拳，不覺淚下，一則先君同氣，性情如一面貌如一，苟有人心，能無感念？一則家事不齊，族衆不一，既無賢者可以申明家法，整理舊規，而任其日漸澆漓，流於非僻，誠恐父兄之教不先，祖宗之澤將溷，非吾輩之責而誰責與？星躔謹飭好學，春嶠淳靜無偽，而學力未能盡純，綏甯如可暫駐，則春弟須親自教授，庶可大成，家事不足慮也。姪澧州安硯，乃勢逼處此耳。」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公三十二歲 先是陶文毅卒，其子栲方七歲，公與賀先生熙齡謀所以輔翼之，迺聘左公宗棠爲之課讀，而鄉里有欺其孤弱者。（左孝同先考事略云：「陶文毅公卒時，子栲甫七歲，鄉里視其孤弱，頗有覬覦之者，賀公熙齡尤思所保護之，自府君居館後，與賀公暨胡文忠公議出貲分贍鄉族貧乏，有非意之干，則待以至誠，皆感畏帖服，賴以安焉。」）二月，公赴小庵，就左公區畫其家事，賀先生熙齡亦至，時詹事公窻窳尙未協卜，先生因誠其速葬，仲父甘原先生自綏甯寄諭，亦屢以爲言，公深自咎悔，迺力辭澧陽書院之聘，而自出營葬地，數月不息。（家書是年三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得手諭，以宮詹公葬地未就，致勞注念，夢寐不忘，同氣之感，幽明一致。林翼二月晤蔗師於小庵，亦以速葬爲訓，遂將澧陽力辭，專意看山，而州牧兩次來迓，勢難兼顧，已決意辭謝，兩年來遲誤之咎，悔之何及？」）八月，服闋，座師潘文恭世恩屬門人劉寶楠寓書勸公出，公以母老辭。（是年九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潘師屬門生劉寶楠寄訊，勸駕情殷，至

然內度之已，則才力不能有所樹立；外度之世，則河海之患頻仍，廟堂之憂曷釋；既無濟於用，徒自危其身；况慈母年高，終鮮兄弟，門祚單寒，世味淡泊，願且耕且讀，衣食裁足，為鄉里馬少游足矣。一河海之患，句公自注云：「今年河決中牟六百餘丈，高家堰鐵岸掣斷四千餘丈，計費不下二千萬，司農仰屋，言利之臣紛紛以行鈔票，鑄大錢，稱貸富民為請，雖經大臣議駁，然恐終不免耳。」十一月丁酉，卜葬詹事公於十五里石筍之藕塘坡，越十三日畢役。（見家書嚴氏誤列壬寅年。）是年二月，副室徐氏歿。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公三十三歲。

督保翼楓翼翼（字鄂臚，縣學生，為梧岡先生之孫，少公九歲。）儀翼

諸弟讀書紫筠園，鄉賢公昔年授經處也。（地名竹山，距老屋二里許，公七世祖柳溪公墓在焉。鄉賢公授經時，詹事公兄弟皆隨侍於此。同治中，陶夫人承公志，拓其地，建鄉賢祠，購田藏書，為紫筠義塾，默希先生有記。見家譜。是年三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星躔正月，執弟子禮，遂為刪訂其詩文數首，限其溫經之期，課以攷史之要，有弟如此，而不使早成異才，非林翼之過歟？」又書云：「星躔子欽共居一院，書味醞醞，即可上慰老懷，亦可長承先澤，保家之道，除卻讀書，別無良策也。」）築新宅於晏家灣（距老屋里許）奉母居之，於是湯太夫人年七十矣。公日率夫人問視起居，怡愉色養，不忍遠離，暇則披覽圖史，適然自得。（丙午正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適年鄉居簡寂，讀書頗多。」）與楓翼保翼諸弟晨夕往還，日以讀書延世澤相助於宅前以港，度石為梁，命曰「斯干」，以示式好無猶。嘗自署楹聯云：「池圃足高臥，圖書供古歡。」（左文襄集陶詩贈聯云：「樂是幽居，稱心易足，願茲儔列，好音時交。」）嚴居川觀，幾有終焉之志。（是年九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林翼適年間，舍求田，卑卑不足道，有願讀書三十年，未始不高自期許，今適以室家多累，迫而為稻粱之謀，既惜志之不伸，亦歎命之不辰矣。惟近來母子妻孥，共處一堂，兄弟叔姪，近隔咫尺，天倫團集，其樂融融，然對鏡則面覺其胖，圍腰則帶嫌其短，身雖肥而心則疚，非疚乎富貴之不可期也，懼泉石之膏肓，遂

以清暇而甘頹惰也。昔人以髀肉復生，慨然自惜；有志者，固如是乎！

是年納副室王氏。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公三十四歲。赴小淹唁陶文毅夫人之喪，與左公宗棠晤談十日，迺別。（左文襄是年

上賀蔗農師書云：「潤芝前在此會葬，盤桓十日而別，深信宗棠相與之誠，而以慮事太密，論事太盡為宗棠戒，切中弊病為之欣服，不已然其論出言不宜著邊際之說，似又不然也。」遺集書牘卷四，壬子黔中致左季高書云：「林翼之先人與先生之先賢交最厚，林翼與先生風雨聯牀，徹夜談古今大政，前後十餘年。」又卷十一，己未致雲貴總督張石卿書云：「季公在小淹時，每與林翼縱談，自嗟遲莫，則曰：『除非帝費良弼，不可有為。』」

按公與文襄齊年生，其締交自癸巳始；此次小淹握別，公遂出守黔中，不可合併書云：「前後十餘年，縱談徹夜。」由是年上溯癸巳，情事適相合也。

八月三十日，叔父春藻先生卒，年五十有九。先是先生配彭夫人，生七子，俱不育；側室劉生子枕翼，至是又殤，先生憂傷嘔血。公與楓翼保翼晝夜在視，時同祖兄弟僅五人，疾革諄諄以撫裴翼（字珏軒，默希先生次子，時方十齡，少公二十四歲）為囑。是年八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五叔父久患咯血，昨子舟弟殤逝，遂加劇。日來十分危險，恐不可起，而五叔父注意珏軒承繼，諄諄以為言，直有特此瞑目之勢，此事許多窒礙，久在吾叔父意中，今中憲公之孫僅五人耳，姪大宗一人，且三十四年而無所生，官詹公之子有若無矣。若姪四十外而無子，則尚不能不謀官詹公承祀之人，此外可與為五叔父計者，祇春嶠珏軒兩人耳。」有難者，公涕泣開譬，奉遺命卒成之。十二月，湘撫致書幣請主湘陰仰高書院，公啓仲父甘原先生，擬明歲率楓翼保翼兩弟往讀，而兩淮運使但公明倫（字雲湖，貴州廣順人）歲暮遣使齎書促公出山，且力任捐復之費。公意未決，會座師潘公世恩、王公植、暨林公則徐、河陽陸公建瀛，皆以書見招，公於是幡然改圖，遂卻湘陰之聘。（家

書丙午二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林翼投閒七載，前數年，都中師友招隱之書，每歲以十計，毫無動念，非起也，以命運蹇塞，姑安貧守拙，督耕以養耳。去臘，但雲湖先生來函，言在都時，吳縣華陽灘縣，各相均再三垂念，不置，堅意招姪出山，且言在揚州辦理捐復，事半功倍，姪始猶力辭，而雲湖丈遂已專足來催，姑漫言而漫聽之初，不料其摯切若此也。刻下姪已辭湘上之館，即日大江東去矣。」

按吳縣清苑屢書招致，見公正月家書。書中林陸則據嚴譜敘入，蓋其時沔陽方開府，雲南林文忠，則以是年秋由伊犁賜環巡撫陝西也。華陽卓文端秉恬，繼縣陳文愨官俊，時與潘文恭同官大學士，故云然。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公三十五歲。

二月，與從弟保翼同赴揚州館，但公明倫署中，以捐事不諧，擬入京仍補

中書。是年五月，蘇州道上，上仲父甘原公書云：「揚州商捐不足，恃姪五月赴京，仍補中書。」四月，送保翼歸應鄉試，獨游焦山，遇風雨，留四日，赴蘇州，謁巡撫李文恭，星沉旋返棹揚州。五月己卯，啓行入京，主鄭公敦謹小珊家。是年六月，上仲父季父書云：「閏五月十九日到京，住鄭小珊宅中，京官所降之缺，年內可補而升途甚遲，無以為奉養計，現擬以知府發貴州，而陝西捐例甚貴，承師友許貸萬五千金。」六月，援陝西捐輸例，報捐知府，分發貴州。或詰公輸粟為吏者，法得擇善地，今子費萬金，而貿播州，非所聞也。公笑而不答。嚴氏年譜云：「時龍山友人李如寬留都門，問曰：『今有司之法，輸金為吏者，得自擇地，君何獨取於黔？』」公曰：「天下官方，獨貴州州縣吏奉上以禮不以貨，某之出資用，皆他人助成之，窮念兩世受國恩，遇黜又先人持節地，習聞其風俗，某初為政，此邦貧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風，而不致負良友厚意。」李公為之起敬。」仲父甘原先生推升辰州府學教授，自經甯受代歸里，十月初六日病卒，壽六十有三。公在京聞赴，哀痛累日。冬十二月辛未出京，仍取道揚州。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公三十六歲。

正月抵江都，但公子培良嘗來就昏，公挈之至長沙成禮。三月還家，做裝

待發，偏謁先坐，誓不取官中一錢自肥，以貽前人羞。家書辛亥上季父駉希公書云：「姪出山之始，立志作一清忠官，設誓於中憲官詹墓前，此志至今不渝。」四月己酉朔，湯太夫人率眷屬登舟，公繞小淹赴常德會之，從弟保翼亦以府經歷同往。六月抵貴陽，十一月委署安順府知府。是年十月初一日，叔祖梧桐岡先生卒，壽七十八歲。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公三十七歲。是時國家承平久，自廣東燒煙事起，宣宗尤畏疆臣生事，各省大吏承風

旨，惟務安靜，亂機牙枿，寇盜潛滋，嶺嶠以南，駘越滇黔，諸山中，奸宄亡命，句結兵役，四出劫掠，官吏重發難益，相與粉飾，顛預無敢禽治。安順宋普里部也，當雲南要衝，苗漢雜處，冒頂大五小五諸匪，向嘯集為姦暴，公至延訪士紳，寄以耳目，盡得盜匪姓名狀貌，及道里遠近狀，迺躬往緝捕，短衣芒屨，出人巖巖，幾忘寢食，簡捕役之愿者，輒以隨行。一日，偵知盜黨當以臘盡釀飲某所，除夕方會，讎僚恣忽起，更衣疾率健捕，夤夜馳至其處，掩獲渠魁黃老廣余饒貴等，其黨無一脫者。嘗言治盜之法，與其用捕，不如用民。故任事一年，前後禽巨盜二百餘名，一郡肅然，盜賊喪息。家書己酉七月上季父駉希公書云：「在安順殺盜二百餘人，至今城鄉百姓為姪立生祠十餘處，去思甚切。」遺集書牘卷一，丁未致但雲湖文書云：「盜案與其用捕，不如用民，捕利盜之財，則匿之惟恐不深；民惡盜之害，則去之惟恐不盡。然民恨盜而每畏盜，非畏盜也，畏官耳。送盜需費，官不即理，苛求細故，問擬擅殺，擅傷，制縛諸法，民惡盜誣攀，事後報復，則惟有忍氣吞聲而已矣。」貴州知府例有分地，得自理詞訟，公以為獄訟繁興，皆由於官不事事，不肖者更與胥吏擇肥而噬，則一人投狀，十家破產，欲免訟累，非弊絕風清不可。於是日坐堂皇，嚴定程課，訟牒至，立與剖斷，榜示通衢，故門無私謁，案無宿牘。又積積案至三百餘起，人自以為不冤，倡立義學十數區，採訪節孝八百餘人，彙案請旌。安順二百年有司詳報節孝，自公始也。貴州區域多插花，安順尤甚，公按部所至，周諮博訪，深悉其弊害，迺上言曰：「貴州府縣所以

多插花者，其故有三：一因於明之衛所；一因於元明之土司；一因於國初剿撫苗蠻所得之土田。當創制時，未暇一一分析，致治所在此，而所轄土壤轉遠，隔百里或二三百里者，小民輸將，土子應試，勞費可矜，命案藉道遠而稽延，盜案因交界而推諉，固無論矣。即尋常詞訟，牽連他屬，展轉關移，百無一應。夫州縣之所謂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也。羈候日久，既無以恤其私，證佐不齊，又無由定其讞，往往歷數年而不見一官，經數官而不得一審，怨毒所積，構成巨衅，此其不便於民也。肘腋之下，皆他境之民，臥榻之旁，悉他人之地，其所應教誨，應整飭，應脩明，應捕逐者，皆遠在數百里外，府廳州縣，號為親民之官，縱有良吏，留心民瘼，而限於聞見，噤不得施，此其不便於官也。即就安順論之，府領三縣二州，而知府及同知通判，皆有分地，是名為五屬實八屬也。八屬之中，插花無慮數十處，其最多者，又莫如安平、鎮甯、華離、破碎，幾無完壤，思欲逐一檢察，就疆域之形便，而截長補短，即錢糧之會計，而益寡裒多，繪具圖說，妥擬章程，呈懇咨部，令彼此移易，以正經界，便官民。一書上，大府以積重難返，遂格不行。是年，薦左公宗棠於雲貴總督林文忠，幕府左公以事不赴。左文襄已酉復公書云：「得執事歲杪急步所遞書，敬悉少穆官保愛士之盛心，執事推薦之雅誼，非復尋常所有。」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公三十八歲 三月丙子，卸安順篆，閏四月，委署鎮遠府知府。湯太夫人以道遠，仍留貴陽。鎮遠跨有無沅，所屬多苗，時黃平台拱清江寇盜充斥，施秉、天柱、次之高山、革夷、山丙、沙邦、四寨苗，尤怙險為邊患。巡撫喬公用遷思募兵進剿，特移公往治。公始至，添卡哨，購眼絨，信賞必罰，受印十五日，即破獲前守所盜盜案十一人，置重典，境賴以肅。（是年七月上季父馱希公書云：「林翼到此，懲辦盜案，雖用費千金，實可為民除害，借貸亦甘心也。」自注：「五人皆強盜，輪姦楊秀才妻女，並殺傷事主，是廖任之案，兩月未破者，林翼到任十五日，即獲凶手及姦犯十一人，地方迺稍安靜。」）公以苗勢猖獗，迺徧訪土人，盡得其山徑險僻及戶口良莠狀，寫圖百幅，日手一冊，詳考而密記之。（遺集書牘卷一，庚戌與魏將侯書云：「弟於革夷

山丙之事，上年閏四月署事，八月交卸，畫圖將及百幅，考證察訪，將盈百人，故於要隘之處，險僻之區，土人所不悉者，弟已盡知之。正月初六日，約期而會，分布周匝，實已得其要領，然猶不免竄逸，猶不免曠日持久。此地之東西南北，閣下似尙未悉，奈何輕言大舉乎？六月，迺調兵練攻剿高山寨，頗有斬獲。家書是年六月，上季父默希公書云：「鎮遠大盜爲害，近二十年，近年迺勢不可遏，昨攻剿奇險萬狀之高山寨，用兵百二十，用練衆六千，幸獲多匪，我軍未傷，然勞費不敢計功效，亦不敢居。」因上言革夷分上中下三寨，共七百戶，不盡皆盜，現分別登記，高山五十八戶，祇三戶不爲盜，其餘各寨，良民尙多，莠民十之二三，其地林密菁深，高山尤孤峭，勢難仰攻，苗人翻山，濶濶矯捷如飛，或分或合，忽聚忽止，此時剿辦，無論兵將無人，必致債事，且官甫出而盜先逃，官甫歸而盜仍聚，輕去則損威，空歸則玩寇，竊恐於事無濟，即使倖而剿殺，亦恐良莠不分，既傷於仁，奸惡倖免，復傷於義，且近日兵心浮動，一人受挫，萬隊先奔，地利人和，兩無可恃，某身歷其境，始知其難，計惟有以民衛民，而使賊無可入，以盜捕盜，而使盜自相疑，猶不失爲中策。喬公然之會，知府朱逢辛乞回本任，八月庚寅，公遂交卸還省，十月，充武鄉試監試官，未幾，黃平巨盜抱禾等聚劫雲貴公車，事聞，有詔詰責（見喬用遷原奏及保翼家書）十二月壬辰，喬公遂檄公督兵往剿，時臘盡，或請徐行，公曰：「兵貴神速，苗以歲暮賽神回寨，初不虞我驟至，若風聲一播，則桀黠先鳴矣。」迺以除夕前一日，挈委員吳登甲等行，而密令各屬兵練刻期會集。

道光三十年庚戌，公三十九歲。正月己亥，抵黃平之鼎門司地方，文武官率營兵一千七百餘名，屯兵苗兵一萬七千人，先後至，公分布督率，先令堵截要隘，以防竄逸。（公從弟保翼家書云：「新正三日，隨兄至黃平，是夜札委運餉台拱，並協同同知陳毓書竹坡，防堵後路。初六日三更，抵台拱，竹坡暨都司王臻，粘伯昌已帶兵前去，伯昌營革夷背後養開，竹坡營山丙背後望坪，兩營相距三十里，離台拱城六十餘里。初七日保

翼率兵役馳抵竹坡營，鎮遠鎮標千總羅亨祿送帳棚一架，隨丁等圍繞帳房，用松毛作被，就地露宿。十一日，奉札淮明晨進剿革夷，令督兵分布要隘，以免逃竄。復諭附近良苗赴案自首，給以暗號，使相保聚，毋驚擾。乙巳，進攻革夷沙邦兩寨，破之。甲寅，復搗山丙，其著名窩藏之擺寨高梨樹坳上寨，中寨十數處，悉火其巢，生禽匪首抱禾等二百九十八名，陳斬頑抗者無算。郭氏行狀作保鵝，喬用遷原奏作保禾，又稱老計也。保禾勾革麻係山丙革夷沙邦三處寨頭，主使苗衆四處劫搶拒捕，斃命計一百零七案。保翼四月並門家書云：「革夷盜首抱禾賀耦庚尙書撫黔時，曾懸賞購緝，至是大兵圍剿，伊即逃竄。三月十四日，始經黃平州弋獲，解省處決。一據此，則抱禾三月始就禽也。」於是苗民震懾，先期自首之六十寨苗頭，遂帶領生苗三千八百餘人詣軍門，請自今薙髮摘環，編入保甲，聽約束。如種人再有蠢動，自願縛獻。公察其情詞誠實，令地方官編造冊籍，給予腰牌，以貸其死。遣撤兵練，仍酌留委員清查戶口，安撫良苗爲善後計。凡一月而事竣。是年三月上季父黔希公書云：「革夷爲害五十年，盤踞三百里，貽害且及於廣西雲南貴州湖南之行旅客商，經此大辦，姪心雖勞，實於國家銷無窮之禍患，且保全無數生靈也。」又云：「此行分別良莠，投首者免死，抗拒者剿殺，問心尙覺無愧。時經一月，辦理實爲迅速，且極妥善，然林翼與保翼之勞苦，皆生平所未經也。」論功得旨留貴州，以知府不論繁簡，遇缺卽補，並賞花翎。會湖南新寧奸民李沅發作亂，戕官據城，大府以黎平界連湘粵，慮匪竄入，亟命公率兵練馳往防堵。二月庚辰，公自黃平啓行，癸未，進駐黎平，追逐股匪至廣西古宜駐營，堵禦捕斬有差。（見保翼家書）巡撫上其功，得旨以道員用。有稟請大舉剿黎平鎮遠兩府會匪者，公斥其輕妄，貽書止之。（見致魏將侯書）是時文宗新卽位，宣宗正月崩，是歲未改元。詔大臣舉司道以下可大任者，雲貴總督程霖采貴州巡撫喬用遷，皆以公名應。是年上季父黔希公書云：「三月下詔求賢，總督保十人，巡撫保八人，姪名皆在內，姪到此尙未補缺，卽蒙督撫保奏，此豈尋常所能？」又八月書云：「林

翼荷程喬特保，今冬明春，須赴引。」

按郭氏行狀，誤以舉公應詔者為吳文節文鎔。考是時吳方撫浙，至十一月始還滇督也。

得旨迅速來京，送部引見。喬公以邊防事亟，奏請緩期。然自是公之官聲上徹宸聽，凡滇黔大小臣工入見者，文宗輒垂詢及之。（家書辛亥正月上季父默希公書云：「得京信，勞方伯崇光常中丞大璋，武方伯棠，到京省覲時，均蒙垂問，且詢官聲，何以如此之好？自願邊省一知府，乃蒙簡在帝心，實非夢想所敢期。」英杰家藏遵義唐公樹義與公書云：「聞郎拾珊，周十夫引對時，均荷垂問，想見聖心亟欲大用，不能不因防堵稍待時日。」）

按郎君名汝琳，後官貴筑縣知縣，周君名待考。

九月，委署思南府知府。十二月，補授黎平府知府。是年五月，廣西金田寇起，林文忠奉詔視師，卒于道。公撰聯誅之。（遺集書牘卷十六已未致林鏡驥聽孫昆季書云：「嗣於元年黎平任所，敬奉挽章有『千古英雄皆墮淚，四方婦孺盡知名』句，久忘其全體，不知入覽否？」左文襄庚申與公書云：「僕於林文忠處，聞公言滇之張石卿，黔之胡潤芝，黃惺齋，迺吾左右手，因詢石公所長，則固開爽明幹，不易得見者。」）

按公生平最敬服林文忠，而文忠之言若此，亦可謂傾倒甚至惺齋名宅中，山西河曲人，善化賀耦庚尙書典晉學時所得士官大定府知府，見耐庵文存。

文宗咸豐元年辛亥，公四十歲。六月辛未，交卸思南府事。（遺集書牘卷六癸丑與左季高書云：「到黔七年，四握郡符，黎平頗盡心力，安順次之，鎮遠祇四月，斯下矣。思南八月最逸，又最有餘，無甚新政，德慧智術，視其操心何如耳。」）定計請咨入京，大府以廣西寇棘亟，飭公同本任，以七月庚子抵黎平，受印。湯太夫人慮道梗，留居鎮遠試院。先是黎平前守喜諱盜，莫可究詰。（上目布政啓云：「前任某公隱匿之案，其重情有一

案三命，一案數家者。一而區域與廣西交界，橫亘幾二百里，盜匪縱橫，時虞侵軼。公以爲欲清內匪，莫如保甲欲禦外寇，莫如團練。迺嚴訂條約，實力舉行，先令各寨立鄉正，團長牌長，悉注姓名於冊，藏之署中。有事則按冊召入，與之鈞禮，或賜以酒食，詳詢其利病，用以熟察其情僞。入寨則挾冊自隨，推究亦如之。其送盜入城，則立予剖決，無有耗費，民大歡悅。《遺集批札卷三》麻城縣稟陳地方情形批云：「余昔守黎平，延見士類及椎結苗頭，以保甲冊籍爲團練張本，自朝至暮，口不絕音。其士類來見，或坐或立，其苗頭來見，或賜以酒食，令其據地席坐，均詳詢以民情地勢，使各得其意而去。俗人畏見士民，疑其請託，否則謂爲褻尊失體耳。吾視天下公卿至於黎庶，其貴賤亦正相等，不因親民而賤，不因簡傲不親民而貴也。今日官吏日與役處，以差胥爲腹心爪牙，其果自貴也耶？」公又以差役營兵，竊情不堪用，迺自練壯勇百名，倣明參將沈希儀嘉慶時傅鼐因間雕剿之法，分巡游徼，每周歷村寨督率董勸，口講指畫，輒旬日不歸。歸則文書填委，必親自檢料，晝夜劬瘁，訖不得息。《遺集書牘卷六》致左季高書云：「林翼所處，祇一府耳，其辦事也，終日手不停披，口不絕音，然精神志趣，專注於紙片之外，其必須形之公牘者，詳司達部，付之幕友，一人之精力幾何，若於文牘過勞，則精神已疲於小事瑣事，轉不能辦其大者遠者矣。」行之半年，士民用命，凡獲盜三百餘人，辦團一千五百餘寨，設卡棚四百五十餘座，每卡派民夫四名，至二十名，分班輪守，督委員紳耆按月巡視，互相稽覈，周而復始。盜首黃浪子等，次第翦除，於是椎結左衽之倫，始見天日。《家書壬子正月》上季父默希公書云：「姪在黎平，得力在團練保甲，雖賠費數千，而數百萬家之生靈，得以安枕高臥，此黎平近二十年未有之奇也。黎平民情極好，詞訟極簡，惟二十三年來，盜賊日甚，一日幾乎每日止一案，每案不止一命，或一日連劫十餘家，或一家慘殺三五命，婦女污辱，雞犬一空，小民何辜，慘罹荼毒。至於兵丁，萬萬不可捕盜，從前歷任各守，帶兵捕盜，見盜在前，即拋棄槍械，拚命先逃，往往一盜追兵百人，相率駭走，軍械利器盡以齎寇，此往事之明證也。差

役無能，則惟有頭搶地耳；甚至妄擊善良，無惡不作，兵差之萬不足用如此。姪到任後，招募壯勇百餘名，每月每人四串，計月須賠二百餘金，分巡游徼，如明參將沈希儀國朝傳集司重廬雕剿之法，又其得力全在保甲團練，人人有捕盜之責，有捕盜之權，官惟懸賞以待而已。送盜至府者，待以殊禮，給以重賞，隨到隨審，審明即賞，且一刻不遲，早至早歸，夕至夕歸，百姓不在城中羈延，蓋二十年不沾王化，不見天日之地，今乃稍蘇其困矣。便民利民，無有曠時，行旅婦孺莫不知感。每於巡查之便，小駐村落，則左右前後，必有千數百人跪伏環待，聲稱感恩不小，可見於事有益於民至便。惟是姪之辦法，可以傳於後任，而姪之心思，駕馭鼓舞，振興一切方略之妙，不可言傳，此則無可如何之事，惟有在任一日，保守一日而已，後來非所知也。」公既治郡有效，亦用自喜，以書告左公，左公復書謂「團練必參用碉堡，迺足以制劇寇。」公亟納之。（左文襄是年復公書云：「團練之法，粵西行之未覩其效者，蓋治小盜，則團練固不易之法，若劇寇縱橫，防剿併急之時，則用團練斷宜參用碉堡。」）十二月回鎮遠省母。（見家書）

咸豐二年壬子。公四十一歲。二月，廣西永寧懷遠融縣環黎平西南境土匪蠶起，聞洪秀全又竄昭平，趨桂林，已成流寇之勢。公亟啓布政使呂公佺孫，請於黎平募精壯民苗千名，擇要隘築堡濬壕，督以士紳教之技藝，使知戰守方略。又請速籌經費，諭紳民捐貲助饟，破格獎勵郡城故無積粟，公勸諭富民捐穀置倉，以備城守。（郭氏行狀云：「自後黎平疊為苗粵諸匪攻撲，而城卒不可拔，皆公練勇儲粟力也。」）其時錦屏之四壩，永從之六年，均有匪闖入，公亟合練勇捕逐，斬獲有差，自是外寇不入境內晏然。州判韓超者，年五十餘，熟精戚繼光之書，佐公督練三載，公察其忠勇奮發，謂宜及時拔擢，力薦之。（遺集書牘卷三，是年薦韓委員啓云：「韓超忠勇正直，血性過人，上年來黎平，在外巡緝，深明機略，籠絡苗民，得其心力，其年已逾五十，若及早拔之，可為名將，可為良吏。」）又卷十丙辰附陳左郎申韓知府才略片云：「臣在貴州道府任內，訪求知兵之員，

殊不多得；惟查委員韓超，直隸副貢，深明兵略，剛正不撓；臣前所帶黎平團勇，皆韓超訓練之力，其才非臣所及。

按韓公字南溪，後仕至貴州巡撫。

三月，桂林圍急，公痛粵事日壞，糜餼殆二千萬，兵將竄情驕昏，屢致挫衄；而微調煩數，訖莫能一戰，益養癰而張寇勢，默計粵亂已烈，海內之禍方始，而湖南當首蒙其害，黔較粵尤瘠，即欲虛擲兵費，亦無所出，姦宄卵育，蟻蟻思動，一有蹉跌，勢難自立；因上言督撫，請環邊築礮堡，師熊襄愍、盧忠烈遺意，堅壁清野，以固吾圉。其大旨以爲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尤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援據古今，參證情勢，至千數百言。當是時，湘粵告警，文宗已命大學士賽尚阿公爲欽差大臣，出視師；又詔湖廣總督程公霖采行邊駐衛州公三上書。程公陳兵勢，並舉衡湘之士七人，以備任使。程公不能用，而寇已陷全州，掠船將順流趨長沙，新寧江忠烈源率楚勇扼之，襄衣渡，大敗之；寇遂東趨永州，阻水，陷道州，長沙戒嚴。廣西巡撫勞文毅崇光，屢上書幕府，請撥兵嚴防。安仁讞卒不聽，因遺書告公。英杰家藏勞文毅是年七月二十八日與公書云：「逆匪屯踞郴州，官兵在二十里外紮營，不敢進攻，逆匪迺分股四出，旁略近縣，官兵不復過問。聞初四永興失守，初八安仁失守，倘由安仁出茶攸，則可由醴陵直犯長沙；倘由安仁出草市，則可由衡山湘潭直下長沙；長沙城池遠不如桂林，加以民不知兵，人心浮動，而大將又無向欣然其人，裨將復無瞿鄧其人，能否使苞桑奠安，殊無把握。揆帥已往衡州，與晴翁共處，不知面商機宜，有何奇計？屢上書求於安仁讞縣，撥兵嚴防，頗不以爲然。至今日恐驚皇無措矣。揆帥昨飛檄調欣然往長沙，迺必欲俟接署之人到始啓行，賊蹤飄忽，若此，恐趕不及矣。」

按程公字晴峰，欣然向榮字，瞿鄧謂鄧忠武紹良，瞿威壯騰龍也。

已而寇果取間道東北掠安仁，循攸醴，襲長沙云。七月，銅山張公亮基，自雲南移撫湖南，奏調公襄辦軍務，報允。而貴州巡撫蔣蔚遠以士民失望，關係匪輕，事關全省大局，入告乞留公，旋奉諭毋庸調往。（遺集書牘卷四）是年致左季高書云：「林翼與雲南崔觀察黃州徐太守同蒙奏調，八月十三日奉旨赴楚……黔中八月十四日驛奏『請留』言：『士民失望，關係匪輕。』」又言：「事關全省大局」等語。林翼決不能如此，然勢必留黔。崔觀察聞極有才，未曾識面，徐太守警敏異才，與林翼同事，極相得，可見中丞之知人。唐氏樹義與公書云：「前聞有楚中之行，紳士百姓皇皇如嬰兒之失慈母，咸詣弟與蔭湘兩君，強欲婉懇中丞，再為借寇，辭之。至再則竟聯名呈請，迨聞使車仍留吾黔，始各歡欣躍舞，可見公道在人。」又書云：「中丞於執事始甚敬佩，後又小有所聞，薇柏則始終愛護。昨十三日，因石卿先生奏請借箸，亦已附片請留，摺由驛遞，大約月杪即到。有此兩請，定當一飛冲天，特吾黔無此大護法，西南亦實可危耳。長沙被圍已半月，若有損失，則武昌荊州均大可慮。」

按：與公同奏調者，為雲南糧道崔光笏，湖北黃州府知府徐豐玉，見潘頤福東華續錄。時貴州兩司使為呂佺孫，孔慶鋤與公丙申同入詞館，唐氏所稱「薇柏無聞」殆指兩公也。

先是公數以書薦左公宗棠，江公忠源於張公。（遺集書牘卷三）是年上張石卿中丞書云：「前舉衡湘之士七人，左子季高，則深知其才品超冠等倫，曾二次薦呈，此人廉介剛方，秉性良實，忠肝義膽，與時俗迥異，其胸羅地圖兵法，本朝憲章切實講求，精通時務，訪問之餘，定蒙賞鑒，即使所謀有成，必不受賞，更無論世俗之利欲矣。」又書云：「江岷樵昔年會試，負其死友之襯而歸，二次行部，鄂道上送，一不曾謀面，浙江舉子之襯，此其風誼，即漢代獨行傳中亦不多得，昨已函致岷樵，彼風節優於天下，當有感奮不能自己之誠。」八月，張公行抵常德，亟走書幣請左公、左公辭謝。是時公既留黔，不得行，聞長沙被圍，則日夜引領東望，憂皇無措，深

慮左公高隱，桑梓之禍，或遂日棘；因反覆陳說，飛書促行；而江忠烈已追寇壁城南，亦以書招左公。左公迺出，由公一言啓之也。（是年致左季高書云：「張中丞兩次專人備禮走請先生，一阻於兵，一計已達，覽昨得八月二十三日喬口舟次信，言思君如飢渴，中丞肝膽血性，一時無兩，林文忠薦於宣宗皇帝，以是大用，先生最敬服文忠，中丞固文忠一流人物也。去年冬，曾以大名薦於程制軍，而不能告之先生，固知志有不屑也。林翼非欲涸公於非地，惟桑梓之禍，見之甚明，忍而不言，非林翼所以居心。設先生屈己以救楚，人所補尤大，所失尤小，區區愚誠，未蒙深察，且加誚讓，且入山從此日深異哉！先生之自爲計，則得矣；先代積累二百年，虛生此獨善之身，諒亦心所不忍出也。張中丞不世奇人，虛心延訪，虞賓師之位，運帷幄之謀，又何嫌焉。設楚地盡淪於賊，柳家莊梓木洞，其獨免乎？」左文襄庚申與公書云：「入山十餘日，忽枉張石卿中丞之招，欲不出應，而江岷樵自長沙以書來，勸其速行，郭筠仙昆仲及吾仲氏同住山中，亦勸公卿不下士久矣。張公此舉，宜有以成其美，比見石公於圍城中，握手如舊，予以數策，立見施行。」十月，交卸黎平府篆。（遺集書牘卷六，癸丑與左季高書云：「黎平二年，措搢然，用力良苦，其地士民淳謹，不刁不詐，不淫矣，實爲黔中諸郡之冠，但嫌稍弱耳。一年以來，訓練武事，頗改舊習。」又卷七，致曹子祥書云：「黎平之行，何日可去，能振興之，殺戮之，邊防可治，缺分之苦，事務之繁，非平越大定可比，然保團成法，尙未散漫，內地盜匪，清除殆盡，此弟二年心血，可以共信，幸加意補拯，以活此方。」）其月，長沙圍解，寇掠寧鄉益陽，出臨澧口，渡洞庭，徑陷武昌，東南大亂。黔中聞寇將犯常德，而苗匪榔匪蟠結鎮遠都勻黃平，襲安各府縣者，勢益洶洶。大府遂命公總邊防督兵進剿。（是年上季父默希公書云：「姪現在總管黎平鎮遠思州都勻銅仁松桃一帶防剿事宜。」又云：「姪總邊防，因聞粵寇有犯常德之事，故大府以此相諉，且下游多盜，令姪督剿耳。」）而別設鎮遠局鎮遠，以公董之。（癸丑與左季高書云：「總局審局仍設於湘中。」）爲沙者，界連清江（清江廳隸鎮遠府，今改名劍河縣）丹

江（丹江廳原隸都勻府，今改縣。）台拱（台拱廳原隸鎮遠府，今改縣。）八寨（八寨廳原隸都勻府，今改縣。）方志所稱甌脫地也，最易藪奸。公度路徑紛歧，盜匪出沒，非合力防剿，則終無淨盡之日。非取道古州（古州廳原隸黎平府，今改名榕江縣。）則亦無入手之方。（遺集書牘卷五，緝捕羣盜啓云：「下游之盜，以烏沙爲最多，以革夷台拱爲最狡，上年奉命之始，誠不知從何處下手，姑卽古州清江台拱入寨丹江都江交界之處，先到烏沙剿捕，至今思之，先後次序，尙爲不謬。」）十一月乙丑，由黎平率練勇二百名啓行，辛未抵烏沙，督飭兵練合勢追逐，禽巨盜牛坐九坐等百餘人，請飭各屬繪呈險要，舉行保甲團練，以絕根株。而丹江之毛坪台拱之台盤，又復蠢動。十二月，令州判韓超張禮度分途追捕。（英杰家藏左文襄辛亥與公書云：「善化張禮度虛齋，甲午副貢，家貧親老，俯就卑官，志非得已，此君薰師弟子，與仲肅仲常投分至深，弟於兩君座中，時接清談，觀其爲人，怕怕儒者，居心篤實，深可倚信。」）而自回鎮遠，侍奉太夫人，遂留度歲。（遺集書牘卷六，癸丑與左季高書云：「林翼捕盜一月有餘，各屬報獲已逾百人，捕者尙多，擬再親往督緝，老母年高，得侍奉數月，甚覺安貼。」）是年脩復明督師何文烈騰蛟故塋，並置祀田。（癸丑與左季高書云：「黎平本楚地，國朝改入黔版，何忠誠公明諡文烈，封中相王，故塋從湘潭，改葬來黔，至今樵牧不禁，林翼捐貲脩理，復置田產，惜才力薄劣，不能歌詠其美耳。」）

按文烈從湘潭返葬黎平，爲康熙十三年甲寅，見寧鄉陶先生汝鼐所撰傳。

是年十二月，曾文正國藩以侍郎憂歸，奉命治團練長沙。（曾文正癸丑與公書云：「國藩九月葬母，臘月十三日，忽奉幫辦團練之命，又聞武昌淪陷之信，遂於廿一日赴省，日與張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拯吾鄉枯瘠於萬一，蓋無日不以振刷相勗，亦無日不屢稱台端鴻才偉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會合以並紓桑梓兵後之餘慮。」）

咸豐三年癸丑。公四十二歲。正月，公率練勇仍赴烏沙，乙卯移駐凱里，自去歲用兵烏沙附近盜匪大半誅戮，惟革夷之高禾九松蕩垢一股，猶阻險煽羣苗爲亂。公遂督兵練會剿，連月獲真實劫盜二百餘人，而貸其情罪較輕者，州判韓超更事久，條陳方略，公嘉其精當，復廣其意，爲剿盜十三條，以告當事。其略曰：「今日治盜，與前年蕩門之役，情形迥異。昔利圍攻，今貴雕剿。昔可餌誘，今當力禽。革夷伏匿深林，日可暮越百里，瞬息變態，凶狡異常。屯軍營兵，當之輒靡。三府六七廳之地，尾追而勢莫及，分練則力不敷，或偶挫失，徒齎盜兵益長。寇志田山薑黔書歷陳平苗往事，以分而勝，以合而敗，不惟深明兵略，亦且洞悉苗情，爲今之計，惟有嚴令各屬，選用士民，舉行保甲團練，合力禽剿，則盜可衰止。然非破除文法，寬籌經費，上下齊力，民苗一心，雖日日言剿言防，終歸罔濟也。」二月，粵寇棄武昌東下，陷江寧，據之，遂迭陷鎮江、揚州、湖廣總督張公亮基復與湖北巡撫駱公秉章合疏調公赴鄂。文宗以公習黔事，調往他省，轉恐人地未宜，不允行。據國史本傳。公在黔久，於民俗利病，政治得失，靡不窺見至隱，引爲深憂。又時以書啓告當事，自黎平受代，即要約大府，不欲更領他郡。至是擬令權貴東道，公意專心緝盜，猶可爲黔民稍弭患害。若羈職守，牽掣轉多。迺上書力辭，而復論列東路事宜曰：「一下游情形，殆哉岌岌。姑卽愚陋所知言之，可慮者已不下十數事。各府廳縣之寨苗，大者一二百家，小者三五十家，連年盜劫，積蓄一空，爲良則畏盜，而又畏差畏官，爲盜則一無所畏。是將迫之使爲盜也。夏苗終日採芒爲食，（自注卽「登彼西山，言采其芒」之芒。）四時不能得一粟入口，耕種所入，遇青黃不接之候，借穀一石，一月中還至二、三石不等，名爲斷頭穀，其借錢米亦然。甚至一酒肉之細積，至多時有變抵田產數十百金者，心銜怨而口不敢言。其黠者，則怨恨所積，引羣盜以仇之耳。而漢奸終不自悟，方且失之於盜劫，而取償於盤剝也。苗產盡入漢奸，而差徭採買，仍出於原戶。當秋冬催比之際，有自掘祖墳，銀飾者矣。舊日痛心，莫此爲甚。各廳並無糧餘，專恃差徭採買，一切陋規，以爲公私之用。近年民力日瘁，官事日多，卽令

如數收納，尙呼瘠苦，何能禁止，而強以不情？且力役粟米之征，一概停止，則苗民脫身化外，不復知有上下之分，是禁之固難，將縱之而任其多取乎？則窮愁怨嘆，苗民日見其威，將更法而歸於受田之漢民乎？則差徭採買，有已成之俗例，而非賦役之正供，苗寨本無錢糧，漢民豈肯領受？訐告紛紜，上下其手，由是官取於苗者十之三，土司通事差役之取於苗者十之七，吸夏民之膏血，以供其晏安酖毒之資，台拱、丹江、古州、八寨、清平，其弊尤甚，此可慮之在民者也。官兵數萬，已成廢器，即令千人爲營，而十賊可破，凡有血氣，莫不痛心屯軍九千餘名，布置各堡，本極周密，然虛籍徒存，實政無補，數十年之積弊，不能一旦廓清，今日之食屯田者，半皆刁矜劣監，一旦繩之以法，則捏造黑白，勾煽愚苗，而禍不可勝言矣。爲今之計，欲使邊圉寧謐，非日日練兵不可，貴東一路，幅員至廣，必須挑練精兵八百人，分防分捕，且戰且守，迺足以戢奸宄而遏亂萌，然一年之費，又將安出？設令餉糈不繼，則兵民立困，將任其自亂而自已乎？抑將核名實，養壯士，汰老弱，而懲空曠乎？保甲團練，實爲救時善政，然委員辦事，其時甚暫，恐民不信，其勢相隔，恐民不親，則非牧令不爲功矣。然而奉虛文者，鮮實意，察小害者，忘大利，大吏之董戒，不啻穎禿而鬚焦，各屬之奉行，惟有稟復與文告，此可慮之在官者也。夫天下治亂之機，不外乎義利二字，綜觀往事，大抵嗜利則亂，嗜義則治，今日之人心，都被利字蝕盡，凡在官在野者，亦駸駸乎其莫不然矣。官民否隔，黔禍已萌，可憂方大，凡此皆姑就東路言之，然言易行難，病多藥少，固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挽回，亦非勤說空言可以補救，約而言之，亦不外練兵、求才、察吏、籌餉四端而已。夫已亂易治也，未亂易治也，而將亂難治，林翼愚陋，即使殫精竭慮，亦無補於萬一，況一人之精力才識，幾何？器小任重，固自知其不堪矣。四月乙亥朔，回鎮遠省，母而黃平、秀民藉糧滋事，有司莫能止，特命公馳傳往治，遵義、唐公樹義方以監司引疾家居，至是被詔起，走書要公，公爲留候數日，盡歡而別。（英杰家藏唐公書云：「頃聞又有黃平之役，想民心易感，且彼各有身家，似不難了辦，弟謝摺已報，四月十一日起程，縱遲不過十五日。」

羣於途間作一夕談。(一)

按唐公仕履見吳氏敏樹唐子方哀辭，此次起用亦張駱二公奏薦與公並調也。見家書所錄咨文。

己丑親率練勇二百人自鎮遠行，添帶鎮練百人，黃平兵練各百人，均於十六日取齊，見上孔按察啓。庚寅抵黃平舊州，明日徧召士紳，曉以利害，俄而譟傳，距城五里之牛市坡有匪數千，三路來撲，公即督練前進，行里許，公度地平曠，即令駐營，匪果蜂擁而至，鳴鉦鼓譟聲如怒潮，公閱良懦被脅，迺遣紳往導，令其頭目自來申理，並以家人爲質，匪頑抗如故，持矛跳躍，築石投人，迺轟鎗斃數人，餘悉驚竄，紛紛若鳥獸散，公知其烏合，不忍窮追，遂收衆還，寇不虞前山已潰，倏數百人，躡越山溝，截我軍歸路，公先趨別徑返，聞訊怒馬奔之，練勇大呼馳下，匪駭走，俘斬二十餘人，會莫迺振旅歸，又明日各鄉士民俱震恐，詣營門悔罪，願遵約束者數百寨，公責令縛獻首逆，具結投案，又爲釐定糧章，禁革浮收，準折諸弊，酌裁州縣平餘，及書吏中飽幾三千金，恩威並用，民情帖服，累月而事始竣。(是年上孔按察啓云：「此等事當其氣餒方張，非威不濟，及其恐懼消阻，可以思行，然所謂思者，亦不過持重養成，准其自新，限以勤獻，非消化而示以姑息也。匪脅糧戶，以爲聚衆之謀，不解散糧戶，則不能伐其謀，若意在急切，則良懦受害，加以攻伐，則首從莫分。林翼之愚，必先分別良莠，如治疾然，扶正氣乃可祛外邪也。」)又云：「匪徒非由糧而始起事，特不藉糧爲名，不能聚衆得財耳。故安糧戶，即所以散黨與，匪勢既孤，則緝拏可期得力，否則減損糧戶，至於無糧，而地方之害彌大。」(一)未幾復有嬰安之役，初劉瞎么(諸本作瞎麼，此據鄂刻本)等十餘人，自上年四月倡亂，以齊榔爲名，斂錢建廟，恐民之不從也，則以歷年官不理詞訟，不究盜賊，不如在鄉私埋沈河，由榔處斷爲詞，又慮民不輸錢也，謂榔事成後，一切錢糧由榔主持，愚民聽信者十之一二，遂於六里各村寨，選鸞悍者充頭目，得管領數千百戶，或數百戶不等，於是脅從者十迺八九，復按戶勒造火器，違者即統衆焚掠之，官吏不敢問，至是署知縣徐河清揭其狀，大

府復以屬公；八月晦，公率練勇三百人，馳至縣，偵知土匪四起，而千里之干溪實爲盜窟。九月癸卯朔，遂率練勇出城，至千里止營，集紳民曉以禍福，責以禽獻逆渠，脅從罔治。劉瞎么聞訊，連日遣其黨毀橋梁，截糧運，文報阻絕，居民遷徙，人心惶惶。丁未，竟糾匪數萬三面來攻，公堅臥不動，及三次撲壘，迺率練奮逐，斬刈六十餘人，匪氣奪，始各散去。是夜，良民來歸者大半。明日，公入城，城中迺定。劉瞎么既跳免，復於十里之白岩，墨石爲關，架巨礮其上，爲負隅計。公得報，約河清督兵練，夜半募食，礮雨疾行，天甫曙，直抵岩下，毀關而上。匪不意官軍驟至，大驚，爭奪門走，擠岩，顛踣者相屬，追斬數十人，生禽劉瞎么、卓老五等，而還。河清憤怒，數請逐寨焚剿，公告以焚剿之餘，則生聚蕩然，勢必激成流寇，萬一一虞行之，風聲所播，莠民將蠱惑要結，徒堅其作惡之心。此百年之禍也，堅持不可。河清忿不可遏，公迺奏記按察使孔公慶，乞親蒞襄安以解之。（是年與星躔弟書云：「此次若非林翼力主解散，勢必多殺千萬人，且必激成大亂。此次保全生靈不少，且事必易了，可以問心。因縣中必欲多殺，故請臬臺親來，非有他也。」是年，陳辦榔匪四則云：「赦脅禽渠，古今不易之法，即使渠不可禽，而脅仍宜兼赦，若逼之使爲一心，後患將不可言。」又云：「如河魚餒敗，自內而外，徧體糜爛，卽逐一焚剿，亦不爲過，但剿則首要與脅從不分，焚則人不可得而徒毀其生聚，恐後患無已時。林翼願受遲鈍之誚，不爲苟且之謀，一縣之地，妥實辦理，不過一月可畢，當其時無奇功，竟其事無後旣如斯而已。」）於是被脅良民投誠者，日數十寨，公請於城中設局，按寨按戶，編造牌冊，詳書人口。（牌給民冊存官）爲辦理保甲團練張本，其寨中著名逸犯，仍勒限縛獻贖罪，凡六旬而事畢。（陳辦榔匪四則云：「以地方之人，拿地方之匪，不派一差下鄉，並責令呈繳鎗礮，刻下城中設局，每里派二人專司其事，到局無一文之費。」又云：「或謂匪以齊榔滋事，亦藉保甲爲名，顯與官抗，今不多殺以立威，而從保甲著議，非襲其成迹與？」答曰：「噫，昔之榔匪爲政，故亂；他日保甲官爲政，且可清查糧冊，物色人才爲鄉正里長，故可治榔海不云乎？」治亂國如治亂

絲赤子盜弄潢池，將勝之乎？抑安之耶？」誠爲此時此地寫照。」公連月奔馳，蒙犯瘴癘，囚神瘁形，訖不得息；而官場流言，至有譏公爲貪功擅殺者。公念東南糜沸，黔中吏治闐闐，且武備積弛，漢苗錯處，伏莽潛滋，非旦夕所能挽救，重以太夫人篤老，久處瀕中，每念鄉里，至於涕泣，蓋自是公亦意倦思去矣。是年與曹子祥書云：「黃平之事，始終懷疑，遂至謗言四起，在外微員，以二三百人抗萬餘之衆，到頭尙是擅殺耳，誰敢忘身以殉事耶？」又云：「近年天下大亂，何處不因莠民而起，且兵政如此，而不知整吏治如此，而不知察如，如饜安、額兵四十八名，實在不過八名，其四十人僅飽貪弁，若饜安果有四五十之兵，何至人情驚恐，動輒欺官耶？竊恐此方之事，前盜已死，後盜又生，不過一年，又當復熾。」又云：「求去甚堅，且不逾十一月，此情乞隨時代陳，弟因鎮遠考試，須移居，已纘舟東戴矣。」

按：公壬子與翁祖庚書云：「黔盜之多，所在皆是，某所憂者，不在粵賊，而在內匪，內匪之可患，不在此時，而在異日。」是時黔中大吏昏庸多伎，公亦被齟齬求去，不一年而亂果作，歷十有九載，爲同治壬申，竭湘蜀援黔，全力僅迺克之，比諸東南諸行省，蹂躪爲最久，貴陽之亡，亦幸耳，公蓋燭照數計於二十年前矣。

十一月，請咨入京，不許，會御史王發桂疏薦公才識過人，可畀重任，且云聞已由黔送部引見，計時行抵楚疆，若蒙飭留湖北帶兵剿賊，可期得力報允（據國史本傳）而湖廣總督吳公文鎔亦奏調公率黔勇赴援（曾文正甲寅留黔勇會剿片）云：「貴州黎平府知府升用道胡林翼，前經督臣吳文鎔奏調湖北差遣。」公以鎮軍精兵有名，迺上書房師但公文恭（時官永綏廳同知）乞於三廳代募精壯，約過辰谿，泊舟考驗。（是年上但師書云：「三廳向多壯士，林翼欲糾集二三千人爲勤王之師，然招募難支，給亦難，如實在有人可募，並紳士可勝將才者，擬到楚後設法招致。」）又云：「林翼視壯勇如一身一命，與同甘苦，惟不用油滑怯弱之人，並請擇紳士之曉兵事，有志氣膽識者二三人爲管領，林翼到辰谿，泊舟考驗。」又云：「蒙助錢五百千，

不敢絲毫虛糜，亦不敢言謝。」十二月庚辰，公遂率練勇三百人，奉湯太夫人自鎮遠啓行，是爲公規畫東南之始。是年，從弟楓翼自益陽來視公。五月，女端儀適同縣周氏。（俱見家書郭氏嵩燾養知書屋文集胡母陶夫人祔葬志銘云：「一女嫁監察御史周開銘。」）是年十二月，安徽巡撫江忠烈忠源殉難廬州。

卷二

咸豐四年甲寅。公四十三歲。正月，舟次龍陽縣屬之酉港。（龍陽原隸常德府，今改名漢壽。）季父默希先生率裴翼冒風雪來視，遣人送湯太夫人暨眷屬回益陽里第。（副貢君行述云：「甲寅正月，文忠督師東下，府君挈裴翼冒風雪會於龍陽蘆林港，迎湯太夫人歸。」家書云：「別後行三十里，鱖魚洲阻風二日，十五始抵岳州，計老母是日亦可到家。」據此，則會酉港在月初也。）而自率黔勇六百人去援。（曾文正奏留黔勇片云：「該員自帶練勇六百名，由黔赴鄂，正月下旬始抵金口。」是公過辰谿，祇新募三百人。）己未，行至簾洲，聞吳文節文鎔戰歿，黃州寇上竄漢口，湖北按察使唐公樹義方治水軍金口，遂往會師，公見唐軍無紀，亟移船上流。癸亥，唐公軍潰，發憤赴水死，公往經紀其喪，買舟遣其子護襯還黔。（封按察使印齋文湘撫）亟登陸列陳拒寇，寇不敢逼，退屯嘉魚。（見家書）二月，公補授貴東道，是時花縣駱文忠、東章復撫湖南，延左公宗棠入幕府，委以軍事，曾公國藩方治水師衡州，亦以吳公之招，發水陸軍萬七千人，浮湘東下，次長沙，曾文正是年與公書云：「聞治軍鄂，堵爲甄師喜，爲兩湖喜，而同時又接廬州失陷，岷樵殉難之信，爲天下憂爲吾黨憂，國藩自九月來，衡募勇造船，擬與甄師岷老爲一氣，共籌四省合防之策，意奉甄師爲主，而侍與岷樵輔之，不謂斯才遽成名以去，而甄師又被羣言謗劫，孤立無助，對此茫茫，止堪痛哭，現在招募陸勇六千人，水勇五千人，鄂中望助孔亟，不復延候，計二月杪，當與旌從相過。」

按文正此書，當是臘盡或正月所寄，其時吳公方爲巡撫崇綸所劾，出駐堵城，文正向留衡陽也。以公軍無所屬，而寇自寧鄉相陰，敗退後，湖南境內解嚴，遂乞駱公資以餉械，請暫駐岳州，會師尋密疏論薦，謂其才勝臣十倍，可倚平寇。

按此疏久佚，惟略見滙陳撫臣勳績摺中。

三月辛丑，曾公至岳州，聞崇陽通城相繼失，迺檄公自平江往剿，令副將塔齊布暨平江知縣林源恩率所部繼之。乙巳，公敗寇於上塔市，塔齊布公亦克江南橋王，公鑫既復岳州，亦擬率師往攻，前隊進羊樓司，失利寇復上陷岳州，大軍迺退保長沙，寇進逼靖港，再窺寧鄉，敗相軍三營。甲子，陷湘潭，亟檄塔齊布自崇陽回援。四月辛未，水陸軍大捷於湘潭，復其城。丙子，湘潭靖港寇俱退踞岳州，公先奉檄自平江回保省城。家書云：「會帥初二日靖港挫衄，飭林翼自平江回援，初九到省，駐妙高峰。」至是復令追寇相陰。家書云：「二十日，派剿相陰，行七十里，探賊悉下竄，遂駐於此。」安化土寇起，乘機抗糧，又命公督兵往剿，公計禽其渠黃國旭、劉盛治等，縣得不擾。寇忿湘潭之敗，遂糾黨掠船集岳州，陷華容，分擾西湖，以窺常德，而別股由松滋入虎渡口者，謀與西湖寇合，分犯澧州。安鄉駱公因遣公往援。五月己亥朔，自安化行抵龍潭司，而屯將周鳳山、李輔朝之兵先潰。家書是年五月上湯太夫人書云：「初一日行抵龍潭司，而撫院札派之周游擊李都司之勇二千餘人，已在龍陽潰歸，林翼本奉札統帶，而兩員不候調遣，卽先失機，亦林翼之過也。此時專靠林翼數百人，其何以堪？」左文襄與公書云：「龍陽大潰之後，鳳之肉不足食也，三面臨水之地，無水師接濟，豈可紮營？」公迺收集潰卒，退保益陽。辛亥，龍陽陷。甲寅，寇陷常德，公率各營繞赴澧州，謁蔡先生，用錫石門學署乞勸捐輸濟軍。英杰與蔡氏有煙，先生繼室陳夫人，年九十餘，稱述如此。慮鄉里不靖，懇母夫人移居以避。澧州行營上湯太夫人書云：「湘事甚危，我家四面受敵，萬不可居，且看岳州勝負，再作計較，如不到安化看

桃花江上鄉一帶何如？」

按：湯太夫人是時避地石筍，見家書。

曾公駱公以岳鄂梗塞議分三路進兵，迺奏遣公督趙啓玉各軍出常德，（左文襄是年與公書云：「援剿西路大事也。豈可無一主持之人，既以兄任其事矣，豈可不奏？且我輩此時已拋此七尺性命在所不計，則愜氣受苦惱又其小者矣。事到無可如何時，不必計較成敗利鈍，與己之堪此與否，且索性做去爲宜。在事一日且做一日，除正事外，不必多作一想，多起一念，轉安靜也。夜擬札查龍陽失利事，意在警風以折其驕悍之氣，使其有求於老兄，或就羈勒，經此大挫之後，又須養之時日，其氣漸固，始可用之。」）江忠淑自平江剿通城而檄塔齊布由相陰趨岳州常德，寇聞官軍大出，遂以六月戊辰朔棄城走岳州。戊寅公移軍駐之。（見家書）時武昌復陷，公拜四川按察使，仍命留湖南治軍。閏七月戊辰朔，大軍克岳州。迺議東征，曾公奏調公自隨，而駱公終以湘中良將勁卒強半遠出，湖南岌岌憂戰守，奏留公仍防岳州。（家書）八月初三日，羊樓司行營上湯太夫人書云：「三次奉廷寄，諭令林翼專防岳州，第三次則詢何日到岳？如何設防之處。由驛馳奏，曾帥奏調想不能行，又兼撫臺奏留，恐必留楚矣。」遂自常德拔營便道省母。八月，曾公規取武昌塔齊布公請先攻羊樓公率師往會。（見曾文正官軍迭勝現籌進剿摺）己未，曾公率水陸軍遂克復武昌漢陽，公調補湖北按察使。十月辛卯，受印崇陽行營督兵搜捕崇通餘匪，諭鄉紳舉行保甲團練，不力者罪之。癸丑，入駐省城，城經兵燹，民物凋耗。（家書與星躔弟書云：「武昌城中民物凋耗，官場盡如乞丐，非三五年長養撫育，其氣不蘇。六十州縣失陷四十七八處，公私皆搜括一空。」）巡撫陶恩培委軍事於總督楊霽，霽託屯廣濟，不來公，羈紲其間，鬱鬱無所施。是時官軍連克斬黃大捷，田家鎮水師乘勝薄九江湖口，寇復併力踞城，與九江相犄角，官軍苦戰不能克。曾公憂之，迺奏調公撥兵勇二千人往援。十二月，公遂率師自咸寧東出瑞昌，會羅忠

節澤南軍共剿湖口，屢攻梅家洲寇屯，迭有勝負；水師越湖口攻姑塘者，陷鄱湖不得還湖口，寇反渡江，踞小池，燒曾公坐船，曾公懼而免，公與羅軍夜夜戒備，歲晏不得息，而水師內江外湖之分，亦始於此。

咸豐五年乙卯。

公四十四歲。

正月，安徽寇首陳玉成等圖解九江之圍，遂擾官軍後路，東陷黃梅廣濟，撲總

督楊霽營，霽退漢口，假防北犯名走德安，寇遂踞漢陽，掠沔陽、天門，復分黨渡江西，陷興國、通山、通城、崇陽，並犯江西義寧（今改名脩水縣）武昌大震，曾公遣李公孟羣、彭公玉慶率師粘還救，文宗慮曾軍腹背受敵，諭令分兵援應，曾公難之，公以按察使有守土責，因自請行，曾公遂令率兵二千五百人，益以副將王國才都司石清吉兵四千，先後回援，公抵武昌，即渡江駐營沌口，日夜督攻漢陽，無慮數十戰。二月，擢江蘇布政使，旋調湖北。（家書是年二月與靜娟夫人書云：「正月十八日到省，城中一無所有，兄祇宜盡力一戰耳，勝亦佳，敗亦佳，勝則成一時之功，敗則成千古之名，不足念，不必悲也。兄已升蘇藩，又調北藩，一迂腐書生耳，官至二品，年逾四十，祇合如此。所望夫人爲我善自排遣，善養高堂，實爲義分之當，然毋學小人硜硜自守之見，而以保全大局爲計，則幸甚！兄如戰勝，則亦惟有善自保重，萬不輕生。」又云：「人生在世，祇有安心法，安心作一忠義人，則亦無他念矣。」）

按：公奉詔擢江蘇布政使，他書多未載。

庚戌，漢陽寇水陸並出，循青山、踰塘角來攻省城，兵初才二千，至是，內外防守軍近萬人，惟巡撫陶公恩培與署按察使武昌知府多山公嬰城守。是日，公與李公孟羣方逐寇沌口，望城中火起，亟馳救，而守陣者遙見黃旗十里外，紛紛繞城走，外兵亦走，寇至城下，用繩城繩引而上，陶公赴水死，多山公再然城上巨礮，不發，亦自剄，城陷。公倉卒不能濟師，迺折回金口，亟集潰卒，王國才率兵四千，自紙坊來援，屯長虹橋，入夜，登城亂斫，寇城幾復，明日，漢陽寇渡江來攻，國才見勢不敵，亦退金口，公與合屯以自保。（見與孔誠甫按察書，公自注云：

「是日午前數刻，爲兵卒逃潰之時，後數刻，爲官民死亂之時，紛擾竟日，千古奇聞，可憐一多，知府雲笏，僅得見數面耳。」是月湖口寇亦由都昌援饒廣，曾公收內湖水師入南昌，羅公澤南從之，留塔齊布公屯九江，駱公疏劫楊霽，更調江忠濟寶勇候補臬司，魁聯軍防岳州，而令分所部護璣林六百人，以益公。三月乙丑，詔公署湖北巡撫，誠以江北賁之總督楊霽，荆州防守責成將軍官文，而以南岸攻剿專屬公。當是時，江漢上下，皆爲寇踞，巡撫號令不出三十里，公退屯金口，與彭公玉廩水師相倚，合王國才兵才六千，而國才營沌口，與水師兵餉皆仰給湖南。曾文正年譜云：「楊公載福傷病在籍，病稍痊，湖南巡撫駱公委令招募水勇，爲添造戰船，赴鄂助勦，李公孟羣補臬司，胡公令募陸勇，扼金口，餉械均仰給湖南。」武昌三次淪陷，州縣殘破，餉源絕，文移指撥，不時應欠，餉輒逾數月，軍無見糧。公迺爲書告鄰省，求助情詞深痛，至汎舟泉交河，發其私家之穀，以濟軍食，士卒爲之感動。」楊霽屯德安，統萬人，糜餉自如，猶虞不自保，疏請巡撫駐漢川，以杜北竄。公上言：「荆襄扼南北形勝，而武漢又荆襄咽喉，自寇據漢陽，北岸已形梗塞，自武昌復失，南岸又復蔓延，漢陽循江，一路可通荆河，臣若專顧南岸，則局勢日感，計惟有全力亟攻武漢，苟獲一城，則兩城自復，如此，則荆襄可固，北竄無虞。」詔嘉勉焉。會曾公亦屢寓書，以厚集兵力，先復武昌爲言，公意遂決。曾文正年譜云：「時鄂軍屯聚德安，湘軍回援武漢者爲數無多，公屢函致胡公，論東南大勢，以武昌據金陵上游，爲必爭之地，宜厚集兵力，以圖恢復。」四月，楊霽免，以官文公爲總督。五月，授西凌阿欽差大臣，攻德安，官文公屯潛江，天門間號北岸軍。於是公攻武昌已逾月，寇深閉不出，而夜啓東門，潛出大衆，謀抄官軍後屯，公偵知之，辛未，遂自袁家河拔營馳回金口，築壘未畢，而寇果至，公先分兵千二百人援漢陽，至是，屯紙坊者，亦先一夕潰，留屯兵才數百，人心恟懼，公迺令何紹彩、丁銳義等分途堵禦，鏖戰逾時，寇引去，明日寇復來窺，又卻之。駱公

起楊公戴福自湖南募水軍來助（引見上）公以洪山爲武昌進攻之路，城周廿里，凡九門，今圍攻其一而遺其八，力必不支，可憂。方大，迺變計移攻漢陽，議以北來重兵扼涓口，蔡甸，截其竄襄陽之路，濬江堤，放水師入湖，腹背攻之，則漢陽孤而城可破。七月，遂與彭公玉慶揚公戴福督水師往攻蔡甸，克之，力戰二十餘日，連破寇於大別山，平其壘，然無陸師相輔，軍去旋旆，漢陽卒不可拔。公忿武漢久不下，八月壬辰，復自將四千人渡江，思合水師取漢陽，崇通寇聞公出，遂襲陷全口，李孟羣營德安，寇亦糾黨還救，阻遏不能進屯。參山時公軍欠餉逾百日，戊戌寇至，公督軍士出竟要餉，出怨言強之戰，讓而犇，公憤甚，怒馬欲死敵，圍人見公意色，惡旋馬向空野，四五轉，始鞭之，馬逸弗能止，臨江，迺遇鮑超船，諸裨將聞巡撫在，潰卒稍集合，屯大軍山，辛丑，荆州運餉銀三萬至，迺嚴汰疲羸，率沌口水師及王國才軍退屯新堤，以扼荆湘之路，令游擊鮑超赴湖南，增募新兵三千，而奏調羅公澤南率軍自江西來援。（遺集書牘卷九，致鄭譜香書云：「弟營新集，仁鳳兵強而將稍弱，楊之彪營將則強矣，此外亦有兵無將之營，惜乎以苦心挑練之勇，一潰於金口，再潰於參山，十去其三，又從而汰之，近日不能如前此之強矣。從前打金口，打八步街，打蔡店高廟，何嘗目中有賊？參山之潰，何嘗非有心可憾之至！」）於時塔齊布、公新喪，彭公玉慶同南康，領內湖水師，李公孟羣改陸軍，楊公戴福初爲水軍總統，屯嘉魚蒲圻間，公挫馭之餘，志氣彌厲，拊循部曲，與均苦樂，禮下走卒，偵事早還，開營門，輒自迎勞，於是人人感奮，軍氣復振。先是，羅公澤南轉戰江西，既克義寧，因上書曾公陳兵勢，其言曰：「武漢者，東南之樞紐也，形勢百倍於潯陽，今兩城久爲寇踞，而崇通羣盜出沒，江西湖南緣邊驛驛，竊謂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漢而下，欲解武昌之圍，必由崇通而入，爲今之計，宜令南康水師，潯陽陸師，併力湖口，持重勿戰，請自率所部徑出崇通，取高屋建瓴之勢，以圖武昌，武昌復，東南大局，庶有轉機。」又單騎詣南康言之，曾公雖壯其議，然以九江新失大將，湘軍孤危，終莫決也。至是，迺命羅公率五千人以行，羅公析其軍爲三，自領中軍，以劉公璣

將左，以李忠武續賓將右，道義寧取通城。九月乙丑，會湖南平江勇復通城。甲戌，復崇陽。公聞援軍深入，躬迓之。已卯，遣三千人循六溪口嚮蒲圻。是年，致鄭譚香書云：「羅山方伯之兵已到，林翼派兵至蒲圻迎戰，或言祇此三千九百人，不宜先進，然我是主人，盡以難事讓之客兵，非也。且廉恥安在，成敗利鈍，古之賢者，尚不能逆親，勝當戰，敗亦當戰也。」一援寇數萬，爭趨義寧，敗湖南防軍於羊樓，寇首石達開繼至，屯壕頭。羅公遣彭三元、李杏春往攻，兵少戰死。一寶營副中營營官乙酉，德安寇棄城南下，詔奪西凌阿官，令官文兼代之。自鍾祥移屯德安，丙戌，羅公大破寇於羊樓，公疏聞，因附奏曰：「秋冬以來，寇勢專注於南岸，卽下游金陵安徽之寇，亦專以裹脅上竄爲得計，武漢據金陵上游，荆襄爲南北關鍵，兩湖巴蜀之米，多於吳會，長江之險，與寇共之，爲今之計，其必先練水師，斷寇糧也。明矣。通籌吳楚之全局，必須武漢得手，餉足兵精，屹然重鎮，不致再搖，然後水陸併力，以扼賊吭，事迺可圖也。」一因力言楊公載福之忠勇，並薦其將校李成謀、鮑超、張榮貴，可勝水師將才。十月癸卯，公自嘉魚往勞師，率仁鳳彪恭四營。

按四營官：仁營何紹彩，鳳營周得魁，彪營楊再佑，恭營張寅恭。
合羅軍七營。

按是時李續賓將湘右營，劉葵將副右營，蔣益澧將湘左營，唐訓方將訓字營，普承堯將雲字營，羅公自將湘中營，兼副中營，其彭三元、寶勇七百名，則分隸普、李、唐三營。又調湖南防軍劉騰鴻所將湘勇五百人，以厚其力，朝命悉歸公節制。

共十一營，西攻蒲圻，而寇衆逾三萬，築五屯四柵，環鳳皇山，屬之豐樂門，又作浮橋，據白羊水，以通咸寧。公用蒲圻知縣孫守信，及舉人賀霽若計，由間道出公安，取據城西北鐵山，與豐樂門之雞冠山相值，寇出不意，遽失其險。辛亥，羅公攻城東，公率軍攻城西北，寇踞壘堅伏，羅公迺令積薪燒其柵，火發寇大奔。其夜我軍馮山

鳴角以驚城寇，寇悉遁，蒲圻復。十一月庚申朔，合兵攻咸甯，敗寇於山坡，庚午克之，自是武昌以南無寇蹤。辛未，楊公載福率水師克金口。甲戌，公會師金口，其日王國才由沌口進駐新灘，與水師會。乙酉，公將六營壁城南堤上，羅公則將五營循東路，壁洪山南岡，而令九溪營屯金口，與水師犄角。遺集奏議卷五，進攻武昌大獲勝仗疏云：「十一月二十六日，羅澤南率中左右三營，陽營彪營由紙坊拔營，從東路出省城之東，駐營洪山，臣率仁鳳南恭四營暨寶營訓營，從中路出省城之南，由李家橋板橋駐營保安門外五里墩，其西路則令湖南九溪兵六百名駐金口以牽制之。」

按：公軍初起，屢經挫衄，比於諸軍為最弱，至是寶營訓營皆從公戰，壁壘一新。薛福成氏有言：「羅公亦稍稍分其衆，隸公，俾部勒其士卒，由是盡傳楚軍規制，變弱為強。」公與翁祖庚書亦自言：「得迪庵而兵迺強，得厚庵而水路以通。」殆始於此役歟？（李景湖率南營劉騰鴻率陽營陳玉輝率彪營俱見疏中。）

時武昌寇於武勝門外沿塘角築壘二座，鮎魚套白沙洲一帶亦傳兩壘以護寇舟，以阻我水師。於望山門外入步街口營二大壘，絕西路金口鍾道，又築壘中和門外十字街口，阻中路堤上之師，建礮臺小東門外，謂可注射洪山，其東南附城山坡則作石壘，高與城等，以遏洪山東路，又綴二小壘於中東兩壘間，使梗斷往來，深溝密柵，悍黨守之，牢固而不可拔。於是羅公建議謂：「省城雖大，可襲取也，然非剗削附近寇壘，則不可薄城，請悉乎之。」丁亥，公遣軍至城南，相度十字街壘，寇以官軍來攻，遽糾黨二萬人，列隊出拒，羅公聞警，亟分軍守屯，而自率李續賓劉騰鴻等三營疾馳至賽湖堤，分道並進，一軍循堤上直攻附城大壘，一軍由堤下踰溝踐涸湖，攻十字街口之壘，公所遣普承堯唐訓方見羅軍至，佯敗走，寇乘勢來追，遽反鬪，而我軍已潛出壘北，縱火延燒，屯館寇無倖脫，其追我師者，無歸路，盡殲之於藕塘，二小壘同時亦燼。我軍往攻附城大壘者，亟循城根，首尾夾擊，戶橫填街中，寇敗走，遂乘勝追至鮎魚套而還。是役也，連破三壘，斃寇四千，於是城東南寇屯

略盡。是月石達開自通城入江西，迭陷瑞州、臨江、袁州府城，遂圍吉安。湖南聞警，亟議籌兵餉，授江西。十二月辛卯，公與羅公作浮橋於鮎魚套，率師直搗望山門二壘，平之。乙未，分三道攻城，城上礮石雨下，士卒多殞。羅公下令稍休，寇隨出衆數千，自塘角來襲，敗之於沙湖。己亥，李續賓往攻塘角壘，焚之，並燬漢陽門外船廠。羅公偵與國寇萬人入城助守也。庚子，令李續賓率右營、劉騰鴻率後營，進據小龜山以誘之。寇果糾衆繞紫荆山、雙鳳山來犯，蔣益澧、陳玉輝率左營、彭營繼進。羅公自將中軍，設伏殄寇。公亦自洪山出師迎敵，大敗之。寇復於望山門外葺石壘二重，左傳城根，右接鮎魚套，以沮我進攻之路。丁未，公令諸軍襲破之，遂約期攻城。己酉，公督師，夤夜西出花園，迂道三十里，以攻白沙洲之壘。李續賓、蔣益澧由中路攻望山門，唐訓方仍循鮎魚套衝其中堅。羅公循東路攻大東門，黎明逼近城根，士卒奮勇爭拔竹簽木樁，緣梯登寇，覺紛擲礮石轟擊，終莫能入。壬子，李續賓自將往攻窰灣，截寇餉道，寇見其兵少，突出萬人循塘角沿湖下。羅公率劉騰鴻等出洪山，東西以抄之。前後遮擊，陳斃及溺湖死者無算。自公與羅公，後軍武昌合勢攻寇，兼旬之間，奔馳雨雪，斬刈過當。環城東城西東南西南寇壘，次第剷削殆盡。惟江岸西北一隅未下，雖前阻堅城，我軍傷亡精銳逾千數百人。會李公孟羣亦薄攻漢陽，楊公載福領水師十營，選精銳倡勇敢，亦以辛卯日自沌口出師會剿。往來江漢南北，每戰必捷，而官文公前軍抵漢陽者，與南岸軍相聲援，都統都興阿、公將吉林馬隊護水師，水師夜燒寇船未還，都興阿露宿達旦，水陸軍羣帥和輯，士氣百倍。至是寇亦氣奪，始嬰城待援，不敢出矣。（家書是年九月與靜娟夫人書云：「天下事非無兵可戰，迺無餉可籌，前已積欠二十餘萬，自參山潰後，從新整理，每月總需十萬，迺可有濟。兄自二月以後，千方百計，總不過月籌三四萬耳。平生自謂才大，自幼即狂，謂世人皆無才，因狂而傲，二十三十歲以前，均是如此。因父嚴教，即不肯狂，而傲氣亦稍稍除矣。三十七以後，作守辦一方之事，當小亂之時，稍展其才，而今年之才力竭矣。今年之難之苦，則竭力盡心，萬難支撐矣。心中未嘗不愁，卻

喜性情開展，不甚怕死，故如此磨折，如此艱難，形狀如昔，惟鬚髮稍白耳。今人十口之家，向家長索食，則當家者日夜焦勞，況以一二萬人向我索食耶？況又支至九月之久，此後不過再支二月，如實難成功，吾輩自有守正善道，盡一日心力，做一日事功而已。聖人亦有去兵去食之時，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可見聖賢之宜進宜退，宜存宜亡，自有至當不易之理，至當不易之時也。浩然之氣象，不僅心無恐怖，即並無絲毫聖念。」又云：「今年打三四十仗，仗仗皆苦，且看此月及十月何如？劫數未滿，人心日滿，大要是亂之初生耳。」

按是時公新被命開府武昌，展轉兵間，勞瘁萬狀，而氣不少屈撓，讀此可知其志事之艱矣。

是年二月，聞從弟保翼攝貴州仁懷縣，卒於官，悼痛累日。以妹同芝許嫁湘陰左澂，福芝許嫁湘鄉羅兆作。一家書與靜娟夫人書云：「左公景喬為季高胞兄，託陳堯農求昏，可許則以九妹許之，湘鄉羅方伯澤南品學均好，昔年家至貧苦，斷炊迺其常事，總以教書為生，以秀才督兵，擢至藩司，其父八十尚在，積德之家也。有二子，一年十三歲，可配福妹，乞告老人，速定行止。」左氏宗植慎，盒文鈔與公書云：「兒子澂，誼雖媚壻，情均子姝，年少學淺，暫應扃戶讀書，惟性行敦樸，他日或望有所成就，以無負眷愛盛心，文定有期，嘉禮旋屆，我兄方普師江上，與下卒同甘苦，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之時，兩家兒女，求心所安，是事簡質，無宜坐受華牒，上廬內願。」十月，妹元芝適善化唐氏。（見家書，裴翼撰劉大家墓志云：「女一字元芝，善化唐啓珏其壻也。」）十一月，奏調劉公蓉回營，以父病辭。（其弟蕃是年戰歿，蒲折故請留侍。）

咸豐六年丙辰，公四十五歲。正月庚午，羅公遠營洪山絕頂，俯瞰城中，寇畏，偪發城上巨礮轟擊，公以寇負隅，仰攻非策，迺與羅公議，分遣陸師，一扼武昌，下三十里之青山，一扼漢口，上三十里之沙口，而以礮船之半，駐武漢下游，斷寇接濟，然終以兩軍兵單遲回，未即行，寇屢乘雪夜來犯，諸軍亦迭出襲之，斬獲有差。是時寇帥石達開躡江西，自踞吉安後，連陷撫州，建昌，南康三府州縣殘破，至五十餘城，曾公軍南康，文報阻絕，迺

退駐南昌，請亟調羅公軍回援，中外交章以爲言。文宗以武漢功可期，持不許，言者益衆，詔公與官文通籌利害。公奏言：「石達開擁老寇二萬，又糾合廣東游匪不下四五萬人，連陷江西郡縣，本境亂民從之如歸，蔓延日廣，不特南贛撫建可慮，浙閩湖南尤用隱憂。臣何敢以武昌一城，翹置東南大局而不顧。況羅澤南前在江西迭著戰功，此時待援孔亟，固非此軍莫恃乎？」羅澤南之議則曰：「武漢爲南北樞紐，上縮荆襄，下控吳皖，關繫視他省尤重，奚獨棄之？臣愚以爲南岸各軍攻城八十餘日，戰士良苦，遽行撤調，功敗垂成，且羅軍欠餉兩月，江西帑藏亦空，卽令剋日回援，行糧尙煩籌措，竊謂平寇之要，必得水師肅清江面，而後陸師無牽掣之虞。今臣軍水師礮位已齊，火攻亦具，默計春汛方生，寇舟難匿，臣當督率將士奮勉圖之，如旬日未能卽下，臣忝膺疆寄，責無可諉，亦當權其緩急，亟籌餉項，分兵赴援。」羅公亦上書曾公言：「武昌垂克，南北岸皆爲我有，陸軍扼窰灣，水師扼樊口，寇糧已斷，勢難持久，大功倖成，當與麾下會師潯陽。」（羅山遺集）是年二月二十四日上曾帥書云：「以事勢論，今歲之圍武昌，與去歲智亭軍門之圍九江，其勢不同，去歲圍九江，江面北岸悉爲寇據，南岸東路之湖口、西路之興國、瑞昌，亦爲寇據，無論九江不可必得，卽得亦不過一孤城耳。今歲之攻武昌，北岸南岸皆爲我有，江面自沌口而上，亦爲我有，其所未圍者，祇水路下游一面，厚庵正在料理。現賊糧將盡，勢日窮蹙，若湘勇遽撤，則潤芝中丞兵單不能獨立於南岸，不特前功盡棄，患害難言，縱能集水陸軍與厚庵同保金口一綫，恐又如去秋故事，或上犯咸蒲以窺岳州，其既不獨在鄂，湘亦殆難支持。鄂中士民惟恐湘勇之去，與江右之日望湘勇來者，殆無異情。況武漢天下樞紐，我與賊所必爭，今垂成而遽縱之，尤非策也。特江西東南腰膂，一有不虞，東之閩浙西北之兩湖皆有唇齒之患，且南通兩廣賊之詭計，每思由湖南江西以通粵中之氣，石首之屢窺贛州，殆卽爲此。頃派李迪庵兵二千，劉峙衡一千，遂駐窰灣，其地去洪山約十里，距塘角以下江岸祇二三里，扼之可斷青山陸路之糧，水師預備火攻，與迪庵陸師相輔，或下樊口，或

出田家鎮；寇之水運亦斷，如天假之緣，兩城克復，當即偕水師下潯陽，與大軍會合耳。」曾公初不持前議，（曾文正是年正月致羅羅山書云：「國藩爲江省計，深望閣下之來援，爲大局計，又甚不願閣下之回援，何也？凡善奕者，每於棋危劫急之時，一面自救，一面破敵，往往因病成妍，轉敗爲功，善用兵者亦然。今江西之勢，亦可謂棋危劫急矣。當此之時，若雄師能從北岸長驅，與水軍鼓行東下，直至小池口，入里江等處，則敵處青山湖口之師，忽如枯魚之得水，江西瑞州、臨江之賊，忽如釜底之去薪，以不援爲援，迺轉敗爲功之要著也。如閣下仍從通城、義寧回援江西，則武漢縱能克復，恐敗賊從而回竄，北岸既無重兵，外江之水師，萬無東下之理。內湖之水師，終無出江之望，是回援而滿盤皆滯，不援而全局皆生，國藩所反覆思維，而確見其然者也。」）

搶江西事，棘又奏請飭羅公回援。（曾文正奏稿卷七，有調羅澤南回援江西片，迺是年二月二十一日所上。）然羅公念曾公艱危，義與同生死，終慮公南岸兵單，若果撤圍，前功頓棄，日夜憂憤，督戰益急，連月大小百數十戰，每戰官軍輒肉搏城下，傷亡枕藉。二月癸丑，遂與公定計，遣李公續、劉公騰、鴻率三千人，彥屯窯灣，而自駐洪山策應，其地下距青山十五里，上距洪山十二里，南距塘角十五里，寇見我軍分屯，接濟益斷，則大懼，呼九江寇援益急。甲寅，李公自將千八百人，由廣興洲進攻塘角，自洲達城根十里，舊爲市廛，民居櫛比，羣寇伏匿其間，李公分軍爲三，令劉騰、鴻以後營循堤內湖壩入，趙克彰以奇右營循堤外江岸入，而自率湘右營當中路，偵知有異，迺火草屋數椽，以驚寇，寇大亂，盡出，城上亦出寇數千，冒烈餓奔突，李公縱兵奮擊，大敗之，斃寇三千，追至城壕而還。羅公亦率蔣益澧、唐訓方、何紹彩等，攻小龜山寇，寇敗去，然自是城寇益堅，閉不出。是月，湖南大舉援江西，遣劉公長佑、蕭公啓、江率五千人，取道瀏、醴，分攻萍鄉、萬載，先後復其城。三月己未，公聞九江援寇上，迺約羅公列陳要擊，寇亦重門洞啓，出衆抗拒，其由望山門撲公中路者，約萬人，前鋒爲都司周得魁，遮擊於江岸，斬馘近千，其由八步街、長虹橋來襲者，方與丁銳義、普承堯接戰，聞江岸寇敗，輒駭走。

入城。是日寇以全力來攻洪山屯，故由武勝忠孝門出者，亦近萬人，分踞小龜山及紫荆雙鳳諸山，復以三四千人趨鷹嘴閣，謀襲唐訓方營，而預伏萬衆於賓陽門內城扉虛掩，闐寂無聲。羅公從容鎮定，自以所部中營分布洪山左右，令蔣益澧、唐訓方、何紹彩等分途迎擊。李公續寶駐軍窯灣，料寇注重東路，必下犯北路，遂嚴陳以待，而令劉騰鵬率隊四成回援。已而唐訓方、蔣益澧直撲小龜山，與寇鏖戰，斬殺過當。何紹彩率數百人戰紫荆山巔，以少擊衆，士殊死鬥，槍礮既熱，則以刀矛接戰，撥刺有聲，寇勢大威。羅公聞訊，即率所部中營副中營自洪山馳下，唐訓方、何紹彩自後奮擊，寇遂大敗，爭奪門走，而賓陽門忽啓，萬衆突出，直衝羅公軍，軍不能退。羅公策馬躬拒之，三退三進，軍幾潰，火槍子中羅公左額，血露衣，猶距坐指揮，竟得全軍還。其日，李公續寶亦敗寇窯灣，公聞訊，即夜馳赴洪山省視，而羅公傷重，乙丑創發，竟薨於軍。公先二日往駐其營，見羅公氣喘神散，汗出如瀉，爲之痛哭。羅公握手訣別曰：「危急時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學。今武漢未克，江西復危，不能兩顧，死何足惜，事未了耳，其與迪庵好爲之。」言訖而瞑。迪庵、李公續寶字也。三軍雨泣，湖、南、江、西聞之，皆歎息失氣。江西士民尤痛悼，即日請爲立祠。李公續寶遂代領其衆，仍駐洪山。（遺集書牘卷九）復莊蕙生書云：「初八日，羅山其類弟先二日即駐其軍中，與迪庵商定，仍由窯灣駐軍。洪山代領其衆，是日寅刻，此軍回洪山，而羅公已刻即逝，弟與握手而訣。此老道義，剛大言不及私，即危困而堅毅不撓，喃喃囁語，皆軍國民生之事，可入祀廟庭之儒，不僅名將也。」曾文正是年四月，江西士民請建羅澤南專祠，摺云：「江西事亟，臣奏調羅澤南來援，不時道路梗阻，自正月以後，五次遣使赴鄂，迄無音耗。至三月二十九日，始得胡林翼細字復書，則羅澤南已於月初受傷殉節矣。臣以正在用兵之際，恐損士氣，祕不告人，而江右士民潛知消息，咸深痛悼，欲爲建立專祠，以伸愛慕。」寇旣得逞，連日於保安門外新築三壘，高與城等，礮丸且及五里墩大營。公先棹舟送羅公忠骸於石嘴丁卯，遂會李公軍踰平之營，官周得魁戰死。（復莊蕙生書云：「賊因林翼又在

洪山日夜來攻，礮子直墮帳中；幸將士尙能堅守。初十日，約迪庵助我四營，林翼自派六營，以全力破其新壘三，填其新溝五，殺賊逾千數百人。我軍之鑿戰，自湘潭岳州以來，未有如此次之苦者。林翼一軍，以仁鳳爲強，鳳之將爲周得魁，本塔公舊部。隨林翼二年，大小百餘戰，每戰必先，大子中腦不可救藥，痛憾何如！(江西建昌寇分股由安仁，萬年東侵徽州，而內地糜爛日甚，請師日數至，義甯寇復南犯通城，湖南防軍將江忠濟敗死。九江寇合大冶、興國土寇，自武昌縣(今名鄂城)進葛店，謀襲巡撫大營，公念江西方亟，而武漢卒不可復，迺分兵四千一百人，遣劉騰鴻、普承堯等援瑞州，而以曾公弟諡愨烈曰國華者領其軍。四月丁酉，遇寇蒲圻。乙卯，戰勝於羊樓。丙辰，再戰，再破之。轉戰至崇通，劉騰鴻功最，先二日，水師亦大捷於漢陽。初，楊公載福、凌屯、沙口也。公與密計曰：「漢陽寇舟蟻集，形製礮位同官軍，其來每依岸外，鑽木筏，恆避戰，不可近，宜深入襲燒之。」楊公則乘江漲，懸重賞，募軍士尤勇者三百人，駕千石大船，實硝磺，積蘆荻，高二丈，施火綫，誠曰：「特近寇而發，違者斬，發則亟登三板自救。」甲寅夜半，東南風起，於是楊公親督游擊王明山等七營，率大船五十餘艘，權帆遂行，逼寇舟，南岸嘴屯，火發，軍士皆自躍登三板，或遲傷火及墮水者，死哨官一，傷勇丁四十餘，皆鼓舞還。楊公躬迎勞，頒賞，於是漢陽東門南門寇舟能戰者二百餘俱燼，延燒岸屯，火藥衝寇空際，墮江。水及岸相積。明日，李公續賓亦率衆五千，循江岸護水師，水師蔽江下，遇寇舟，則縱火燒其輜重，旬日巡哨掠巴河、蘄州，揚兵九江城下而還。自是寇援始絕，武昌、漢陽坐困矣。五月戊辰，九江寇古隆賢領萬衆由葛店、油坊領八角，領後路來援，約城寇舉火爲號，夾攻我營。李公續賓諜知之，陽爲寇火，令諸軍嚴陳設伏，以待。已城寇果出撲，各路奮勢夾擊，古隆賢遁。明日，追至葛店，殲敵過半。是月，有詔責公與官文公遷延老師，公上奏曰：「臣頓兵城下五月，有餘驅血肉之軀，與礮石爲敵，傷亡水陸軍三千餘人，羅澤南及都司周得魁等將弁百餘人，李續賓乘馬中礮墮地者數矣；夫兵易募而將難求，四月以後，迺禁約仰攻，分兵咸蒲，以取義甯，四戰皆

捷；分水師以備下游，直達九江，臣自率五千人扼武昌南路，李續賓領六千三百人扼城東路，分剿北路，水師六營，下駐沙口，水陸之賊，援絕路窮，下游九江與國陸賊萬餘，分道來援，冀可夾擊，臣即豫撥三千餘人，戰於百里之外，且臣歷觀前史，李左車之告韓信，尚以頓兵城下，情見勢絀為戒，戰易攻難，自昔已然矣。臣之才力，何足言兵，惟才有限，而志無窮，萬一變生他路，臣亦不敢退怯苟且，自取羞辱。一詔報曰：「歷述艱辛，於事何益，國體具在，亦應寓慎重於其中。」一蓋自是文宗知公之志，非僅規營湖北已也。六月寇復犯蕪店，以蔣益澧總六營往擊，破之，追奔至樊口，會水師燒其船，復渡江攻黃州，十日不克，還。七月，石達開先自江西還金陵，陷江南大營。曾文正年譜云：「五月，江南大營陷，向榮、張國樑退走丹陽，樂旋卒，命和春為欽差大臣，而國樑為總統。」曾文正金陵昭忠祠記云：「咸豐三年，寇破金陵，據為偽都，向榮為欽差大臣，自湖北逐賊而東，至則城陷逾旬日，又繼陷鎮江揚州，而都統琦善亦以欽差大臣由河南進至揚州，自是廣西元從諸軍駐金陵者，號為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為江北大營。」至是，擁衆上援武昌，號十萬。公聞警，迺與李公續賓選精銳五千，入於青山、魯巷間，增築十三壘，濬長壕，寬深各二丈，以禦之。魯巷地狹，旁挾兩湖，洪山暨五里墩有三湖枕其後，公策寇若窺魯巷，必掠船入湯孫湖，南湖、青林湖，冀襲我軍後屯，倘於青山港架橋以通城寇，或拖船入沙湖、東湖，則亦可徑襲大營。迺與楊公載福謀，令挽外江水師三版三十餘艘，分布諸湖，於是陸師迺彌縫無闕。官文公亦遣舒保將馬隊四百人渡江來助。自是月辛未，公與李公續賓深溝高壘，內拒城寇，外禦強敵，日夜淬厲，苦戰兼旬，寇亦抵死抗拒，終莫得窺公方略。八月辛卯，遂宵遁，水陸諸軍合勢奮擊，大敗之，馬隊復追躡百餘里，寇奔竄疲乏，則植立道旁，延頸受刃，斬馘數千，直抵華容驛，而還。自是水陸馬步相輔，軍勢日盛。遺集書牘卷三十二，庚申與曾沅圃書云：「二十二日，將關內關外各營，概行逼近，直至車經渡而止；此軍舒卷操縱，府庫倉廩，均以水師為根本，故前據懷遠安慶宜之，他處不然也。林翼在太平，架李忠

武在洪山，預議後壕，迺各於後面十餘里興工，其時惟邢星槎遵依辦理，人固笑其拙也。石逆到後，則後壕變為前壕，人又歎其巧。此議本出與李忠武、林翼至今思之有餘情焉。曾文正是年與劉峙衡書云：「接胡中丞信，知偽翼王石達開往援武昌，大為李迪庵所敗，聞我軍先期脩壘濬壕，寬深各二丈，該逆來撲，我軍堅忍不出，待其氣盡力乏，彼竭我盈，然後出而大戰，屢以此致勝。石逆日內必來瑞州，尊處亦當以此法禦之。」自武昌久未下，湖南轉輸船礮，相屬於道。及是，又請益師，駱公迺檄王公鑫增募三千人往援，抵岳州，聞武昌援寇遁，迺進規崇通，次第復其城。遺集議卷十一，附陳軍需短絀片云：「石逆大股上犯，重勞聖慮，飭令湖南救援，仰賴天威，援軍未至，石逆敗逃。」是此次湘軍援鄂，又出自詔旨也。湘軍既進，袁瑞獨吉安一路猶虛，是月曾公弟國荃自請募二千人往，迺益以周鳳山新募道勇二千，自萍鄉取安福，趨吉安。夏廷樾黃冕募捐資其行，是為湘軍援贛第三路。時冕簡放吉安府知府，國荃所部湘勇，號吉字營。十月，襄陽土寇起，鎮道發兵討捕，敗績，以唐訓方舒保往隨州土寇起，以鮑超文明往，軍至輒散。是時官軍圍城逾年，水陸將弁兵勇死傷相積，公慮餉絀，則兵單終不足以制寇，於是益增募陸師五千，水師十營，為長圍坐困之計。遺集書牘卷十四，復荆宜施道嚴渭春書云：「如六年石逆破走，排衆論而特命鮑超於餉竭之時，作添兵之事，然而七年之自春徂秋，八年之冬力過宿松，亦稍有補實，則豫謀於六年之夏季也。」以游擊張寅恭領九營扼青山，而以團練四千人伏於村落，以參將張榮貴領四營扼石嘴，亦以團練四千人助之，其長壕各寬深二丈，外護土城，其魯巷壕壘，則令趙克彰據守，與五里墩洪山相聯。援寇既三次上犯，不得逞，城寇飢疲，食盡，勢益威。十一月丙子，公遂約武漢水陸各軍合勢夾擊，城寇亦遂開各門，邀我軍分途追躡，殲寇萬計，其狂奔鳧水者悉被截擊，殄滅無遺。公迺麾軍入城，安撫難民，生禽偽檢點古又新等五十四人，並黨與悉予駢誅。武昌復。其日漢陽寇亦東走，王國才李孟羣楊昌泗等入駐其城。捷聞，詔加公頭品頂戴，實授巡撫，各將士獎敘有差。丁

丑，李公續賓分三道追寇，武昌縣水師馬隊追寇黃州江夏鄉民，亦爭起要寇。戊寅，復武昌；己卯，復黃州；庚辰，復興國。水師復蘄州，民兵復蕪水。十二月乙酉，略地廣濟、湖北平。（遺集書牘卷九與鄭小珊書云：「武漢倖復，然已遲鈍矣。頓兵城下，實已一年，陷賊之久，則二年矣。此番欠餉已積四月，其得倖免潰失，兩城同復，則是天之憐楚，非人所能及也。現已派兵直下，以期南岸肅清，大約陸師交李迪庵，水師交楊厚庵，馬隊交都直夫三人統帶，均有餘力，所不足者餉耳。如大廷飭一強有力者，專司餉事，不使湖北之兵餉爲他人所奪，則此後或可有爲，所最可危者，湖北文武將吏，無一堪戰守之才，倖而得此，可憂方大。至省城淪陷已久，文武將吏，視紀綱法度，漠然無動於心，所謂悍然罔顧者，現已劫去二十人，然應劫者何止此數。道揆法守，蕩廢已久，蝕國虐民，視爲本分，設歲大飢，民不堪命，恐揭竿而起者，不必專寇之再至，而將盜弄潢池矣。」當是時，寇帥林啓榮久踞九江，近復於北岸小池口新築石壘，對峙澤城，濬壕環守。公謂：「善禦寇者，恆於境外，九江爲皖贛門戶，唇齒相依，皖贛一日不寧，則鄂亦終不安枕，且欲速乎吳會，其道無由。」（遺集奏議卷十五丁巳圍攻九江疏云：「臣思南服之要，惟襄陽、荊州爲最重，次則莫切澤陽。明初陳友諒據此，援鄂明臣劉基請力攻江州，覆其巢穴。蓋九江未復，不僅南昌不安，亦湖廣、江南之大患。我軍卽欲援皖、江，吳會其道無由。」又卷十六九江兵將暫難抽撥疏云：「臣嘗游於江南，自荆襄至於武漢，水程千里，自武漢至於九江，水程五百里，九江之於金陵，風利五日可至，吳楚緊要關鍵，賊得之可以犯湖北，與江西官軍得之可以圖皖口，與金陵固東南形勢之要，所當視爲先務者矣。昔吳臣紀陟言：『長江五千七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祇數處，所謂險要必爭之地，不過荆襄、武漢、九江、湖口耳。』是今日討賊之略，必先注意江面，而後江西之門戶可保，江南之全局可圖。」（迺令李公續賓率湘軍及巡撫軍九千五百人，陳師九江城下，都興阿、公、楊公載福、合鮑公超（時改陸軍）六千人，屯北岸小池口，而自居省城調度。公以爲

救地方之急症，莫如選將醫國家之真病，莫如察吏；兵事如治標，吏事如治本。迺敬陳湖北兵政吏治曰：「自古用武之地，荆襄爲南北關鍵，而武漢其咽喉也。武漢有警，則鄰疆震驚，南服均阻，控制無術。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晉武平吳，久謀荆襄，據扼長江，惟鄂爲要。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夫善鬪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恃武漢爲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反顧之虞，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夷疾病，休養得所，是則平吳之策，必先在保鄂明矣。湖北之失，在漢陽無備，下游小挫，賊遂長驅，且東征之師，孤軍下剿，善戰者必傷，久役者必疲，傷病之人，留於軍中，不但誤戰，亦且誤餉。若以武漢之防兵，更番迭代，彌縫其闕，則士氣常新，軍行必利。請於省城設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日夜訓練，本境亂民，隨時征討，則我常處其安，而不慮其危矣。湖北牧令，多不得人，其已被擾者，卅餘州縣，元氣傷殘，而良莠不分，其未被擾者，卅餘州縣，官讎民，而民且讎官。夫吏治之不脩，兵旤之所由起也；士氣之不振，民心之所由變也。凡下與上交接之事，諉之幕友，官與民交接之事，諉之門丁，夫州縣之所謂小事，卽百姓之大事也。今日之所謂小賊，卽異日之大賊也。五年大熟，州縣迺或報災，經臣駁斥在案。六年大饑，州縣轉不報災，又經臣駁斥在案。以豐爲歉，是病國計；以歉爲豐，是害民本。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粵寇之再至，而將盜弄潢池矣。地方吏治，撫臣專責，今欲嚴禁陋習，與羣吏更始，請皇上敕下部臣，暫勿拘以文法資格，行之數年，或可改觀。今或疑武漢兩城，公私凋敝，城周廿里，設守爲難。臣以爲蚡冒藍縷，以啓山林，衛文作都，訓農通商，是在行之。以儉而訓之，以勤耳。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而何益？或又以爲武漢收復，軍行貴速，督撫將兵，攻取爲急。則前者收復已二次矣，況今江西七府，俱淪於賊，四年之冬，僅失九江，旁軼橫出，可憂方大。都興阿、楊載福、李續賓均已東下，臣宜留鎮省城，與督臣通籌全局，整飭吏治。一文宗嘉之。方官文公之駐軍北岸也，兵餉皆自專，將吏頗構同異。武漢既克，公卽日渡江，與官文公相見甚驩，約爲兄弟。自是諮詢籌度，推美受過，官文公亦深相倚。

重，無所疑忌；俾公得盡所爲。一時論者，僉謂：「湖北軍政吏治，巡撫主稿，總督畫行，富強實基於此。」是月，大軍圍攻九江，寇乘除夕糾湖口寇分道來犯，李公續賓會水陸諸軍大破之。先是，湖北軍餉久絀，有公九江回援時，在籍主事胡大任（蓮舫）王家璧（孝鳳）等，卽案揚州例，推商賈貨釐準貨值率百分取二，設局於武昌新堤沙市，隸州施南各處，試辦釐金，以濟大軍餉械，亦頗有效；及圍城久，羅公澤南自江西來援，水陸之師，月需十萬，恆苦匱乏，乞助鄰省，率不時至，公深憂之。（續集奏議卷三）乙卯援師會勦，請給四川籌餉疏云：「羅澤南本營及添募寶勇二營，月須餉三萬餘兩，而水師經楊載福整理，陸師經臣與王國才裁汰，水陸尙萬餘人，亦月須七萬餘兩，加以援兵每月共須銀十萬，臣與國才軍無足輕重，惟楊之水師，羅之陸師，實東南數省勁旅，若任其久飢，則軍心必懈，賊勢必張。」是年二月，以長江淮引阻絕，惟恃商販川鹽，方舟竝下，以濟民食，迺檄荆宜施道莊公受祺（蕙生）荊州同知鄭公蘭（譜香）設課鹽局於宜昌沙市，試權其稅，而以大任家璧暨善化（今併長沙）周樂（笠西）佐之。（續集書牘卷九）致胡蓮舫王孝鳳書云：「沙市之鹽，行意主於我，頃得笠西書，以每串十九文歸行用，弟思千金之本，月可息千金，利權太重，盡歸之於商儉矣；宜昌水運之鹽，利通兩省，陸路之入行者，可抽用水路之不入行者，可至鄂至湘，官爲權之，不得以權委之於儉也。若以路過之鹽，任其抽行，用而無制，奪官之利，既病於現在之餉，擅自以爲制，尤苦於楚北之民，大不可也。如以此爲得計，弟當改絃撤帖，迺可弭謗釋爭。」又云：「譜與蕙本無短長，譜之抽用作公費者，譜非利此之人，欲事之成，而姑以餌旁伺之口耳，鹽務迺官府之所肥，惟弟無分，先外舅陶文毅前督伊並農，不取用於鹽；此外凡吳楚之官，其不倚牢盆爲生涯者，鮮矣。」又與周笠西書云：「理財之道，仍以得人爲先，以閣下心術正大，沙市之釐，特以奉勞，釋人以品，剔弊以漸，其地方利病所在，隨時條列，以備講求，士紳之才品兼優，可備國家之寶者，尤須敬慎，以訪求之。得一正士，可抵十萬金，天下事固患貧且弱，而所以貧弱之故，則正氣

不伸，而僞士得志也。」公皆叛爲部署，武漢旣克，又推行武穴、老河口各埠，資其羨餘，以充官用。又請變通部章，試行牙帖捐輸，益務推廣釐金於各府縣市鎮，倣劉晏引用土流之意，招致樸幹士紳，佐官董理，綜覈精密，嚴杜中飽，壹除稅關衙署錮習。（遺集書牘卷十）已未致陳秋門，給諫光亨書云：「嘗考古今之跡，治世與亂世不同用，而愛民之心，則無不同。將猶干城也，兵猶爪牙也，農猶根本也，商猶枝葉也。欲保楚莫如謀吳，欲養兵，則不能不任勞怨以籌餉，故寬其意於錢漕，所以培本計，而致厚於農民，嚴其法於釐金，所以開財源，而致力於兵事，非獨苛於商賈也。商逐末，取利厚，緡算亦便，農力勤，取利微，損一分受一分之益，所以培根本也。若如俗吏之志，則必以加賦加徵費爲得計，是將重困吾楚民矣。」又卷二十九庚申與糧臺書云：「爲今日計，須爲鄂中速思籌餉之法，籌餉無盛德，無令問，無美譽，千古皆然；以一人爲薦，任人洩腐其上，或可補救於萬一。」又云：「節用莫如少兵，而此時兵且日增，籌餉之事，無論聖手神品，總不外斂怨爲德，知我罪我，任人千秋萬世怨晉，而一寸救人之心，則又千秋萬世不磨者也。」設牙釐總局省城，以道員李蔭棠（香雪）總之，而稅釐收支之數，日有稽，月有攷，以轉輸於糧臺，道員厲雲官（伯符）知府蔣照（文若）司其出納，水陸軍咸取給，應付無闕。始公籌餉之法，大要有三：曰錢糧，曰鹽課，曰貨稅。湖北漕政久敝，官民交困，是年武昌旣復，則奏蠲江夏等四十六州縣田糧，以蘇民困，而百年積弊相仍，卒莫能革也。鹽課貨稅，經紀有方，歲入恆數百萬，天下莫強焉。（遺集書牘卷十七）與李希庵書云：「鄂省月餉二十八萬九千兩，造辦軍火鉛丸，篷帳，弓箭軍械，脩理船隻，又月須數萬金，無論如何刻薄殘忍，敲骨打髓，每年不過三百萬兩有餘，然已爲自有湖北以來所未有之事，去年僅得協餉三十萬兩以外，本年僅得協餉十萬兩以內。」然其後川亂日棘，餉源絀，奏乞各省協濟，率不應，錐刀之末，亦且爭之，迺議取漢口間架錢，提州縣契稅以濟軍。（見七十三卷致僚友書）戶部主事閻公敬銘來總糧臺，清強有執，尤務節用。（遺集書牘卷二十一）致莊蕙生書云：「丹初

本領大志節亦堅凝；所請六君子，嘗以丹初爲第一美才。又三十與嚴眉春書云：「丹初天下正人，未得行其志耳；輔翼一年，翩然翔翔，可爲一代人物，願則于清端、陳恪勤也。變則孫高陽、盧宜輿也。」又三十一與嚴眉春書云：「丹初能節小物，而不能節其大浪費，總在兵多，弟之罪也。丹初能司出而不能司入，司入者，弟與兄之責也。弟之兵多，亦有苦處，鄂力要苦撐一年，迺可保也。」又三十三復會欽使書云：「鄂餉經眉春綜核，丹初度支，尙無浮僞習氣；丹初惇篤謹厚，尤屬西方榛苓也。」而援翰援皖及防守之兵，逾六萬人，資糧屢屢，皆取給湖北，月支軍費且四十萬，恆訴積欠，則以銳意東征，時紉舉贏故也。遺集書牘卷十三，己未二月，致川督王雁汀書云：「滌帥一軍，鄂濟三萬，湘濟三萬，以滌公本起義於湘，湘頗足用，鄂人則入皖者二萬餘人，水師入皖與守湖口者又一萬餘人，其駐黃州者六千人耳；代守湖口之陸師在外，通計江皖援師，代守之師，與斬黃自守之師，水陸馬步五萬餘人，鄂力本不及，而念滌公公忠，力完楚疆，何忍負之，故亦勉効月餉三萬，自夏至秋，自秋徂春，未敢間也。聞湘鄂每月共協六萬之外，尙欠三萬，奏乞蜀中二萬，乞尊處按時協濟，近日守彭湖及應援景德鎮之師，又系楚中派撥，聞賊以七八萬人圍繞滌公所派張道一軍，張道僅二千五百人，尙完然，亦危矣。由鄂撥援，非鄂力之有餘，實江右之喫緊，人每言楚人月費三十餘萬，爲舍田芸人，爲甫田之務，廣而荒，爲微生高之乞鄰，與人林翼獨念禦侮必在境外，若閉房闔以拒盜，終無及矣。」然理財亦必以得人爲本，公固汲汲不遑矣。遺集書牘卷十二，己未致牙釐總局李香雪書云：「餉事以釐金鹽課爲可大可久之謀，然此二事在人而不在法。此番力請壽山回省，欲與閣下細商分局人才，預防中飽也。總局分局之根本，必在寶善堂，此須大著精神，則財與才迺不竭。」又卷十三與李香雪書云：「釐局招引私人，其弊頗大，弟用許多鄉人，除周壽山外，究無一人，即曾少固、邢星槎、周笠西，均四年冬間延訪而招致者，分局之員，未如此心，亦不能如弟之心，無所倚，應請札飭各局，凡非撫署及總局所委，凡假託撫署所引薦者，應分別去留。」

精意簡汰，其私引子弟入局，則直當懸之戒律矣。」是年，奏薦左公宗棠、韓公超將才。（原奏引見第一卷）八月，金陵寇內亂，楊秀清、韋昌輝皆死，石達開出竄安慶。

咸豐七年丁巳，公四十六歲。襄陽土寇既先陷房縣，正月連破竹山、保康、興山，遂陷宜昌。時征兵四出，無可調遣，適李光榮率川勇三千人回華陽，官文因留討捕，光榮至中途爲叛卒所戕，軍潰，與寇合，增遣巴揚阿、唐訓方軍往剿，禽匪首高二先、礫之、襄樊平。先有議撫者，安襄鄖、荆道羅公遵殿以告公，公卒不以爲然，而事亦遂定。（英杰家藏羅公上公書云：「唐守各軍，由西北鄉徑剿河口，賊先自上游偷渡，無人遏其去路，訓勇血戰馳驅，鞭長莫及，賊勢雖威，而鄖房均穀之間，山徑崎嶇，驟難撲滅，現有去年德安投誠之馬有功者，常道因信其說，令其招安，不知王士望、高二先、張文治等皆漏網巨猾，遵殿恐常道受欺，已與藩司密函止之。一面確探賊蹤，相機剿捕。」續集批札卷一，咨巴副都統籌辦受降事宜云：「貴副都統並未與賊開仗，而預存一撫賊之見，是非撫賊，直恐爲賊所撫耳！」戊午，都興阿公攻小池寇壘，平之。二月，安徽寇由小池犯黃梅，都興阿公用知縣單澣元計，空城誘寇，騎寇果由二、郎河撲城，都興阿公先令多隆阿、鮑超設伏城西南，自麾馬隊，連環抄擊，寇馬驚，寇墮地，相踐踏，無生還者。是月，曾公國藩自南昌會師瑞州，尋以父憂歸，劉公長佑軍新挫於臨江，撫建寇並出湖南，亟遣王公鑫率岳州軍往援，李公元度亦退屯貴溪，寇軼福建邊，江西大震。武昌迭經兵燹，克復後，瘡痍未蘇，嗚嚮嚮治，公於是壹意振興，早作夜思，百端待理，雖病痲數月，而治事不少懈。公手批羅公書云：「時事艱難，惟正人君子不可多得，無論有才力短長，事境順逆，惟有努力幹去之一法，即如弟下痢兩月，面如削瓜，然不敢言病者，徒貽君王之憂，無救身命之急，故不爲也。公又何必自謙，而自疑也？諸葛之不計成敗，利鈍可見，君子固有敗時，鈍時，聖人之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可見聖人亦有亡時，退時，凡事之難爲者，天也，其不可不爲者，人也。」裁通省浮勇，以節糜費，設武漢重兵，以固根本，嚴查保甲，以靖姦宄。

慎選賢能，以資蘇息；設清查局，查被寇後州縣倉庫錢糧交代；設節義局，表章歷年殉難官紳士女；設軍需局，籌備東征軍士器械餉糈；提挈綱維，宏纖畢舉。尤以天下大患，不在水旱盜賊，而在人心；苟紀綱不立，是非不明，則禍亂終難衰止。迺勅鎮道府廳州縣數十員，與僚屬更始獎廉懲貪，崇實黜華，抑奔競，尙廉恥。於是官士承風，稍知吏事矣。（續集書牘卷九，丙辰與周笠西書云：「上略由前之說，取廖鑄臣、王麟洲足下賀月樵（憑樞）文任吾（希範）羅仙可（登瀛）牟皓升（嗣龍）鍾雲卿（謙鈞）方卓然、黃虎卿諸公之已可倚任者，爲之倡，然後各從其類以茹進，不過二三年，正氣必伸，楚地可大治。澹與蕙與譚固弟所深信密保者也。」又戊午致嚴渭春書云：「蔭雲不食土費，志行甚高，嘗恐蔭雲博愛，善應酬，貧難自立，今則不計貧而毅力奉公，湘人志氣日趨於上矣。」又卷十一，己未致李次青書云：「邢星槎署安陸，誦聲冠楚，吏實可爲吏治之準繩，國人之矜式，惜弟左右無人，營務不理，蓋弟處自有星槎，而吾之左右皆正人，四月以後，仍當調之入營也。」又卷十五，致羅澹村書云：「周壽山署煩難疲玩之缺，以試其才，自可因事造就；近年才志均好，然愛入之道，以嚴爲主，寬則心弛而氣浮，幸嚴以戒之，來示以近月同通州縣來鄂者多爲慮，此時指省者均以湖北已治已安矣，欲享清閒之福，以遂其稻粱之謀，世俗之情，固不足怪；此中人才，豈可以一人之見，一筆抹倒，應請分日分起（不可放進旅退，轉致勞神，而不可考核，應停其照例稟見）促膝並坐，與之緩談事理，久之，則浮僞者，其本末立見，而稍稍可用者，姑志於心，以待試用，或亦披沙揀金之一法乎？然此事頗費眼力，須全副精神，隨事貫注，迺可有準耳。」又卷十七，致兩司書云：「宜昌以陳守洪鍾委署爲是，安常處順，循分供職，必可不負也。佐雜必不能不循資格，不循資格，則司中吏胥，高下其手，而撞騙萬端，司中於循資序補揆委之餘，只須訪拔其聲名之尤美，參劾其貪鄙之太甚者，便可整飭，惟州縣有民社之寄，斷不可僅守資格，要缺必須遴員差委，例得酌量。如謂林翼等有私，林翼願執其咎而不敢辭。林翼昔年從政，見天下之督撫藩臬一差

一缺無一不照例而行，即無一不挾私以徇，且瘠苦煩難，人之所棄者，則尙有輪補輪委之人，而肥美滑甘，則皆捷足者所得，懸一例而預謀於例先，更變一說以圓通於例外，例實足以快其私，而不足以杜一切之弊也。蓋輪補酌補輪委酌委，本有兩端之可趨可避，而顛倒之心，上下之手，則仍在督撫藩臬耳。昔在黔湘，見藩臬某某開口便言例，如某公在湖南無一事不照例，實則無一事真照例。凡京官有所囑託，或吏有所賄求，如鼓答棹，其應如響。京信朝至，司牌夕懸，苞苴夜行，委札晨發，甚有不出省門，而獲盜十名，或數十名，專意請託，而記功十次，且數十次者矣。故曰：「循例迺適足以快其私。」故林翼願破格而以一人執其咎也。」

按：公自移節黃州，日治軍書，無暇察吏，故一以諉之司道，然其論治之精，當時實無有與之頡頏者，因略錄數則於此。

三月辛酉，多隆阿、鮑公超循小池口下剿，克段窰。丁卯，又大破寇於宿松獨山鎮，毀其壘七，斃寇四千，多隆阿功最。是時皖北寇熾，桐城兵潰，詔遣安徽布政使李孟羣援廬州，公分兵二千五百人資其行，自武漢既克，我軍銳師東討安慶寇首陳玉成，則逞其故智，糾黨數萬人，由桐城窺羅田、蘄州、黃梅、廣濟、蕪水，旁軼橫出，圍解九江圍，且撓我援皖之師，於是調王公國才進攻宿松，遂鮑公超防黃梅，而令李公續賓分兵駐小池。以拒四月丙戌，李孟羣道羅田擊英、六霍山寇，敗之，遂克英山。庚子，李景湖等敗於羅田，景湖戰死，餘衆退保蘄。乙巳，小池口寇出攻官軍屯，多隆阿公敗之於渡河橋，燒其壘二十一。五月，唐公訓方合陝西軍攻武當山，禽匪首黃大成，襄鄭肅清。時大軍困於九江，李公續賓迺益作長壕三十里，塹城東南，增軍固守。閏五月，羅田寇犯廣濟，南及武穴，鮑公超多隆阿公於十里鋪作大壘，寇亦於蘄東北望天畝作屯，各相持伺隙。陳玉成復犯蘄州，時安徽連歲旱蝗，聞湖北麥稔，（左文襄是年與公書云：「湖北麥收甚盛，此亦憂勤之意所致，天道與人，心無一息之隔，能憂勤則人心轉而天即隨之，此不易之理也。」）迺裹脅飢民十數萬，徑趨蕪水，氣暴悍，官

軍敗潰，退屯巴河。武昌大震。公親蒞黃州，視師，選精銳，授方略，圖再舉。六月，寇復來窺，以石清吉屯黃梅，停前驛孔廣順、王國才等屯廣濟，大河鋪寇分集蘄州，張家塆、蘄水、劉公河、造邪、高魁、舒保、唐訓方等禦之，大小五十餘戰，士氣益奮。楊公載福亦遣師船入廣濟內湖，焚其浮橋。鮑公超進攻意生寺，亡兩營官，破寇壘十九。蔣凝學復敗之。董司牌、王國才遂營失火，被燒死。七月庚辰朔，多隆阿、公鮑、公超破寇黃梅、西黃蠟山，夷其壘四十八，斬敵五千。庚寅，舒保攻寇黃岡，東敗之。於時寇勢猶盛，公迺檄李公續宜自瑞州回援。丁酉，與何紹彩、唐訓方等分三隊再戰。上巴河寇先攻左軍，紹彩奮鬪，竟日，莫能決。續宜迺卷甲，草山抄寇屯，紹彩軍不利。日晡，將退矣。顧見公立馬陳後，軍士皆驚躍赴戰，呼聲震天地。訓方軍亦鼓譟乘之，李公軍從後奮擊，寇大奔，平壘四十四。進軍蘄水，遂追至廣濟西，寇走太湖、宿松、湖北解嚴。是月，援江西軍克瑞州，劉公騰、鴻中砲殲湘軍將王公鑫，亦相繼歿於樂安。湖南連喪名將，撫建寇勢復盛。八月癸亥，李公續宜克小池口，公迺馳至九江，與都興阿、李公續賓、楊公載福會商進取之策。九月己卯朔，還鎮武昌。李公續賓憤九江久不下，忿非襲破湖口，終不足孤寇勢，丙戌，遂密約楊公載福、彭公玉、廖水師，剋期夾擊。而自率精兵北渡，揚言往攻宿松。其夜，更南渡，伏兵湖口北山。是時內湖外江水師阻於一江咫尺，不得合併。丁亥平旦，彭公玉、廖率全軍分三隊出湖。楊公載福臨江口發砲，應之，寇併力拒湖內軍。彭公則令三板相繼出，寇度船當經石鐘山下，崖石高下，與船身略等，即輦巨砲，崖口一發，中前船，殞營官一人。彭公則令同船前者僵仆，後者繼進，更番迭戰，霎時駢尸山積，莫敢言退。或諫曰：「驅士卒血肉之軀，與飛火爭命，非法也。」彭公勃然曰：「兵興五載，水陸軍血誠勇猛之士，冒鋒鏑膏原野者，何可數計？且湖北、江西郡縣殘躪，人民被屠戮者，奚止百萬？若不破此巖險，則久困無生理，今日固致命之日也，義不令士卒獨死矣。」鼓而進之，寇崖砲轟多，銅焦迸裂，砲者震死，三板爭銜尾直下，與外江水軍復合，歡聲雷動。於是盡燬沿江寇舟，而官軍船輒為鐵網牽挂，滯篙檣岸，寇復藉火槍來攻，忽

李公續賓伏軍揚旗鳴角，傍湖口城蔽山下，寇驚愕失措，遂大奔。其夜三軍合屯，李公又射火城中，寇大亂，空城走。梅家洲屯寇亦走，要擊盡斬之，是役也。斃寇無算，我軍亦傷亡九百餘人。自湘潭用兵以來，未有如此大之血戰者。遂克湖口，丙申進攻彭澤，水師爭奪小孤寇屯。庚子寇遁走，復其城，遂克望江、東流。公慮孤軍出境，統率無人，恐爲勝保、福濟和春所牽掣，以水陸將領悉會公國藩舊部，欲倚以平江南。迺奏請起復曾公督師，以一事權，詔未許。命公親往，公以漕糧爲湖北大政，請留整理，允之。初，湖北有漕州縣凡三十有三，額征北漕正耗米十六萬三千石，由丁船兌運通州。南米十三萬八千石有奇，則以供荊州、滿營及各綠營兵食。清自嘉慶後，州縣漕糧浮折，官私取給百餘年來，東南諸行省積弊相同。鄂尤難詰，迨頻年阻亂，漕船停運，部議石納銀一兩三錢，而州縣浮收如故。監利、江陵等縣竟至倍蓰。（續集奏議卷二十六）請旨革提違章徵收之知州疏云：「湖北錢漕積弊，自道光二十年後歲額徵不及半，江陵、監利等縣則自道光二十年後額徵不及二分，而浮收之數則每石竟至二十餘千，爲通省漕弊之最。」逋欠日深，官民交困，公怒然憂之。是時賂公秉章方巡撫湖南，亦苦漕弊，用幕客左公宗棠策，首減湘潭浮折，推行各縣，輒效。公自九江旋省，迺集僚吏晝夜籌商，決計做行，以甦民困。遣糧道張曜、孫等周歷各縣，問民疾苦，斟酌情形，分別刪減，復明定章程，刊布遠近，使胥吏無所欺隱。因上奏曰：「湖北有漕州縣額征之米，多者二萬餘石，少亦二千餘石，或數百石不等。北漕南米，合征分解，其徵收米石謂之本色，以錢折米謂之折色，其徵收折色多寡不同，有本色多於折色者，亦有折色多於本色者，有全收折色，亦有本折各半者，其折錢每石或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其浮收米每石或五六斗，或七八斗，竟有加至三石零者。此外又有耗米、水腳、類別、分收、卷票、由單、樣、號、錢、多方需索，民力幾何，奚能堪此？而州縣則有所藉口也。從前漕運道通丁船婪索兌費，不免津貼固無論已，即現在停運幫費可省，而糧道有漕規，本管道府有漕規，丞倅尹尉各官俱有漕規，院署有房

費，司署有房費，糧道署及本管道府署書吏，各有房費；此冗費之在上者也。又有劣監刁矜，包攬完納，其零取於小戶者重，其整交於官倉者微，民目之曰「蝗蟲」。更有挾州縣浮勒之短，分州縣浮勒之肥，一有不遂，則相率告訐，甚或聚衆哄倉，名雖爲民請命，實則爲己求贏，官命之曰「蝗蟲費」。凡此種種蠹害，無不於州縣取之。其派撥南米，則由州縣自運荆倉，或交本色，或交折色，其交本色者，正耗米外，尙需雜費多金，其交折色者，石米或索銀二三兩不等，要之費未繳足，米故遲收，此冗費之在下者也。夫州縣既多冗費，勢不得不向糧戶浮收；州縣既有浮收，勢不能不受刁民挾制；於是大戶折色之價日減，小民折色之價日增，土棍豪矜，把持耗蠹，奸胥猾役，無法侵漁，州縣吏雖略有所收，半皆耗於上下冗費，而國家維正之供，往往徵不足額，則相率捏報災歉，藉緩徵爲騰挪，而漕政因之益壞，百餘年間，東南數省，大致略同，而湖北則幾有不可挽回之勢。今疆土倖復，民氣凋殘，若聽有漕州縣，仍沿從前舊習，必至民困難，有負皇上軫恤元元至意。臣九月自九江回省，卽與藩司馬秀儒、臬司羅遵殿、署糧道張曜、孫署武昌府知府嚴樹森、漢陽府知府如山、悉心籌商，立意減漕，以紓民力。竊謂欲禁浮收，當先革冗費，現已遴委道府大員，馳詣各縣，體察情形，破除情面，刪冗費以澄其源，定折價以情其流，通令州縣，飭吏遵行，刊布示諭，俾民易曉，庶弊去太甚，道貴因時，元氣固，則百脈俱蘇，卽國課充而軍儲可裕，易所謂「窮變通久」，此其時乎？然積重難返，弊且百年，利之所在，人人爭起，揜覆之一旦，砭其癥結，拔其根株，取官吏中飽，舉而還之於民，奉之於公，將必有疑之怪之，且從而謗毀之者，臣愚以苟利於國，苟益於民，卽孰殺之，歌在於不恤，臣忝膺疆寄，錢漕是臣專責，漕弊一日不清，卽臣職一日未盡。疏入，詔嘉勉。其年冬，令旣出，民情歡悅，輸將恐後，公悉心鉤稽，日手一冊，逐縣比較，官吏有怠玩者，輒劾罷之。（遺集書牘）卷九，戊午西陵港致鄂中僚友書云：「前出署時，曾以錢漕徵解比較冊託之顧子山，應請速查報解完欠分數，吾輩作官如僕之看家，若視主人之家如秦越，則不忠莫大焉。林翼必擇其尤玩者，特劾之，天下之

好劫人者，林翼是也；天下之至不好劫人者，亦莫如林翼若也。此意諸稟之藩糧，先以弟意函飭札飭，能成全一分，亦是美事；其不顧成全者，則亦無可如何耳。行之期年，計為民間歲省錢一百四十餘萬串，為庫儲實籌銀四十二萬餘兩，又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於是湖北百餘年漕政宿弊盡革，輿頌翕然。（遺集奏議卷二十五，是年十二月，有辦理漕務大概情形片，又戊午六月，有奏陳漕務辦有成效疏，並章程六條。）

一、有漕州縣，覈減向日淨收之數，分別折價，所有由單、券、票、樣米、差費等類，概行革除。一、折收北漕，照部定每石一兩三錢之數，共正耗銀三十一萬四千餘兩，並津貼幫丁兌費六萬八千餘兩，均解交糧道庫，暫行提充軍餉。一、各州縣折解南糧，每石酌定一兩五錢，共應解銀二十萬六千五百餘兩，除支發滿漢各營兵食外，尚餘銀八九萬兩，存留藩庫，備災緩撥補之用。一、漕南水脚，及隨漕等項銀兩，現因漕船停運，均解交道庫報撥，並暫濟兵餉。一、糧道以上各官漕規，及各衙門書吏雜費，概行裁革。一、漕南折價，民間輪將自易，毋許各州縣稍有蒂欠，至將來運河修復，仍設法辦解本色，應令隨時體察情形，覈辦。遺集書牘卷十一，已未致羅澹村書云：「承賜寄秋門先生所言『漕糧改折，較徵本色為難』，查天下漕弊，小戶交折色，大戶交本色，小戶折色者，興國及鄂省三十餘有漕州縣，均係以錢折米，未聞以銀折米者；小戶交折色，愚弱良善，書差欺壓，數至倍徙；向來監利，每石折至三十六串文，江夏每石折至十二三千文，其餘每石至十八千九百文者，積弊已百餘年，至於大戶，則以本色完納，書吏不敢盈取，州縣用費不足，則以小戶之有餘，暗為取價，是湖北二百年之虛政，亦天下有漕省分之積弊也。嘗謂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者，仲山甫是也。侮鰥寡而畏強禦者，今日州縣書差之於錢漕是也。經某於七年痛加刪減，三次奏定，一例改折，大戶小戶，是紳是民，較若畫一，奉旨嘉獎，經部覆準，並經通行有漕省分，以為準則。翁二民先生，江南大戶也，深以此法為可救民而利國，姑即湖北一省而論，自去年一律改折，痛加刪減之後，每年減收民間之錢一百六十餘萬串，倘能行之十年，藏富於民，

聞者，可一千六七百萬串，鄂民安得而不富乎？秋門先生，一省之望也，卽不爲與國計，獨不念通省大計，其藏富於民者，爲數甚鉅乎？」又卷三十五庚申復李少荃書云：「湖北錢糧，向不過每兩收至一兩四五錢而止，故不能大爲刪減，漕價實減去大半，如收每石十三四錢，內有本色若干，圍扣勻算，作爲七千，復從七千中再爲刪減，州縣無所藉口，大約每年所減於民戶者，百八九十萬串，而章程本內及奏章，均祇約略言減百餘萬串，從其少者言之，不欲盡情宣露，取快於筆墨間也。皖南北之地，丁除每兩收至一兩四錢，或一兩四錢，餘者應請不必再減，其每兩收數逾一兩五六錢者，應酌減，漕米兵米，應以五千二百文一石，或五千文一石爲酌中，今擬參酌湖北前法，而加以精意，北漕提庫銀一兩三錢，外提兌費銀一兩，必不可少，少則異日漕務辦不動，又另提兌費津貼二錢，以作歲荒補救不足，及道府衙門陋規，又預備河運海運規費，計算尙餘一千數百文，以八百或一千歸官，以二百歸書差，如尙有剩餘，歸入兌費津貼亦可，一併歸州縣亦可，兌費及兌費津貼，須勻入考成內核算，如不隨交兌費，卽將漕米正額收數融算少收，考課迺嚴。正漕一兩三錢，亦恐異日米價不敷，運費不敷，不得不如此預先安排。兵米應提一兩五錢，耗羨水脚在外，又可另提補荒銀五六錢，「例定兵米，不可缺少，而歲歉緩蠲，其米價須國帑彌補，應否五六錢，尊處細酌之。」其兵米給綠營，可支每石七錢，旗營每石加二錢，作九錢，「皖南有無應解旗營兵米，尙待詳查。」其例支本色一季者，仍每石支七錢，所餘均歸於軍餉，此事若行，則所補於國於民者，不可限量。刻下大益於民，大益於餉，將來辦河運海運，均可以充費之餘，津貼承辦，則改折之事，卽奉行不改，奏章三分章程一本，增覽如採及芻蕘，實可挽八百年之頹波，而蘇憶萬人之生命。」

按李文忠是年釐定皖南漕章上書，詢公方略，公於病中代爲規畫，歷舉湖北情形告之，曾文正嘗稱公綜覈之才，冠絕時人，讀此書亦可窺見大略矣。

（監利王子壽柏心漆室吟集有詩，其序云：「咸豐七年秋，中丞益陽胡公有減漕之令，觀察張公仲遠持節行郡國，所過延見吏民，遂定其議，此大計也，非止取便一時，將爲國美利萬世無窮已，異日國史志食貨必有取焉。」詩曰：「楊炎變兩稅法，簡號爲美，庸調併歸租，農病自茲起，國家都范陽，轉粟東南倚，沂江入河淮，挽舟數千里，官吏暨漕卒，萬弊萃穴蠹，凡用十六金，迺致一石米，濟運歲治河，費尙不在此，自從盜賊興，三農棄耒耜，益以水旱災，追呼困欲死，賦額踰經常，大權在府史，上蠹國總秸，下飮民膏髓，中飽歸若曹，毒倍萬封豕，烏摩我農人，安得飽妻子，桓桓中丞公，百戰靖南紀，拔出水火民，惻然閱瘡痍，定議除倍征，權衡協張弛，疾痛旣用紓，京坻亦以庠，使君贊大猷，酌中共一揆，攬轡持節行，郡國遂歷抵，所至延吏民，詢謀衷，諸是民無杆，袖空官不乏，公使令下流水，原歡聲徧遠，漕餉數百年，蛆食未有止，中丞與使君，改絃迺更理，一旦清其源，沙汰江河洗，決策排羣言，定力岱衡峙，迺知經國猷，弘毅大賢恃，水激則生湍，法敝必復始，兩賢與時遭，同幹亦何駛，他日輦經齋，漕河兩可止，歲省費無涯，利垂千萬祀，咸豐七年秋，權輿自楚啓，吾儕見寬法，浩蕩樂無比，將欲補食貨，才匪孟堅擬，作詩美兩公，賦法志原委，上有稷契臣，康哉今可竣。」又是年贈公詩三章云：「崎嶇功復楚，願盼氣吞吳，赤羽當朝寄，丹心稟廟謨，今行王景略，政寓管夷吾，近喜寬征賦，聞聞樂轉輸，巨猾盜江東，滔天弄浞同，不聞膏斧鑕，何以懾姦雄，獎率桓文業，龔除侃訪功，四方今引領，仗節屬元戎，秣馬趨鍾阜，麾舟搗建康，腹心先潰裂，支黨自銷亡，不待收滄浦，無勞救豫章，煩公決奇策，爲國作鷹揚。」）

十月，江西寇由浮梁都昌窺彭澤，令李公續宜率九江圍城軍五千人禦之。十一月，宿松寇窺蘄，太湖寇竄二

耶河，都興阿公、鮑公超、唐公訓方等分途迎擊，連戰皆捷。是年正月，撫同祖弟斐襄長子子勛爲嗣。（家譜名之，鏞字少芝，生二歲，其本生祖母彭太夫人，命爲公嗣，湯太夫人呼之賜福，故左文襄祭公文有「兼省福」語也。家書云：「承繼之事，如母親及陶夫人以爲相宜，男自願成全此事，我祖榮祿公願復教養之恩，至

高至厚，此萬世不能報答者；此子爲祖之嫡派，固所願也。乳母宜精選，以篤實正派不苟，相品端莊，身體結實爲尙，卽重價，男亦願之。遺集奏議卷三十一，戊午陳請終制疏云：「臣終鮮兄弟，並無子嗣，上年撫同祖裔孫爲子，年甫三歲，門祚單寒，劬勞罔極，喪葬之事，別無委託之人。」從弟楓翼自益陽來視公。十月，湯太夫人就養武昌，陶夫人挈嗣子並至，時太夫人八十三歲，公晨昏趨侍甚樂。（家譜）「太夫人至武昌，公郊迎，入節署，門人朱榮實獻將毋賦，蔣照撰跋略云：『太夫人或加餐，公則大喜，輒舉以告僚屬，蓋其誠孝鬱於中，遂流露於不覺也。』」奏獎興國州隱逸萬斛泉宋鼎鄒金粟。從弟斐翼入縣學。

咸豐八年戊午，公四十七歲。正月，六安寇南犯宿松，太湖寇東竄蕪州，張家塆連營數十里，英霍寇亦竄羅田，以唐訓方多隆阿等分拒之。二月，安徽寇合捻匪犯河南，圍固始，商城告警，公先遣舒保率襄陽馬隊二百名，遂駐麻城，至是迺抽調九江圍城軍三千，益以興國防軍五百人，命舒保將之往援，聞石達開竄踞河口，將由廣信窺衢州，公念浙江東南財賦區，海運漕糧，上供倉庾，倘杭失則蘇亦不保，亟以書告左公，預商保浙之計。西安將軍福興退守廣信，公疏劾之，而密陳機宜，請飭李元度率軍自貴溪繞道赴浙，以遏寇鋒。（遺集奏議卷二十八）是年二月，密陳浙江軍情疏云：「據江西布政使龍啓瑞函稱：『粵賊石達開竄江西鉛山河口地方，賊數二萬以外，聲稱欲竄浙江。』又據函稱：『於二月初一二日，盡數東竄。』云云，故與左公預商保浙之計，而奏請飭李公率所部平江勇赴浙，並由鄂籌銀萬兩，資其行糧。据曾文正年譜似又從曾公請也。」左文襄是年復公書云：「前書屬爲保浙之計，未知所答，今夜思得一策，聊復陳之。石賊圍衢，志不在衢，得杭與湖衝將焉往？取道富春桐廬，順流而下，實在意中，不但杭危，蘇亦危矣。爲今之計，宜令厚庵派營官兩三人，率所部攜數月糧，徑赴鎮江，入常州，泛太湖，直抵杭州，遏賊入蘇之路，既可少紓，並咨和帥派勁勇數營赴之，庶吳越之交，有此一枝得力水軍，尙有可恃。得城若復，迪庵自賊後躡之，如撫建速復，湘軍亦當簡派數營，與之

周旋，或者平吳之策，亦卽在此。○三月，李孟羣敗寇於六安金家砦，寇由角山一日夜遠百里，趨麻城。丁亥陷之，迺亟調商城屯軍回援，寇虜集逾四萬，舒保以三千人苦戰十日，公日夜徵發，批答恆二三十起，寢食幾廢，增調鮑超何忠駿唐訓方六千人，以李公續宜統之。（見遺集書牘卷九與周笠西書）四月丁未，大破寇於麻城，平其壘五十八。壬子，李公續賓用地道攻九江城，克之。林啓榮踞九江六載，號堅忍，能軍。塔齊布、公羅公澤南爲名將，併命力攻，亦卒不拔。至是，李公塹城東南作長濠，困寇湖口，旣克，寇勢益孤，然食罄，則嬰城種麥以自給，其守愈暇。李公迺於磨盤洲鑿隧道，佯爲攻城，具以疑之。公亦增募新軍，更番往代。三月，地雷發，城崩數丈，寇併力堵禦。李公則令軍士日夜穴地，迤東而南，卒轟其城。是日，官軍登陴，分門截擊，殲寇二萬。林啓榮死于亂軍，有辨識者，磔其尸。凡圍城十有六月，寇壞散出城者，楊公載福、彭公玉麟督水師扼之北門，俘斬無遺。論功加公太子少保銜，諸將士各獎勵有差。自是，李公威名聞天下。戊午，寇從光山陷黃安麻城。丁卯，李公續賓自將援黃安。五月丙子，黃安復。戊寅，麻城寇亦遁。當是時，湖南援江西軍深入，次弟克撫建各名城，贛東、西境獨吉安未下，而陳玉成、石達開兩首出沒皖豫之交，狡焉思啓，麥斜五六百里，皆與湖北毗連。勝保驕伎，與袁公甲三均號大帥，兩人兵弱不能禦，公深憂之。念大軍東下，非先清皖豫不可，迺亟分兵代守九江。（遺集奏議卷二十八請飭沈葆楨回九江辦理糧運片奏云：「九江西挹武昌，東引皖口，而湖口尤爲彭蠡之咽喉。漢書所謂『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者，誠爲切中形勢。自昔經畫江南，必以此爲軍鎮矣。亦應由鄂省分兵代守，鄂省以五萬三千人戰於江皖之境，不僅兵事無分畛域，卽餉糈亦不容推諉。」）而奏請飭李公續賓乘勝渡江，進軍六安，先規皖北，再圖皖南，以期節節掃蕩。文宗嘉之，詔加續賓巡撫銜，軍入皖境，得專奏。浙人官京朝者，以李公前授浙江布政使，因奏請飭赴本任，欲倚平寇，詔詢公，公仍執前議。（曾文正與公書云：「迺公留鄂極是爲天下計，爲湖北計，均須先清皖豫。」）六月，駱公以江西大定，迺從公

與左公議調東路撫建蕭啓江張運蘭諸軍援浙江奏起曾公國藩統之議湖北北月各籌銀二萬餉其軍奏上而朝旨已先下適相符合曾公聞命卽行戊辰舟過武昌留節署八日與公熟商大計曾公嘗言公才大心細故事無鉅細必虛衷商度公亦竭誠代謀每談輒過夜分曾公旋進駐貴溪期會師鉛山河口已而石達開自浙竄福建遂議改援福建七月廬州陷李孟羣敗潰迺定議以李公續賓全軍援廬州都與阿公攻安慶甲申公母湯太夫人壽終節署太夫人就養武昌剛八月至是寢疾不逾十日（疏中語）奄忽棄世公雙踊哀號乞官文公據情代奏旋奉詔「著照軍營例穿百日期滿仍署理巡撫並賞銀四百兩治喪其湖北巡撫印務著官文暫行兼署如胡林翼扶柩回籍著再給假兩月俟軍務完竣準其補行終制以遂孝思」公聞命感泣遂以八月癸丑扶柩回益陽先期四日具疏籲懇終制不許九月癸酉朔湯太夫人之喪抵斯千里第左公宗棠劉公蓉並來唁公（左文襄文集湯太夫人哀辭云「生與吾母同德與吾母同春秋八十四得天獨豐夫儒臣子人雄平江漢鏖武功巍巍大國一品封勳勤貴樸宣慈風一病十日歸幽宮帝賚銀幣榮其終福祿攸崇養更隆哀哀鮮民湘上農書此敬誅憂心忡」）自公憂歸海內有識者僉謂公身繫東南安危不當拘牽文義致誤事機宜奪情起復以副中外之望曾公國藩寓書情辭尤摯（曾文正是年與公書云「自聞尊庭家艱寸心彷徨如有所失欲勸閣下權宜奪情則非夙昔以大賢君子相期相佩之意欲聽閣下執經守禮則待與彭楊二李諸君失所依倚不審季高希庵立議云何」又書云「頃得次山壽山信知秀帥出奏時附陳閣下一身關係安危甚重不知出自何人手筆想尙得體年來新造江漢皆閣下心手厝注知人之明用人之專所致恐中朝或未盡知若從大處一爲抒寫使衆人知時流中有如此襟懷氣局不與倉卒功名權宜就事會者相等庶與閣下力求醇樸平實之旨相合」又書云「討賊則可服官則不可義正詞嚴何能更贊一語惟今日受討賊之任者不若地方官之確有憑藉晉宋以後之都督三州四州六州八州軍事者必求

領一州刺史，唐末之招討使、統軍、團練、防禦、處置、應援等使，遠不若節度使之得勢，皆以得治土地人民故也。然離土地人民，而以奉使自效，則介而難山，礪而失水，亦恐不足發據偉抱。」又書云：「湖北事勢，日以浩大，非先生強起，終恐敗壞，頃讀慰留諭旨，似亦難於固謝。」是年致李迪庵書云：「官帥奏請潤帥於百日後強起視事，不知潤帥肯爲蒼生行此權宜否？潤公聰明，本可遙入霸術一路，近來一味講求平實樸質，從日行俗事中，看出至理來，開口便是正大的話，舉筆便是正大之文，不意朋輩中進德之猛，有如此者，其於友朋，純用獎藉，而箴規卽寓乎其中，一旦以憂去位，不特公事棘手，吾輩亦少切磋警惕之益。」又復李希庵書云：「接周壽山信，得讀諭旨，及官帥綿將軍前日奏章，以朝野官紳軍民，倚望之殷，潤帥實以不遽去位，所全較大，然潤帥近日扶持善類，力挽頹風，於人之邪正，事之是非，剖判入微，不假借，有權術而不屑用，有才智而不自用，皆大過人之處。兩奏皆未能道著一二，潤公之識，不肯輕言奪情，吾輩愛之深者，亦何能輕以相強也。」又與左季高書云：「潤公到家否？渠再造江漢糜爛之區，變爲富強，意量之遠，魄力之大，中樞似尙知之未盡，守制不出，自是正理，然以時勢物望揆之，又似非得終請者，弟處之事，自潤公去位，全局皆呆，恆自哂也。」又一書云：「潤帥不出，自是天理人情之至，惟勝帥總統皖事，不知迪庵能伸縮自由，不受牽掣否？設有爲難之處，非潤公不能扶助而安全之也。」又一書云：「鄂兵日增，而餉源日減，非潤公強起，恐終不濟，住署與否，接篆與否，均不甚關緊要，所爭在簡新撫否耳，然以潤公之威望才氣，羽翼旣成，亦非他人所能牽掣，造寶塔者，合其尖，或者少從權宜，終濟巨川乎？」又與張仲遠書云：「來緘論胡官保事，酌古準今，理明詞達，卽日當抄一通寄益陽，與之熟商細繹，孔子所稱『從其利者，吾弗知也。』似苟非從其利者，聖人猶將許其舍禮而行權，後世不講此心之謀利與否，而概援一權字以自覆，往往爲史氏所譏，或稱陰規起復，或稱風某某奏請起復，覆轍相尋，難以安溪之賢，而彭古愚之彈立不能無登於青簡，鄙人去歲遲疑審慎，蓋亦自慮其從利也。胡公之

關係安危，百倍於鄙人，若因皖北之挫而強起，則其非從利者，較然無疑。」公愈益悲痛。《遺集書牘卷九》是年致鄂中僚友書云：「奪情起復，名教攸關，天下之患，不在盜賊，而在風化，已則尸位，何以教人；籌餉籌兵，在目前屬急務，而有大端論之，則此僅末務也。秀峰宮保寬仁博大，推誠待人，羅澹村莊蕙生均極一時之選，其廉正勤明，他人莫及；至都直夫舒輔廷、楊厚庵、李迪庵，均冠世名將，但令鄂省不缺其餉，皖省不撓其權，必能指日成功，此鄂事可以無慮者也。倘以旄旄在疚之身，尸戀官位，林翼之心愈悲矣。」十月壬子，李公續賓軍敗績於舒城、三河鎮，李公戰死，文武官士同殉者殆六千人，湘軍燔焉。都興阿公亦退屯宿松，官文亟奏起公，一日公居喪慟，忽急卒馳書至，公發書大慟，仆地歐血，不能起，家人皇駭，良久始甦。

按：公恭報起程日期疏云：「臣於十月二十五日葬母，即於十一月十二日起行，則聞三河敗耗，在二十五日以前，特不能明定其日耳。又據與嚴甯春書云：「始滿百日，即馳拜父墓，匆匆返里，以七月十一日始喪，推至卒哭為十月二十一日，是展墓歸即聞變也。」丁卯遂奉湯太夫人體魄，渴葬於益陽十八里五龍山，用百人，八日畢役。十一月甲申，偕姚紹崇（桂軒）等五人啓行。《遺集書牘卷十一》已未復孝感縣文南邦書云：「所開資才如張子已延為家師，夏與姚與田與金攜手同行，夏尚未到，徐硯農贈以行資，入京會試。」

按：五人皆與公同縣。

自泉交河涕泣登舟，阻風洞庭，八日，下教僚屬曰：「林翼此出，勢處萬難，蓋出則非禮，不出則非義，出則於事未必有濟，不出則於心大有不安，與迪庵共患難，交最深，聞難不赴，非友也。且值時會艱難，竊竊官位，若藉守孝以遂其推諉巧避之私，鬼神鑒其微矣。惟既以兵事出，當馳往下游，治兵為先，借受印信，不過籌調餉糈，董戒州縣耳，斷不敢冠蓋堂皇，偃然自處。此次挫敗，不在兵少，一月連克四城，俗士驚喜，以為兵將如虎如熊，殆將飛而食肉，林翼早竊憂之，四次寓書相戒，每克一城，中傷千人，攻堅為下策，已犯兵家之深忌，得桐城勇丁

有私獲，則無鬪志矣。兵不可貧，亦不可富，不宜無傷，不可過傷。夫戰勇氣也，當以節宣蓄養，提振爲先；又陰事也，當以固塞堅忍，蟄伏爲事，尤必以智計爲先。施庵爲人，木強敦厚，安重不遷，設遇盛時，必爲周勃之勳，今則四顧茫茫，無可委託，賊何日而平？楚何日而安乎？希庵至性，戚戚於心，設其父母因悲感而召之，設希庵異日貪兄骨歸湘，則鄂中大將殆虛無人，且此大道，府州縣副參千把死者千數百人，人才殄瘁，莫此爲甚，卽如丁黨村，其治兵智略稍遜，而忠勇不欺，卽欲求此等裨將，亦不可再得，而何伯凝、劉星槎之初入軍營，留備將選者，同時殉難，殊可憂傷。

按丁公銳，義字篁村，長沙人，世父敘忠，以篤學淳行，有名于時，公嘗稱其「一門孝友，家世儒宗」。伯凝名裕，江蘇宜興人，候補同知，爲秦撫會卓如所薦，引以八月十五日到鄂，公於三十日回籍，攜其子保三到營，數日竟同殉難，公始終不曾一面，故言之尤痛也。星槎待考。

此鄂事之可慮者一也。自昔周瑜陸遜陶侃柳仲郢均撫交廣，或兼白帝長沙零陵等州郡，以數州之富，養兵不過五萬人，今則一鄂而供征兵五萬人之食，賊不可了事，不可止，處此時勢而不能去弱留強，去奢從儉，設一旦有水旱之災，民穀不登，甌亂之來，不在賊而在勇矣。夫在上者以養人爲職，能養者爲仁，不能養者爲暴，入至飢餓，則必不畏死，苟悅不云乎？「人不樂生，不可齊之以法。」蘇軾不云乎？「賒死之與忍飢等耳。」此誠千古治國之至言。姑卽今日湘鄂較之，湘中鹽茶百貨，月計可十五萬，所出不過十萬，鄂中入僅多數萬，而出迺多至十餘萬，湖南失守地少，倉穀尚有存者，鄂中幾無粒米之存，荆襄爲天下險要，又頓以不耕不織之重兵，不知已捐穀若干石，若以錢貨爲重，而輕倉廩，在樂歲則可狃於便安，然豈近憂遠慮之道哉？意欲廣捐穀之招徠，以治其標，而又寓屯田於防守分汛之營，以固其本，公等明於古今之略，爲我詳思而核議之，夫言貨則月少十五萬之銀，言食則一省之大，公家無三五日之糧，然且以爲安也。與燕雀處堂何異？此鄂事之可

慮者二也。天下以盜賊爲患，而亂天下者不在盜賊，而在人才不出；居人上者，不知求才耳。鄴侯治漢，文若佐許武鄉治蜀，景略圖秦，其得力全在得人，蓋無一時一事不以人才爲念，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以衛靈而不喪國，以武氏而能治天下，其效可觀矣。鄂吏貪庸者，卽令以苑六丈一筆勾去，亦恐前去後來，猶吾大夫也，於事何濟？竊欲旌獎一二賢才，以爲表的，庶使中人以下，勉而從焉。鄙人之於求才，亦頗至矣，然樸實之士，狷介之守，尚有一二；求其識時務，具智略，負奇氣者，亦不數觀，深思其故，由林翼器局之小，鑒別之疏，不足盡天下之才。夫人才隨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視用才者之輕重而至，我之分量窮極，夫天下古今，則必有天下之才應之，某之不才，誠竊自媿古人，必使各舉所知，立賢無方者，亦欲以此推之人心之公，庶幾博求而有得也。鄙意編列條目，徵求事實，飭司道府各舉所知，其有賢才異能，必須度外汲引者，另列一格，均以公牘舉薦，竊謂此爲治鄂之大事。今鄂中人才安在，求賢之方略安在？此又鄂事之可慮者三也。」又與僚友書曰：「楚軍倡義以來，如江如羅如李如劉如王均大將之選，江忠烈才氣無雙，可以兼督撫而有餘，尤爲楚才之最大者，不數年凋喪殆盡，其生此數君子者，所以明人事之當然，其卽生卽滅，迄無成功者，是則天運之自然，然則天意蓋可知矣。賸此潯生與不肖之林翼，又奚以濟？楚軍旣全覆於皖，是卽林翼平日所謂兵勇之氣，如孺子戲豬豚然，當其盛時，千錘不破，一鉞之隙，全脣皆消也。此時若卽逃將潰兵，濫收濫應，卽三五年亦無成效，不見賊則已，見卽潰矣。應俟到營與希庵熟商定議，此時如以潯帥率師圖皖，則楚疆可稍安。（別抄本公自注云：「湘撫力陳改道圖皖之謀，已拜發矣。」）第恐中朝游移，不早定策，迨皖隳全失，迺更督責晚矣。曾記迪庵每克一城，林翼輒作書相戒，惜軍中無智謀之士，爲之贊助，一蹶不復再振，傷哉！欲更求此厚重木彊之大將，忠誠剛毅之名臣，豈易得哉？」辛丑，行抵武昌，駐宿糧臺。（是年致僚友書云：「不張蓋，不設儀仗，不入署，前已明言之，應面商一二日，馳入希庵營中，或借糧臺一宿，或宿舟中，均可，惟萬萬不准糧臺及州縣供應，天下做大

官人，視州縣供給爲天經地義，必力矯之；至借受印信，此爲地方鉤項，營汎呼應起見，於我心仍欽恨之。至十二月壬寅朔，受印與官文公敘論兵事，及三河諸將失律之罪，已酉遂渡江，駐黃州，與李公續宜蒐軍實，察夷傷，養生弔死，撫舊募新，於是軍氣始蘇。壬子，奏陳李公續賓功績，（續集書牘卷十與左季高正郎書云：「迪公之卹極優，奉朱批：『詳覽奏牘，不覺隕涕，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璞山無此殊恩，此豈文字之不如我耶？（一）並請卹三河桐城死事道員孫守信等，及副將李存漢以下三百二十人，劾營官敗軍者，總兵趙克彰等八人，其失律戴罪者，懲責有差，以糧臺鉤軍遲，深自咎責，請戶部主事閻文介敬銘來主之，歲莫馳赴宿松，與將軍都興阿公等商略進取之策。（己未元日，復左季高書云：「到宿松與都面議，仍暫返黃州定期即進，途中遇雪，節候未春，深冀年穀之豐，補我才力之短，佳節思親，私戚不釋，除夜輾轉待旦，踽踽獨行，無可與語，得二十日四更手書，心爲稍慰。」）是年二月，左激夫婦至武昌省問。（左氏宗植慎盒文抄是年與公書云：「太夫人慈輿抵鄂後，激兒與令媚以久疏定省，時切瞻依，茲承手召，欲其中春來鄂，既得暫伸其孺慕，又得親承夫教言，已命其夫婦束裝以俟。」）十二月，作祭李迪庵文一首。按公詩文不多見，茲從湖南文徵採錄附此。「烏乎我公！一代純忠，仁者之勇，儒將之雄，公生之始，惟嶽降靈，正氣爲骨，厚德爲形，曰忠曰孝，積之百年，積久而光，篤生名賢，生有奇骨，敦厚如勃，肝膽沈雄，口舌未訥，樸如新息，晚成大器，誠如凍水，腳踏實地，公處於鄉，幽潛不彰，曾公倡義，迺起戎行，惟羅惟謝，與公頡頏，率其子弟，赴難豫章，初戰不利，謝公先亡，臨淮代將，西平視師，吉水廬陵，延望公塵，公塵既至，所向披靡，遂由衡桂，至於巴陵，既定湖湘，進克鄂城，縱橫掃蕩，三千餘里，半壁山頰，十萬賊壘，公所部兵，五百人耳，前鋒始交，勝負莫測，公師躍入十盞十浹，岸赭江紅，飛毛灑血，采石順昌，詎足擬此，湘軍之雄，自公伊始，公迺不矜，粥粥無能，言簡意重，淵默雷聲，山不言高，海不言深，潯陽渡江，馬首遂東，弋陽大戰，信州奏功，義寧轉門，來

援于鄂。余時困厄，氣羸力薄，鼓聲不鳴，賊氣甚惡。公來生我，生我楚人，倚公爲命，以至於今。百戰奇勛，芒刃不頓，萬賊嬰城，凍蠅自困，乃建長圍，以斷賊糧。妖夜落將星，無光丙辰三月，羅公云亡，哀疏入告，天子改容，誰堪大任？授公元戎，以我卒伍，隸公麾下。軍謀鉅細，一秉於公。公賤權謀，接士以誠，公審賞罰，制事惟明。萬幕無譁，六轡不驚，軍律暇整，莫與之京。困獸猶鬥，羸梟來援，公所經綸，動中機先。既決長渠，遂取城圍，以定江漢，以復蕪春。時方饑饉，野無青草，五月無糧，一飯不飽，公軍於潯，強寇在門，人或鬻爭，公軍無言人之欲食，誰不如我？公往撫之，如腹自果，人之欲衣，無衣則寒，公往煦之，如曠自溫，匪法所制，惟德之純。賤貨尚義，君子之軍，軍勞不恤，我心獨悲。疆吏無狀，使我士飢，嗟我有位，無卽於荒，毋營私橐，以裹行糧，龜勉同心，貧也何傷？狐嘯於城，兔藏於窟，溢口之氣，六年莫遏，蓋抱獨勞，奇謀自靖，渠塹十重，湖連千頃，鐵騎雲屯，戈船夜警，天陔四張，檻獸莫騁，賊在彭湖，狼狽相需，一夫當關，如虎負嵎，公有奇計，潛師夜趨，聲言宿松，返旆石鐘，將軍天人，莫測其蹤，賊在蕪黃，蟻附鴟張，批亢搆虛，以救潯陽，公兵渡江，肆應不違，軍興九年，額兵虛設，無正無奇，不缺則折，警之解紛，勢禁形格，孰拊其背，孰益其吭，彭公之戰，惟公知方，賊陣如蛇，縈左拂右，賊性如犬，利進鈍走，惟公兄弟，角前掎後，蕪黃之役，功迺不朽，百道並攻，萬雷齊發，江流沸騰，山城迸裂，公麾先登，一鼓殄滅，執訊獲醜，焚巢掃穴，九江之功，於今爲烈，惟帝念功，車服以庸，毋掣其肘，專奏九重，毋撓其權，大官是崇，哀此皖民，汝往葦之，兵怯賊狂，汝往治之，公拜稽首，受命不辭，公性至孝，望雲思親，書飛雁帛，淚墮綸巾，公讀家書，誨言肫如，義先君國，恩後庭闈，王事多難，無念爾私，公聞有命，感泣歎欷，公之專征，一軍四分，眷念江楚，公心獨仁，固知兵少，不忍惜身，固知賊多，不敢違君，四城既下，道無留者，急援廬州，何其速也？狂賊十萬，乘我於危，血戰千里，力盡而疲，我聞其時，星隕如雷，愁雲四合，葦霞爲霾，胡天不弔，罹此閔凶，帝曰：「吁嗟！王臣匪躬，億萬斯民，巷哭相從。」嗟我棘人，毋喪返里，負土未成大變，突起出山，非禮在

山非義，涓埃無補，金革無辟。始聞公死，將信將疑；中夜旁皇，若忘若遺。公豈死耶？吾人何依？斯人不出，吾誰與歸？疇昔之夜，大風披帷，天空慘澹，沙石亂飛。我公至止，冠帶巍巍，笑言既洽，顏色若怡。握手勞苦，歡若平生。忽忽自驚，疑公已薨，欲言未言，悲不自勝。公曰：「否否，我豈其死？討賊之事，在吾與子。」餘音在耳，荒雞初鳴，蹶然坐起，憂心怛怛，雖死猶生。公之忠魂，魂令歸來，活此黎民，與公共命，魄顏尚存，醜酒爲奠，灑淚爲詞。英靈如在，尙其鑒茲！」

（續集書牘卷十一）已未與李次青書云：「前撰祭迪公文，文之字句，儘有不妥，而氣性淋漓，卽此一端，或尙可辦成一二事耶？其文質地頗美，乞老兄同瀨文點定。」又書云：「林翼學問文章，原至淺薄，迪公之祭文，以夜半起坐悲憤而成，應請滌公改正數十字，同林翼之奏，刊成一本，傳之通都藏之名山，或可藉人以傳文耶？」曾文正已未復公書云：「新正二日，展誦惠書，知歲杪有二耶河之行，又承示祭迪庵中丞文字，挾飛鳴之勢，而筆含哀憤之聲，讀之令人增友朋之重，迪公真不死矣。」左氏宗植與公書云：「迪庵中丞，才德威略，一代偉人，閣下誅祭之文，則一一皆躬行心得之言，淳意高文，不獨義法韓歐已也。嗟我有位，無卽于荒，毋營私囊，以裏行囊，鼠勉同心，貧也何傷，此國家中興擊言，亦惟先生允蹈之。至出山非禮，在山非義，涓埃無補，金革惟辟，以閣下處臣子兩難之際，公誼弘恩，委曲誠盡，猶復自視傲然，如此自非忠孝仁義之至，不能爲此言，尤敬服無已也。」

卷三

咸豐九年己未

公四十八歲

正月丙子，仍返黃州行營。

（新正五日回營，見復姚桂軒書）二月，都興阿公

請疾以軍事謫副都統多隆阿公當前敵，延旨欲公入院，公覆奏曰：「臣維湖北黃州一府，形如圓甌，其東南

爲黃梅，與太湖宿松接壤，其東爲蘄州，蘄水，又東北爲羅田，其北則麻城、黃安，皆與六安、霍山、潛山、英山、商城固始相接，地形遼闊，策應控馭，爲鄂皖通中之區，是安慶、廬州、六安未復以前，宜於黃州設立重鎮，不僅目前形勢當以黃州爲根本也。都興、阿養病宿松，臣於十二月往視，正月回營後，卽選精壯二千人，馳赴太湖，合之多隆、阿、鮑、趙、唐、訓、方、蔣、擬學各軍，數逾二萬，下游兵力不爲不厚，其留黃州六千人，隸李續宜者，類皆創殘之餘，尙須從新整理。近據英山、羅田等縣稟報：『賊衆數萬，分竄霍山、六安，繞出黃州之北，窺伺上游。』臣慮下游兵勢偏重一隅，倘賊竟從六安直犯黃麻，則距太湖大營五六百里，而距黃州僅百餘里，若賊或更上趨，則德安、漢陽均形岌岌，臣卽於二月十二日，遄營上巴河，隨機防剿，自度以六千人獨當一路，或可支持，或竟分股竄擾，當卽咨商督臣宜文將軍，都興、阿撥軍回援，此近日軍情也。惟是軍興九載，鄂之謀皖亦已二年，而能未能得勢者，無他，備一路而虛一路，賊乃得乘間抵隙，狡焉思逞也。卽如七年，官軍併規宿松，賊從蘄州、張家塆伺隙竄入，八年，力扼太湖，於張家塆駐重兵，賊又從商、霍上陷黃麻各縣，是官軍注重於前，賊必轉襲其後，官軍每仰攻控銳，賊轉以餘力乘虛往事，已然前車可鑒。今石牌、太湖之賊，又堅伏不出，狡謀可知。臣愚以爲必保鄂，然後能謀皖，必謀皖，然後能平吳，然謀皖非三道進兵不可。鄂中防剿江皖，水陸馬步已五萬餘人，又協濟侍郎會國藩水師，彭玉麟各營，通計月需餉三十六萬，除本省自籌外，仍月欠十餘萬兩，欲添兵則餉精難繼，欲分兵則統將乏人，湘中將才如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王壽，近年凋喪殆盡，而地方吏治亦待整飭，亟宜訪求延攬，以圖賢才輩出，共濟時艱。蓋官吏得人，則利源可開，將領得人，則疆土可保，兵事吏事固相爲表裏者也。竊謂征皖之師，必須求統將才略過人者，分爲三路，期以歲月，責其成功。臣宜暫駐黃州，養賢致民，慎固不失，庶收得寸得尺之效。』文宗建之。先是，石達開自福建復犯江西，南安崇義土寇應之，是月，南安寇自崇義出，陷桂陽，留防軍將蕭啓江遂收其城，石達開大衆悉數竄入湘境，人馬行六日夜不絕，連陷宜章、興寧。

郴州（今改郴縣）期取道湖南以窺鄂蜀，沿邊大震。駱公亟調蕭軍由吉安同援，而飭劉公長佑集新寧舊部備寇，曾公國藩以閩境無寇，遂自建昌迨駐撫州。李孟羣戰歿，廬州捻寇益散，掠河南，於時寇帥陳玉成還江浦，留太湖寇數萬，與多隆阿前敵諸軍相持。公日夜焦思，終以三路統將乏人為慮，聞劉公長佑罷軍歸，又其部下有李明惠、江忠義、劉坤一三將，亟訪求之。（曾文正是年與左季高書云：「印渠部下三傑峴莊，吾未得見，味根、季吾則非湘軍諸營官所及，不特弟思致之，即潤帥亦求之若渴。」）已而湖南告警，劉公長佑不果來，獻議者至欲劫左公入鄂。（遺集書牘卷十與左季高書云：「鄂人言不必急求黃子春，亦不必急求印渠部下三將，惟有劫丈來鄂，位以薇柏，則子春諸公不期而會，此計為鄂謀則忠且異，日不肖他徙，鄂尚可保，其用意亦頗深遠，特不肖亦湘人耳，疑莫能決。」）公疑莫決，曾公謂：「當以湘鄂為東南根本，左公不可動搖，迺止。三月，公念湖南事亟，非竭力馳救，既且及於川鄂，迺大發水陸馬步各營同援。（遺集奏議卷三十四是年覆奏征皖孤軍未可深入疏云：「湖南永州入屬，徧地皆賊，勢且侵及衡州寶慶，先後撥去水師四營，陸師四營，馬隊二百名。」）而寓書左公謂宜堅壁養銳，厚集兵力。（是年致左季高書云：「此時大計應以扼險自固，堅壁養銳，伺變再動，三月兵力可集，再堅持二三十日，固番堅忍，迺可用也。若以新到之營，乍為嘗試，則萬人亦不過數次敗仗而已矣。乞公速取唐秦王之禦劉武周，宋金剛薛仁果宗羅囉之法，開具始末，告之峴莊、印渠，非厚集其力，慎養其鋒，不可破此鉅賊也。又此賊以中下之兵接仗，而中權後勁，伏於陳尾，輕而不整，勇而無剛者，遇之必敗，此亦可預告峴莊也。長沙之城，必可無虞，攸縣、茶陵，迺賊所注重，蓋必騎交界之山脊，以為可東可西之計，亦深知官軍於交界處所戰守不能自主，防剿均不得勢故也。計此賊必害湘中半年，總之軍事必有所忍，迺能有所成，地方必有所舍，迺能有所全，公早知其深微矣。」）四月，石達開遂聚圍寶慶，湖南官軍四萬人，亦皆聚屯寶慶，連營五百里。（遺集書牘卷十四致秦撫曾卓如書云：「石逆竄郴桂，勢

頗張大，顧公以左生謀，倉卒召發壯丁三萬人，鄂中復派馬隊水師及步兵四營以助之，湘人連戰於外，壯士之替代假歸者，踵接肩摩，卽倦將之栖遲故里者，不下數百人，呼之卽出，期月成軍。遺集書牘卷二十八，庚申與嚴渭春書云：「湖南自咸豐四年，滌帥起義之後，至九年而賊乃復，至庫有六十萬之餘餉，又加以士民捐輸七十萬兩，有江西湖北假歸遣散之將弁勇丁，故一月之內，能糾起七萬人，以與石逆抗門，然尙恐其不勝，尙借力於鄂中之水陸以益之，吾輩試思，鄂若有事，本省能頓添數千人乎？」五月，李公續宜以母病假歸湘鄉（是年與羅澹村書云：「希庵母病，思子頗切，希庵不肯我告也。湖南軍務未竣，湖北亦難深入，不如此夏令，准假三月，弟思人子之事，莫大於思親，見面一月，心安理得，此後爲國宣力，必更專一不紛，弟是鮮民，何忍重違其意？」）遂令率所部五千人，渡湘回援（是年，致官揆帥書云：「欲自守於境內，不如助剿於境外，助剿則兵少而功倍，自守則備多而力分，管見不如及希庵假歸之便，卽派湘軍撫標精銳五千人，從岳州湘陰益陽取道邵陽，以剿寶慶一路之賊，希庵所居鄉村距寶慶甚近，陸軍從岳州到寶慶，必在希庵到家後二十日，公誼私情，兩得其宜，且周寬世等尙可附益二三千人，以此精銳搏戰，當可破滅一路，救隣美名也。湖南橫逞意氣，不應爭者必忿爭，而以厚道待之，大度處之，盛德也。賊多而不守城，則戰事必多，如能剿除一股，則湖南之受賜不必說，卽湖北江西亦可免十年之憂，大功也。一心奉公，人未乞師，而予以精兵，一意保民，不忍使脅從之衆，久陷賊中，變爲戾種，消東南數省之隱憂，此又陰德之尤大者也。」遺集書牘卷十八，是年八月，致袁午橋書云：「當湘事告急，舍希庵則無良將可以統軍，而林翼亦別無他將可用，勢逼處此，不能不願上游林翼發兵後，僅領餘兵二千入黃州城守，蓋兵將已全付於湘中，萬一賊至，僅以嬰城自固，爲長計矣。」而以水陸諸軍悉統之，凡援軍萬五千人，月饋餉六萬，不以煩湖南，是時湖北餉倚川鹽四川富饒甲他省，獨未被兵，議者迺爭言防蜀，且以曾公國藩類年營兵無疆寄，爲未竟其用，於是城圍兩月，公又慮寇若分

竄常德順以窺夔涪，則長江上游險要盡失。湖北當首蒙其蹙，迺說文官公密奏請詔曾公援川，冀朝命界以總督。（見遺集書牘卷十六）致官揆帥書：「詔惟令督軍無後命。七月壬午，李公續宜合諸軍大破寇於水田鋪，寇循東安走廣西，竄慶圍解，迺班師。時湖北布政使羅公遵殿方擢福建巡撫，入京陛見，公以察吏籌餉，精力難勝，且衰經之身，涖官臨民，尤用心疚，遂奏薦羅公自代，而願一意討賊自效。疏入，留中。羅公旋旋撫浙，江曾公既奉命防蜀，八月，由撫州啓行，將率軍進駐宜昌。（遺集書牘卷十七）致錢萍石典試書云：「石逆南竄，鄂蜀上游暫緩須臾，滌帥既以宜昌駐兵自陳，蓋恐爲主人所嗔也。刻下荆宜鼎澧尙無他慮，不便以有用之兵置之宜昌無用之地，擬商之滌帥，揆帥即合力謀皖。」戊申浚黃州，公留之行營，縱談入日夜，合肥李公鴻章亦來謁公。（是年與李筱荃瀚章書云：「滌帥十一日來黃州，縱談數晝夜，論天下近事殆徧，令弟少荃接談甚密，直抒胸臆，譬如洪鐘。」）

按李文忠是年授廷建邵道，不之官，留居曾公幕府。

曾公之駐建昌也，駱公會奏陳軍情緩急，請飭逆師援安徽；及是，公迺畫圖數十紙，指陳形勢，曾以客軍孤懸，愈非計，且安徽寇合捻寇蔓廬壽，議留曾公併力謀皖。愆官文公復言之，有詔俞允。九月己巳，曾公迺自武昌回駐巴河。（遺集書牘卷十八）致袁午橋書云：「澹村正大光明，今之儒者，林翼已舉以自代，而朝命至今未至，蓋澹公陸見，或自處於謙讓也。實則澹公籌餉而林翼司兵，兩有所益，若置之入閩，則負澹公矣。滌公奉命入蜀，八月十一日行抵黃州，敘談入晝夜，官揆帥又以併力謀皖上請，天語兩許之，虛涵萬象，不下十成斷語。滌公現往武昌，與揆帥籌進止，留皖則與兵事有益，入蜀則與鄂皖餉事有益，惟林翼獨力必不能舉皖，則深望滌公之合，而滌公月餉十五萬，僅鄂中月給三萬，此外遲遲不應，又深望滌公之入蜀，此老有諸葛之助，名而無其位，有丙吉之大德，而無其報，軍興以來，公與滌公及小浦先生，所處爲獨艱耳。」乙亥公親往視師。

（遺集書牘卷十八，致莊蕙生嚴眉春書云：「夏令苦熱，久不乘馬，有髀肉復生之感，昨兩日馳至巴河，微肆手足之勞耳。」）是月多隆阿公破寇，石牌寇麇集太湖。辛卯，曾公詣公營，規畫大計，於是廼定四路征皖之策。曾公循宿松石牌以規安慶，爲第一路。多隆阿公鮑公超循太湖潛山以取桐城，爲第二路。公出英山霍山以取舒城，爲第三路。李公續宜由松子關出商城固始，以規廬州，爲第四路。（是年九月，與莊蕙生嚴眉春書云：「爲皖計，爲鄂計，須將巢湖以南之州縣克復，然後併力規畫巢湖之北，及淝上各州縣，則用志不紛，迺妙於用。蓋巢湖之界限，亦頗如洞庭之界，鼎澧岳鄂，彭蠡之界，饒廣南昌九江也。假如賊伺武昌，繞道南昌，上游，迺可轉入武昌九江之地，其勢固甚難；巢湖以南之宿松太湖望江懷寧桐城英山霍山潛山，漸次規取，復井力於廬江，迺以重兵屯於桐舒六安，以規廬州，則巢湖以南十州縣，迺可守而不失，蓋以水師入巢湖，巡防，則陸兵可省，而遂得以專力於淝上，淝以東尙司緩圖，巢湖以南，必須努力，此天地自然之界限，即行軍自然之次第。去初舍廬江，不謀舍桐城，不守，所謂自貽伊戚也。沅圖九月中旬可到，滌帥似宜由石牌以規安慶，援賊大股當在江浦六合，其上援約太湖糧，竭欲潰之時，援賊之來，必以另股從六霍商固內犯，以搖我邊陲，以牽掣我東師，應以勁兵良將，如希庵者，從此入手，以多鮑從太湖規潛山桐城，以林翼從英霍會於桐城，以四路分進，而均以桐城六安爲總匯，俟安慶得手，分規廬江水師入巢湖，即以桐城爲老營糧臺，運道之總局，蓋四路進兵，則無隙可入，不必以重兵留防運道。」曾文正是年致公書云：「前日因循未及赴黃州，昨夕定今日成行，而又風雨交作，自占英霍山險之路，而以沿江平易一路讓鄙人，此公之盛德，而鄙人所最難安者，面商之事，此爲第一，惟撫標各營，與希庵各營，處處黏連，一片勢難拆分，希庵既居商六一路，則大纛不能不居英霍一路，侍雖欲辭易而居險，而事理不甚切當，且細思賊所必爭苦戰不休者，迺在太湖桐城大關等處，此爲第二路，今多鮑所占者也，蕭浚川來，亦擬調歸此路，合多鮑蕭唐四人，萃於第二路，則兵力極厚，可以更番。

少休。台端專轄三四兩路，待專轄第一路至第二路，則兩人公轄之，且不時撥生力兵協助之，此路正兵，屹立不動。餘三路皆當以奇兵論，不審蓋簿以爲然否？一而調度諸軍，兼籌轉運，則推公任之。是年，致莊蕙生嚴潤春書云：「運道分四層，濂帥一軍，循石牌最易，鮑居第二層，較難，林翼居第三層，已是萬山之中，用夫多而用力勞，是爲更難，希庵之軍，火由麻城，英羅運去，其米糧由商固採辦，尤難之難者也。」奏既上，漕運總督袁公甲三慮兩淮寇棘，勝保翁同書屢挫衄，請飭湘軍取道光固潁州繞出懷蒙，以遏北竄。詔詢公，公與會論夜分，於是大舉攻寇，太湖曾公令諸軍壁石牌，而自盜駐黃梅，公亦增余際昌等九營助戰守，先奪潛山之天堂。天堂，縣西二百里，萬山叢薄，外險中夷，循東南出水吼，領則潛山，循東出龍井關，則桐城，循東稍北出曉天，則舒城，又北則霍山，固皖北一奧區也。寇初不知爲天險，及踞三河始知之，至是官軍據守，寇氣奪。僞報注重於此，見致曾濂帥書。潛山知縣葉兆蘭介唐結民兵，立五營，爲官軍轉運屯軍益固。是年十一月，致曾濂帥書云：「始議只因天堂一軍急救介唐，不免深入，直探虎穴，因而石頭嘴不能不駐一軍，因而陳德國亦不能不駐一軍，查天堂一軍不可撤退，不僅萬民性命可憐，鄙人聲名可畏，且異日不進桐舒則已，若猶有志於舒桐，則我軍循山外而圖人，賊匪負山中而伺我，如芒刺之在背，如鯁骨之在腹，心牽綴我師，跂踞不前，理也，亦勢也。且昔年都多飽盡力於宿太，而林翼獨勞心於兩靳及張家塋，且勝且敗，崎嶇兩年有餘，林翼之功少罪多，而林翼之心力，則獨苦矣。張家塋失，則靳水靳州廣濟黃岡均震，此鄂境山中之情形。天堂不失，則異日潛桐舒之軍行無阻，人固不得而喻其苦心矣。」甲子，公自黃州拔營駐靳南陳德國。十一月庚午，復遶皖邊界牌石，曾公亦遶屯宿松。遺集書牘卷二十一，是年致莊蕙生書云：「弟之遶駐陳德國，爲太湖代謀耳，太湖之事，援賊不至，主圍而使之飢潰，援賊若至，以二軍扼楚疆之西北，以二軍專打援賊，雖近於弛圍，

而所全者必大，成功必美。」又致翁祖庚書云：「林翼以月之五日，遂駐皖邊之界牌石，扼潛太英霍四路之要，而以余參將一軍深入舒潛桐交界之天堂，刺賊援要害而壘，日來屢有戰事，天堂爲賊所必爭之地，卽爲我軍繼進舒桐所萬不可棄置之區。」安慶寇官軍名將悉出，則大懼乞援，寇帥陳玉成益合捻寇十數萬，自江浦來犯，公軍旣深入，備多力分，僅留三營以自衛。（遺集書牘卷十九致莊蕙生書云：「太湖之賊，全恃兵力作遙圍之勢，無長壕，無長城，賊如夜遁，祇得空城耳。萬一援賊大至，則我軍被城賊牽綴，二萬人祇能以七八千人應敵，多已分兵四路，勝敗之數，尙不可知。若賊以五六萬人從天堂霍山來犯，林翼之力必不支，以天堂分去九營，石頭嘴分去七營，太湖分去蔣之純六營，均急切不能調歸一處。其金逸亭九營尙在，店已飭進進英山，距石頭嘴不過八十里，或猶可併力也。一月之內，舒公能以新舊馬隊一千名，由蘄水出紫英山大畈河，則聲勢較靈耳。」又致曾滌帥書云：「林翼非多鮑之獨認一路者可比，不得不兼顧，卽不得不多分隨身祇三營，卻不足惜，亦不足慮，惟慮他處之單弱，卽林翼之單弱耳。」）以寇首頗知兵（見遺集書牘卷二十九致曾滌帥書）非併力破走援寇，則潛太寇終負蝸舒桐，列城俱阻。迺日夜徵調馳書諸將領規地勢，審敵情，反覆咨諏，不爲遙制，於時結營山阿，每風雪漫天，一病輒寢，食欲廢，左右請稍息，而公才思愈恢，不能自己也。當是時，都興、阿、養疾、荊州、多隆、阿、新貴重，諸將不樂出其下，李續宜稱母病，久不至，曾公弟國荃新克景鎮，留領軍，不可遽南歸，鮑超亦求去，唐訓方、蔣凝學等陳說軍事各殊異。公獨居深念，恆用隱憂，以謂事權不一，兵家所忌，九節度相州一役，可爲殷鑒。默計諸將中，獨多隆、阿、機智過人，且總統前敵，爲朝使，欲下檄令圍攻軍，悉歸節制，曾公力言其不可。或又言天堂軍孤懸，宜遷屯，公與曾公一日一書，相謀議，終莫決，繞帳旁皇，呻吟晝夜。一夕，忽蹶起曰：「兵事喜一而惡二三，屈我以伸人，今日是也。天堂拊潛太背，而搃其吭，地利旣得，破寇必矣。」（遺集書牘卷二十致曾滌帥書云：「事權不一，兵家所忌，七年八年以前，多鮑有都公主之

故能戰；今年鮑已實爲總兵，多已實爲副都統，一請省親，一言傷發，情狀不和，已可想見；古來將帥不和，事權不一，以衆致敗者，不僅九節度相州一役。林翼曾奏言：兵事喜一而惡二三。江忠烈曾奏以兵事少用提鎮，多禮堂之爲人，意忌情深，伎心尤勝，然臨陳機智過人，且是天子之使，以副都統奉旨總統前敵，再四以權分勢，均爲言，不可不專牘委任，將鮑唐總歸其節制調遣，否則太湖今年之兵事，必有決裂不可收拾之狀。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惟林翼當爲其忍，爲其難，非如此，則事必不濟。如因此而鮑請退，則留其兵與多。又復李申甫書云：「軍事不了，恐爲三河之覆敗，爲寶慶之被圍，日夜苦思，呻吟不已。十七日三更定計，奮然興起，坐以待旦，以地勢賊情而論，已拊其背而扼其吭，官渡摧衰，虎牢禽寶，至計深機，亦不過如是。若遲滯不決，則步軍必被圍困，希庵母病，或難絕裾以行，馬隊攻壘，非所長，求野戰不得，其禍敗仍累及滌，文彌縫補救耳。或疑關東面是縱賊，不知賊所恃者城，官軍之所困者株守之城，賊縱之使戰，可勝也；若待援賊外圍，城賊內突，是官軍有內外夾攻之病，其敗無疑。或又疑太湖功棄垂成，不知得空城，不如破賊去，冬曾得太潛舒桐矣，棄之如遺，則得城不如破賊之功，不待再計而決矣。況破援賊則可連下五六城，而太湖仍在吾掌握之中，且以地勢論，扼潛山之山外，與天堂之山內，則援賊絕跡，萬不能過潛山一步，亦不能從天堂山僻繞至太湖。」此中二百餘里，以天堂爲要。太湖仍釜中游魂耳，舍大圍不謀，而小圍是好智者不爲也。如此布置，且定限三四日成軍而出，則大功必成。賊首頗知兵，不南走桐城歸安慶，即北走英霍趨商固羅廡，然禍猶稍紓也。至多公之爲人，其臨陳料賊，明決如神，驍果冠倫，實有可憑。臨大事之時，即楊素、鄧羌，猶當委曲以成人之美，若不假以事權，則事終決裂，事後銷除一紙文書耳。」徑上奏以所統軍悉隸多隆阿，李續宜未至。（遺集書牘卷二十一）致羅澹村書云：「希庵未到，以金國琛遠序代領所部，入駐舒霍之交。」亦名隸之。鮑超諸軍大驚，曾公得咨文，憂疑終日。多隆阿公既爲統帥，遂撤太湖圍，撤鮑超屯小池驛（距潛山四十里）當前敵，遂隸

擬學於龍家涼亭爲超後援，留唐訓方三千四百人，獨圍太湖，已屯新倉，相去二十里，公與曾公危之，業已聽多隆阿逆，遂增兵而飛召續，宜回營。十二月癸丑，公遂進駐英山。（遺集書牘卷二十一）致官撥帥書云：「林翼任英霍商固，而近日所謀，尚在太湖，非好事也。太湖不得，則各路不能進兵，湘軍九營業已逆擊英山，柳林河，林翼亦擬逆營英山羅田之交。」（俄陳玉成躡桐城，益糾黨循潛山西，太湖東逼小池，袤斜三十里，連營百數。丙辰，遂攻鮑超屯。丁巳，多隆阿率疑學往救，大戰，平壘三十，斃寇七千，我軍亦傷亡千三百人。己未，寇更番攻超屯，營官鄭陽和頻傷劇戰，裨將蘇文彪福守壘，至傍壁食，以避礮丸，圍攻六日夜，文報阻絕，曾公逆盡發宿松屯兵九千人圍太湖，撤唐訓方軍援小池。（遺集奏議卷三十八）征皖軍夾擊潛太援賊疏云：「曾國藩以太湖兵單，抽派宿松十營六千人，交總兵朱品隆主事李榕馳赴太湖，與唐訓方合軍駐城西北南三面，圍師之力迺厚。」又云：「曾國藩加撥護軍長勝平江等營三千人，並馬隊馳赴太湖，而抽唐訓方軍援小池。」（公益調麻城防兵，以千人益新倉，以二千五百人合圍太湖，又與曾公合兵二千防潛山羅谿河，埤官軍後。）（疏云：「臣等飛調麻羅防兵，建威等營赴新倉，調恆左恆右曾貞幹督前趙克彰督右朱希廣督左楊得武等營赴太湖，又調管帶阿達春督中李續燾兩營，曾國藩亦調喻吉三凌蔭庭兩營赴潛山羅谿河，遏賊繞我軍之後。」）（遺集書牘卷二十四）復李璣階書云：「羅谿河地勢扼要，可遏城賊之衝，並防小池驛援賊竄繞彌陀寺，襲我軍後路。依山爲營，兩頭兼顧，自是穩著。」（甲子，多隆阿自督軍護鮑超運道。乙丑晦，又以己軍入駐超之左營，而令蘇文彪出休，公亦撥三營往助，又慮曾公軍單，令其弟貞幹逆營宿松。（遺集書牘卷二十二）除日與曾事恆書云：「滌帥今日來函，有抽撥宿松四營前進小池驛助剿之議，滌帥隨身營伍，覺爲太單，應請丈逆營宿松，以顧主帥。」）歲暮嚴寒，諸軍征役不息，勇氣百倍。是年，奏調翰林院編脩林汝舟銜榮光檢討童斌主事林聰參閣敬銘江西奉新縣知縣張建基隨營差遣。

按汝舟聰彝皆文忠子

構寶善堂於黃州雪堂左近。(遺集書牘卷十七與陳秋門光亨書云「林翼於雪堂之左構寶善堂七楹其
前又七楹意欲爲事賢友仁之居」)又致劉霞仙書云「儲才館主持無人已成虛設近於營中支幕以虞士
夏間當葺雪堂之基以處之」(纂讀史兵略有訂體例開局武昌屬門人汪士鐸梅村總其事)(獨山莫
友芝子偲武昌張裕釗廉卿長沙丁取忠果臣張華理慶庵漢陽胡兆春等分任編校是年致左季高書云「
天下絕少智略之人近月發憤著書取左傳通鑑之兵事地理而編次之兵事以智略爲上地理以釋今爲考
證公講輿地二十年管兵事又十年明晰此中之精微者矣」)又與糧臺諸君書云「梅村所著極佳此編成
必敬授諸君子各一部精而熟之可爲帝者師矣然一視諸公之天分志氣何如」)又與蔣文若書云「寄來
節鈔左氏傳披閱一過林翼連年待罪戎行惟今日之學稍勤而案上公牘則廢閣不治矣梅村所擬體例如
伐某國取某邑凡兵事之無當於兵略者不錄良是惟渠輿地之學極精博刪煩就簡非梅村自爲之則恐擇
之不精此編以兵略爲本而兵略以地利爲要如楚失成皋而亡蜀失荊州而威秦王得虎牢而竇王並禽宋
伐燕雲而汴京不守元爭襄陽而鄂歸掌握之類凡有關於大略遠謀者幸明以告我又凡以謀略勝人不戰
而誦人之兵者又如衛文大帛之冠大布之衣如魏武屯田邱閣之事皆強兵之至計不必有兵事之可錄而
必須編入如子胥之策夫差淮陰之料項羽是也大略分編在諸賢而總裁則專屬之梅村矣」)

按胡氏兆春上公書云「晤文若傳公諭令春與汪張兩孝廉編書左傳屬之汪君通鑑則令春與張君分
任其事即日襪被入節署多桂園矣蓋當時開書局於武昌節次按寄黃州故公與文若書有披閱節鈔語
也」

是年二月陶夫人以寶慶寇警挈嗣子至武昌(見家書) 閻公敬銘自武昌來謁公(遺集書牘卷二十

二、致糧臺總局書云：「丹初美才正直，而專心條理，司農中第一把手，留營數月，必能匡我不逮，開仗行軍，則軍火所省較多矣。」又卷二十四，庚申正月致嚴爾春書云：「丹初至爲可寶，恨相見之晚，必強留數月，可益吾心。」

咸豐十年庚申。

公四十九歲。

正月庚午。

公慮太湖城寇踰馬齒領西竄，令諸軍分兵駐東門扼之。辛未，唐訓

方邊屯蔣鮑兩軍間，以通鐓道；多隆阿亦以己右軍邊駐鮑超左營旁，而令蘇文彪還屯，且曰：「亟作壘列隊拒寇。」右軍壘成，訓方築未畢而寇至，力戰半日，軍敗，退屯新倉。當是時，鮑公超軍陷寇重圍，鐓道絕，兵不滿四千，當強寇數萬，扶傷裹創，忍飢苦撐持二十餘日。（續集書牘卷二十二，復鮑春霆書云：「木子坳韓家坳一帶，逆衆負山而壘，每日圍擾我軍，三更始退。弟以三千餘人當援賊五六萬之衝，尙能穩紮穩打，想見忠肝義膽，辟易萬人，士卒亦皆用命，可敬可愛。」）諸軍阻遏形勢，不得前，寇來益衆，勢岌岌。公日夜憂懸，則密與書告鮑公曰：「寇深矣，若萬不可支，蓋少退新倉荆橋，以全軍，有過惟我任。」鮑公得書，感奮戰益力。公策寇勢方張，非別出奇兵，以拊其背，則機勢俱鈍，終不足以破敵。迺亟檄金國琛領撫卅一營，自松子關躡英山，踰潛山之天堂，合余際昌軍九營，疾趨間道，謀夾擊，所謂山內之軍也。自除夕拔營，草山捲甲，險冒冰雪，行十日乙亥，分抵仰天庵高橫嶺，瞰官軍寇屯，悉在目中，迺憑高築壘，衷寇屯而陳。寇闖見，大懼，明旦乘霧來攻，彌漫山谷，國琛嚴陳以待，日中併力奮擊，破其巨壘，斬賊三千，寇敗去。（略見復浙撫羅澹村書。）丁丑，多隆阿遣千人屯小池。戊寅，又益五百人往，於是鐓道始通。會公亦調太湖七營，以朱品隆領之，進屯新倉。辛卯，多隆阿將五千人，鮑超三千人，唐訓方三千五百人，蔣凝學四千人，朱品隆三千五百人，合萬九千人，列陳攻寇，略有斬獲。壬辰，平明分三道並進，東攻小池，西攻羅山中，攻東堰，東堰爲寇屯，而陳玉成精兵盡萃羅山，多隆阿迺併西中軍自將攻之，寇亦大出衆頑抗，馬隊突而前，寇少卻，蔣凝學速破寇卡，攻入山內，朱品隆越山進，馬

隊繼之，寇踏崖死者相屬。時小池寇分四道來抄，唐訓方鮑超合擊，先敗之。合軍縱火燒寇屯，東南風急，燎及山腹，寇棄屯狂奔二十里，軍械委積於道，燒屯館柵壘殆盡，俘斬無算。其夜，太湖寇遯走，收其城，逾二日，潛山寇亦遯。初，公與曾公議四道征皖，已而李公續宜以母病久羈長沙，遂令金國琛代領其衆，進駐舒霍之交，而張運蘭蕭啓江兩軍亦以事他往，皆不果來，故地廣兵分，勢難兼顧。及援寇大至，迺集山內山外諸軍，併入一路，前後環擊，遂下兩城，攻戰之苦爲軍興以來所未有。（遺集書牘卷二十四）復羅澹村書云：「鄂以四路之師，歸併一路，前後夾攻，作大圍包剿之勢。」於是論功休士，以知縣葉兆蘭結潛山士民爲官軍後援，功第一，免論失城辜，並超擢兩階，奏獎黃梅廣濟及安徽宿松等五縣民團。（遺集書牘卷二十四）致葉介唐書云：「此次援賊之破，非刺天堂腹地，不能並力合謀，亦非得東道主人，不敢以孤軍深入，得人得力，惟兄之苦心孤詣助我成功。」又致曾滌帥書云：「此次若能破賊，當以介唐居首座，設無介唐，則士氣不揚，呼應不靈，安敢以孤軍入天堂哉？甚矣吏治之與兵事相表裏矣。」又以多隆阿公兵少敢戰，屢求獨統萬人，遂許留營休養，而自選精兵以益之，令進謀舒桐。（遺集書牘卷二十四）致逸亭金書云：「多禮堂須獨統萬人，弟已許之，查所部步兵十營，須於得力之營，各加五十名，共加三百名，擬益以趙克彰朱希廣李雲麟，共計約七千人，加以馬隊千三百人，擬以楊得武陶茂林梁洪勝各五百，黃勝日之六百，調歸多禮堂爲一萬人，則縱橫開合，必能成功，謀桐謀舒均請酌示。」鮑春霆來營謂閣下准其告假三月，由皖還夔程途一月，在家停住二十日，奉陽（是年曾文正復公書云：「鮑春霆來營謂閣下准其告假三月，由皖還夔程途一月，在家停住二十日，奉毋攜眷而出。」）二月，寇帥李秀成陷皖南廣德，連陷浙之安吉長興，杭州告警，羅公遵殿來乞師，且奏請曾公往援，又聞石達開將由貴州竄四川，公憂憤成疾，寢食俱廢，會唐公訓方當赴官襄陽，議撤其軍，迺命蕭翰慶挑選精銳，合池州降卒爲六千人赴援。（遺集書牘卷二十六）是年復莊蕙生書云：「賊恙中瘡三日，近兩

日如前；而張仲遠又謂脈氣不如前二日，猶勝於初到之時，蓋實衰而非誑矣。惟桐慶未復，獨不可稍緩須臾乎？澹公好人好心，弟因此幾乎氣煞，司封疆而胸中無將帥，腹中無甲兵，可憐可懼。公與澹公異日當思鄙言。曾文正是年復公書云：「澹公危急，待昨信已詳，待恐蕭翰慶不能帶章部，而公以爲可行，蓋倉卒之間，舍此別無可調也。止得令此起先行，以濟澹公之眉急，而助浙江之聲援。」未至杭州，陷羅公死之，公痛甚，病益劇，乞張公曜孫來視。是年，曾文正與官揆帥書云：「胡宮保自聞杭州被圍之信，愁病交侵，加以蜀事日壞，尤用焦灼。一又復張仲遠書云：「潤帥病自由思慮過度，肝木不舒之故，弟前有緘勸其回駐黃州，復書謂無以對皖中紳民，今得國能調護，脈象回春，應可漸次復元，果否返旆雪堂，仍視初夏之脈象何如？」三月，李公續宜至軍，曾公議三道規安慶，以其弟國荃率朱品隆、李榕進集賢關，多隆阿進桐城，李公續宜爲援兵，助二軍，就公議，久不決。適左公宗棠來英山，視公會爲迎，致宿松，其議迺定。曾文正公復書云：「進兵之略，鄙意仍欲守希庵前議，以朱李進安慶，多公進桐城，希軍營青草壩，不知尊意有更改否？季公卽日到英山，請其一決。」先是，左公居細幕，久專軍事，爲永州鎮總兵樊燮所構，官文公陰右之。潘文勤原奏有「湖廣總督官文惑於浮言，未免有引繩批根」語。事聞，命考官錢寶青卽訊，召對簿武昌，公力解之，得不逮。長沙張氏藏公與官文恭書云：「湖南左生，季高性氣剛烈，矯強歷年，與鄂省交涉之事，其失禮處，久在山海包容之中，滌帥所謂宰相之度量，亦深服中堂之德，大冠絕中外百寮也。來諭言：「湖南之案，並無成見，從公而斷，從實而問，無甚牽連者，免提，有關緊要者，亦不能不指名提取，不能令罪人倖免。」一節，讀之，再四心以爲懼。此案樊與黃等，似無好聲名，正案不敢預聞，其案外之左生，實係林翼私親，自幼相處，其近年皮氣不好，林翼無如之何，且駱公與林翼不通信已二年，至去臘，迺有私函相往還也。如此案有牽連左生之處，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林翼一人私情，並無道理可說，惟有燒香拜佛，一意誠求，必望老兄

俯允而已。」又與莊蕙生書云：「樊案易了，甚慰！當以顧大局，扶善人，申正氣為主。」左公因請咨會試，其女夫陶桃入京，至襄陽，公復以書尼其行。《家書與靜娟夫人書》云：「左公挈少雲入京，已迭次邀於中途，少雲不可出仕，此愛之之意也。」左文襄是年與郭意城書云：「三月三日抵襄陽，毛寄雲觀察出示，潤公密函，言含沙者，意猶未慊，網羅四布，足爲寒心，蓋二百年所僅見者。」當樊案急時，編修郭公嵩、燕適直南書房，語同直吳縣潘文勤祖蔭謂：「左君去湖南，無與支持東南大局，必至傾覆。」潘公據以入告，久之，文宗意解。《左文襄書牘與陳雋臣書》云：「在宿松時，滌帥忽奉寄諭，聖意於宗棠出處一節，垂詢再四，并爲昭雪，知鄂帥之說不行，欽感靡旣。」至是，左公迺循漢川沿江下，遨遊兩軍間而歸。《遺集書牘卷二十六，復唐蔭雲書》云：「季丈小住數日，即往宿松，並遨遊楊彭水師營中，世亂循生，奇才抑塞，可爲長歎。」又卷二十七，致駱額門書云：「季丈以幕府而見疑，則義當隱居，彼之所慮，友道也，非臣道也。湘中經營已久，石逆受創，必不正視，湘省似可二三年平靖，林翼不能強留季丈於皖中，而實願其暫隱，以待明詔之後起。」左文襄祭公文云：「我方憂讓，圖隱京門，晤公英山，尊酒相溫，公閱我遭，倏然若靈憂蘊於中，義形於色，我反慰公，何遽至此？天信吾道，猶來無止。」俄而奉詔，以四品京堂襄辦會公軍務，左公竟因此起。閏三月，江南大營師潰，會文正公年譜云：「是月，賊攻陷江南大營，官軍潰走丹陽，張國樑陣亡，和春受傷，卒於泅墅，關賊陷丹陽，攻常州，總督何桂清走常熟，江浙戒嚴，詔公傳旨，都興阿馳赴江北辦理軍務。」詔將軍都興阿馳赴淮北，會袁甲三軍，防寇北竄，都興阿公挾朝旨，資糧皆就公取給，並索余際昌六營自隨，公勉應之，嚴公樹森力爭不可，後亦竟不行。《遺集書牘卷二十七，致曾滌帥書》云：「都將軍遵奉六次嚴旨，淮北之行，似不可回，欲帶昌營，否則須林翼獨當違旨之罪，力奏無兵可撥。」又致曾滌帥書云：「昌營鄂人爭持之，林翼力守所示，撥給都公鹽場之鹽，裏下河之米，尙是一線命根，知余之才而不予，是爲不忠，都公謹迂，不失豐鏞故家風規，視勝視

周視和，究有薰蕕之異；他人管兵符，不能効參，而轉疑都公之無才，是爲不怨。林翼願排衆議，而予以余將，卽遵明示也。」英杰家藏會忠襄國荃復公書云：「十六日奉手詔，知涇春與衆爭留昌營甚力，直引蕭輔臣爲前車之鑒，所見亦深有道理。前者台座允發昌營隨都將軍，此不得已之苦衷也。旨意不可違，淮陽不可不顧，都公不可不去，步軍別無可撥之營，因都欲昌營是以允之。究而論之，都公此行，無補於淮揚，而有損於鄂，迺顯而易見者也。其隱而不可知者，則在彼時彼地，賊情強弱之不同。都昌利害，因之而各異。雖曰不可懸擬，然而利三害七，可得而預計耳。近來廟堂指蹤發軍，往往不計兵之多寡，餉之有無，又不知兵之已行，餉源出自何處。兵之已至，克與強寇足相抵當與否，皆在所不計。而惟日事督催，踵習相行，且七八年矣。而閩外大臣，本公忠體國之意，分宵衣旰食之憂，遂不暇熟審其成敗，而遵旨籌發，惟恐或後焉。卽成行者，冒昧疾趨，赴公家之難，或初利而終鈍，或一蹶而再振，或幸而克全其旅，或不幸而覆沒其軍，如此類者，未嘗不可屈指數耳。是以淮南皖北與夫大江之南，致有今日不可收拾之患，而廟算猶是也。而閩外主兵大臣，明知之而不忍違之，亦猶是也。使星就道，君命在門，不能不設法應酬，以令其去，又不能不設法以全其軍，是在我公之權衡矣。抑或由六安而壽州，而定遠與鳳陽之師，相爲聯絡，不遽至天長六合，亦不與寇鋒相當，候臣股援賊上犯之後，或仍回旗與楚軍收夾擊之效，或再相機而抵天六，是亦全軍之一法。然此皆就昌營發去後言之耳。若能陳奏，俾都馬昌步皆不去，則所全於都昌者大，而鄂皖之軍，亦多收馬步三千之利，是國荃與涇春之見，相符合者也。」（知涇春與衆爭留昌營句下，公手批云：「本應留惟天命所屬，揚州地利應顧耳。然無餉則竟不能行，蜀亂以來，鄂中月虧十萬以外。」）四月甲戌，公赴宿松會曾公、左公、弔羅壯節、遵殿之喪。（遺集書牘卷二十八，與范西民書云：「澹公忠觀及其夫人節女之柩，均歸故里，弟挽聯有『世治正神爲人，世亂正人爲神，一室貞魂光國牒，大節忠臣不生，大名忠臣不死，千秋遺恨付胥濤。』」之句，頗悲壯。澹公服官二十餘

年身後情況如同極寒之士，蓋百餘年所僅見者。曾文正與李申夫書云：「昨與胡宮保及季高次青諸君至羅宅會平，四壁蕭然，實爲當世清官第一，天不佑善，嗟歎曷已！」縱談累日，壬午，仍回英山。（遺集書牘卷三十五）復李副郎書云：「四月宿松道上滌帥臨別贈言，富莫如節用，強莫如裁兵。」曾文正四月日記云：「湖中丞熟商江南軍事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心有二用，則必不能有成。』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斷無中立之理。』二人皆許爲知言，此皆當日縱談可考見者。」又與李申夫書云：「胡左二公大約十八日分別各歸。」是時寇已連陷常州、蘇州，復由蘇州犯浙江，陷嘉興，偵寇帥陳玉成將於深秋大舉兩路上犯，曾公適議合湖南北、江西三省協防，而令左公有長沙募練五千人援安徽，已而曾公被詔署兩江總督，公專會公大用，因遺書曰：「兵事當布遠勢，忌近謀，公言南岸分兵，一由池州取蕪湖，一由祁門出徽寧，一專守廣信防江西，此皆內軍也。取餉江西，而惟議釐捐，以錢漕歸巡撫，愚又以爲隘矣。以湖南北爲兵之本，以江西爲籌餉之本，待三省協防，而後謀吳，非一年不能。夫吳越人之毀譽，怨望，雖不必問，而吾等悲憫之懷，與吳越人仰望之苦，最難爲情也。吳督之任，以包舉把持，恢廓爲用，鹽漕得人，何事不濟，不患貧也。蘇常失守以後，督撫監司，或死或未死，或補或未補，進賢退不肖，此其時矣。今宜起兩軍，一出杭州，一出淮揚，先調屯守之平江軍五千，馳入杭州，拯其急，而取其財，而令次青募五千人，繼進，拘守廣信，無當也。杭州失，駐衢州，杭州存，進湖州，此乎吳之先著，已令霞仙、季高各募六千人，爲皖南揚州之用，或爲江西之用，爲隨征之用，少荃可治淮上之師，合水陸萬五六千人，而以都多將馬隊，幼丹宜奏爲蘇藩，二李或寧藩或蘇藩，則兵餉一家矣。大局安危，視公放膽否耳。近者葉督兩廣，而不知廣西爲何人所轄，何督兩江，而割皖南，割皖北，並割江北矣。福爲皖撫，而割南岸，棄以予浙江，又割淮北，棄以予袁公，其日威百里宜也。徽寧猶完，布置粗定，當鼓行而前，與懷桐之師會於當塗，然後湖州軍出於蘇常揚州之馬，飲於江浦，林翼雖辱病，不覺言之汗漫也。急派緩受，大題小

作，則恐或不濟？曾公得書，壯之。左公亦言宜先以偏師保越，爲圖吳之計。然曾公再出治軍，益務持重，迺江進駐祁門，乞公假鮑超六千人，而自將朱品隆、張運蘭所部合萬一千人，以行。遂定議不撤安慶之圍，以其弟國荃領之。曾文正是年復公書云：「安慶一軍，以不撤動爲妙。一撤則桐城亦當撤退，不特前功可惜，即鄂疆亦良可慮。」又一書云：「安慶之不撤圍，非爲破安慶計，爲南北兩岸之軍，全恃水師與安慶陸軍爲之聯絡論地，則安慶一帶，徑渡北岸，比上游之石牌望江遠近迥殊，論人則雪琴沉甫必竭力聯絡，使侍與公無三日不通之信，無片刻不達之情，假令安慶撤圍，另派人駐紮石牌，則桐城一軍，嫌其孤立，在鄂仍須以五千人當石牌一路，而在侍已與北岸隔絕矣。此侍不肯輕撤安慶圍師之微意也。」五月，蕭翰慶蹶歿，湖州蕭啓江奉命援川，至成都亦卒，公奏請左公往統其軍。（見曾文正年譜）文宗特詔欲遂左公辦督四川軍務，公轉詢左公，左公以已軍初起，不欲專一方之事，公亦以江皖事急，復與曾公合辭留左公，仍援安徽，而密疏請凌雲、貴、總督、張、公、亮、基、暨、廣、西、巡、撫、劉、公、長、佑、往、援。（遺集、書牘、卷、三十一、致、官、曾、二、公、書、云：「寄論垂念蜀疆，兼以彼中軍政需人，欲令左季高京堂獨當一面。左公留心軍事，成謀勝算，原可任使，惟向未親歷行間，且只三、四千人，亦恐不能獨當一路，不如暫依蔣、帥、滄、海、之、量，百川皆東，吳禍其有豸乎？蜀亂初生，軍政久弛，滇匪懶、匪、託、於、內，石逆耽、伺、於、邊，非老成壯猷，未易挽此危疆。鄙見劉、印、渠、中、丞、隨、江、忠、烈、軍、中、多、年、轉、戰、專、湘、皖、北、江、西、等、省、軍、旅、之、才、忠、良、之、節，均可信任。林翼素不識面，亦無文字往來，而屈指計數，自以劉、中、丞、入、蜀、督、辦、爲、妥。前疏中已與張、石、卿、先、生、並、提、及、之。」英杰家藏李文忠、鴻、章、是、年、四、月、上、公、書、云：「伏讀手教，憂勤惕厲，感時憤事，一片血誠，淋漓紙上，欽悚殆難爲狀。時局愈壞，支柱需人，公之精神實國家之元氣，在鄂則有益於皖楚，過江則有造於吳越，保一分精神，即多一分本事，即添一分功烈，萬勿以憂鬱致疾，此爲天下蒼生禱祝，非徒爲鄂人皖人頌也。近日督撫中太無人，公不必過謙，天如佑我，大清當以公督兩江，此至艱難

困苦之任，非開拔聖手，孰能勝之？帥符則必推滌師，庶相得益彰，可挽全局於十之二三。願上游已成之局，難得替手，廟堂卽有此議，東南朝士卽有此識，必不敢放膽做一篇奇警文字。不如是，以一人單行，卽江右浙東，暫延殘喘，終必鮮濟。不如是，督與帥皆假他人，江浙固無生理，上游亦日威危，公所以兢兢於令名，不克永保哉？然鴻章竊願公不可一日不存此心，不可一日少墮其氣，盡吾分內，以俟天命，以視國運何如耳。蜀亂果得人而理，迺保鄂圖吳皖根本，此著宜及時建言，分內事，非分外事也。」

按李文忠公此札，其推崇公甚至，雖皆擬議之辭，然實當日謀國之至計。書作於四月二十七日，越次日，曾公適奉署理江督之命，未幾，卽竟兼縮欽符，事權統一，卒成大功。以此見文宗知人善任，廟堂舉措，又非草野所能窺測也。至云蜀亂需人，宜及時建言，則公之密薦張劉二公，李文忠或亦與其議歟？

六月，復與官文、公合疏薦劉公文宗，以廣西事亟，不允。尋命駱公秉章總督四川，並令於湖南選將募兵往，其後竟平蜀亂焉。當是時，江淮糜沸，列城寇屯，相望。曾公雖奉詔實授江督，兼欽差大臣，而羣帥各擁兵，畫疆分守，皆就地籌餉，各專奏報，不相咨稟。（王氏闡運湘軍志）曾軍後篇云：「時曾國荃留圍安慶，與多隆阿、李續宜皆爲湖北軍，袁甲三屯淮上，自爲一軍，巴棟阿爲鎮江軍，李若珠爲揚州水軍，王夢齡、曾潛皆爲清淮軍，薛煥、吳德皆爲上海軍，張玉良收漢軍，退杭州，猶稱江南大營軍，周天受屯寧國，張芾屯徽州，爲二軍，江長貴將杭州軍，米興朝防廣德，皆王有齡主之，爲浙江軍，皆各專奏，不相咨稟。」公痛時事益壞，念非亟求忠亮弘濟之才，無由補救，迺疏薦沈葆楨等十有六人，以備任使。（遺集奏議卷三十七）敬舉賢才，力圖補救，疏云：「臣查前任江西、廣饒、九南道沈葆楨，識略冠時，才堪濟變，其在廣信府城，賊衆數萬，飆忽爲集，軍民震駭，巷無居人，其形勢較本年蘇常賊氛，更爲危迫。沈葆楨登陣設守，效死不去，遂以集援兵而完境土，咸豐九年，與長官不諧，乞假歸養，奉身而退，至今廣信士民，望如慈父母。臣與沈葆楨未曾識面，官聲所播，知爲奇才，又

按察使銜浙江記名道李元度，血誠果毅，志節清嚴。咸豐五、六、七、八年，在江西勸捐練勇，轉戰建昌、廣信二府，完守貴溪、弋陽、玉山、廣豐四縣危城，以數千飢疲之卒，當石逆數十萬之賊，軍無半菽，手無寸柄，惟以激厲忠義，保全城池。江西浙江軍民，至今爭之。以上二員，如蒙皇上天恩，畀以封疆藩臬之任，責令籌兵籌餉，必有守正不阿之節，應變無窮之略，斷不至貽誤民生，棄城苟活，以爲國家之羞辱。又湖南在籍四品卿銜兵部郎中左宗棠，精熟方輿，曉暢兵略，在湖南贊助軍事，遂以克復江西、貴州、廣西各府州縣之地，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其剛直激烈，誠不免汲黯大慙，寬饒少和之譏，要其籌兵籌餉，專精殫思，過或可宥，心固無他。臣與左宗棠同學，又兼姻親。咸豐六年，曾經附片保奏，其在湖南情形，久在聖明洞鑒之中。又湖南同知銜候選知縣劉蓉，會同羅澤南、李續賓等帶勇立功，學有本原，志期遠大，膽識恩威，能結士心，而寄軍政。臣於咸豐六年，奏調入營，奉旨俞允。至今高臥故山，不肯輕試。以上二員，應請天恩，酌量器使，並請旨飭下湖南撫臣，令其速在湖南募勇各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補救於萬一。又臣訪聞告病編脩劉熙載，貞介絕俗，學冠時人，現任順天府府丞，毛昶熙，品節謹飭，留心吏治，降調御史薛鳴皋，德望清峻，操守第一，可否特恩簡用，伏候聖裁。又訪聞降調御史尹耕雲，胸有權略，戶部郎中楊寶臣，堅忍耐苦，吏部主事梅啟照，任勞任怨，刑部主事苑泰亨，才識過人，河南知縣田玉梅，膽略任戰。以上八員，臣胡林翼均未曾識面，亦無文字往來，訪聞既確，據實增陳，以備聖明採擇。夫用人行政，朝廷自有大權，舉爾所知，芻蕘不嫌下問，臣力疾從軍，不敢自逸，惟恐先犬馬填溝壑，若目覩時局艱危，避忌模稜，知而不言，負恩實大。至現任湖北藩司嚴樹森，綜理精密，才勝吏事，湖北安襄鄖荆道毛鴻賓，好善嫉惡，秉心公正，總辦湖北營務，兼管糧臺之戶部員外郎閻敬銘，綜核名實，居心正大，總理營務，湖北記名道邢高魁，樸誠質直，遇事求實，臣前已隨案保奏，均堪備異日任使。惟湖北籌兵籌餉，急切需才，臣應舉其姓名而不可遽求恩澤，臣爲疆事孔棘，急圖補救起見，應如何破格錄用，伏候聖裁。

（郭氏嵩燾已未與公書云：「京師人才，所見無多；有才氣能治事者二人，曰河南知縣田玉梅，精悍有膽略；御史尹耕雲杏農，才高意廣，雄視一世。其敦行力學，以德器勝者，曰御史陳濬，已革翰林陳彝作梅，堅忍耐苦，任勞怨者，曰戶部郎中楊寶臣，吏部主事梅啟照，小巖志趣高遠，有才識者，曰兵部主事李鴻裔，眉生，刑部主事苑泰亨，雲吉，其他勢位崇顯，及聲名已著，及聞名不相往來者，不敢具述，而學問文章，為時重者，又不在此數也。滌帥奏調之李榕申，夫有志節，負才能，斷道武昌，或當繞道求見，田君可任一旅，尹君楊君可任事，然田尹皆露才，尹又權變，有嗜好，楊性稍褊，其餘諸君，則皆不樂出，嵩燾迂疏鮮用，又多疾病，僧邸治事勤與諸君子奔走，應對尤非所長，或幸夷務速了，馬隊兵南行，得執鞭弭以從，精力其猶可支。」）

按郭公是時方從忠親王僧格林沁治兵津沽，公延訪人才，故歷舉以對，此疏所列，又多郭公汲引也。書見梅氏叢鈔。

以擒匪剿掠河南祥符三十州縣，禍且延五省，疏劾勝保欺謾，又請飭曾公於淮安甯國太平衛杭二府設水師三枝，以為平吳根本，中朝多採納焉。（遺集奏議卷三十七，是年陳賊勢軍情疏云：「請飭督臣曾國藩於淮安設水師專營，其甯國太平之石白湖南漪湖應設水師一枝，衢州杭州亦應設水師一枝。」遺集書牘卷二十八，致曾滌帥書云：「揚州亦丈治，非水師不為功，可請奏人籌餉，派人造船，天下事誤於正人，怕包攬之名，庸人得推諉其間，如竟以十大帥握兵符，分布江淮湖海之間，有一人能造水師，得水師之力者乎？不另造水師，分布蘇松淮揚之間，即再期十年，仍必無成，丈不包攬，天下事尚可為乎？」）官軍之圍安慶也，寇帥陳玉成妻擊贖產，盡於城中，故救之不遺餘力，至是水陸軍率降人，韋志俊所部合克樅陽，形勢既得，城寇呼援遂亟。（遺集書牘卷二十七，致楊厚庵書云：「安慶之計，不得樅陽，不能合圍，即再頓兵十年，不能制賊要害，亦不關賊痛癢。」）又復曾滌帥書云：「雪琴督率韋部力破樅陽，水陸均血戰，勞苦功高，幸而得之，為安慶謀。」

則此功極大，戰績良苦，請會揆帥前銜速奏！降人利輕名重，亦疑不釋；其連日功苦，蓋恐不見信於麾下，故勉力盡命，以求賞鑒，而為光寵，惟是得之難，守尤不易，且因此而賊援必速，且益多。林翼之心，直以金陵奪水關自慰矣。」公念鄂軍出征者且萬七千人，若援寇西犯，勢必旁軼，斷黃多方，我迺令潛桐英霍各縣督飭民兵，於山險建築礮卡，命成大吉、余際昌率兵據守，多為之備。（遺集書牘卷三十五）復孫樹人書云：「設險之法，莫如堅壁不戰，用鄉兵之法，莫如斂民自守。李牧治趙，教民作保，即俗字之所謂堡也。自李牧開此法，馴至明季熊、袁、孫諸名將，均以築關設堡，斂抑自固，世人不用心考究耳。大抵潛山、山內不失，則太湖、蘄州、蕪水均可無警。」未幾，廣德甯國、徽州相繼陷，環祁門無完土。曾公調鮑超軍屯漁亭，張運蘭軍屯黟縣，左公率新軍方自南昌趨樂平，寇益廣，集皖南以撓我，圖解安慶圍。公迺遣李公續宜親率四營援祁門。（見曾文正年譜）而袁公甲三軍潰於定遠，寇將由舒廬趨六安。九月，英吉利構兵，僧格林沁軍敗於通州，都城大震。文宗出狩灤河，恭親王奕訢留守，飛召外援。公聞命，悲憤填膺，迺與曾公會奏，請旨飭派一人帥師入衛。（遺集書牘卷三十五）是年復李少荃書云：「勤王之義，拜表即行，因與賊近，改為請旨，吾等惟應視義所在耳。」曾文正覆奏勝保，請召外援，摺云：「若臣蒙欽派北上，則當與左宗棠同行。胡林翼若蒙欽派北上，則當與李續宜同行。」又與左季高書云：「北援專以明臣子之義，不問事之濟否。潤去則留希，以保湖北，弟去則留公，以保江西，弟與潤兩人之意已決。」已而和議成，詔止其行。是時曾公國荃領萬人圍安慶，多隆阿公亦率萬人進攻桐城。李公續宜則屯青草壩，將萬人游擊援應。十月甲戌，陳玉成自將援桐城，號十萬，增壘不戰。多隆阿公屯挂車待之，約李公續宜夾擊，弗能克。戊子，多隆阿公以萬人自挂車掠寇屯而北，李公以萬人自新安渡掠寇屯而南，寇不能守，則出戰，兩軍奮擊，俘千三百人，拔出難民萬四千，平壘館百四十，追犇二十餘里，玉成走廬江。是月，左公軍剿寇饒景開，三戰皆捷，遂復德興。公聞甚喜，亟寓書勸其節勞自衛。（遺集書牘卷三

十六復左京卿書云：「軍中勞苦，敬問將軍眠食何如？此後努力，歲寒，願公節勞自衛，毋以精力倍人，自竭其力。林翼積勞六七年，憂思成瘵，病勢日增，而不可言病，故望公早有節宣，毋使真病也。」左文襄祭公文云：「載旆東徂，數挫賊氛，公聞則喜，謂我能軍。」十一月寇復糾黨攻樞陽，羣志俊告急，多隆阿力却之，別股竄霍山者，亦爲屯軍所敗，徘徊舒廬之間，伺隙蹈瑕，以牽官軍，公病劇，兼旬不出。（遺集書牘卷三十八，致李次青書云：「此次臥病十餘日，爲桂辛大黃所誤，元氣大傷，年未五十，衰老如八九十人，兩旬餘未出帷幄。」）自念肩任艱鉅，每寓書家人，悲感交集。（家書是年與靜媚夫人書云：「連旬寒疾，起坐不能自由，卽病愈，亦須懷桐軍事大定，迺可離營，意欲離營，卽歸家也。父母見背，家庭之樂，永不可得，所敬於心者，惟一老夫人耳，所心慈而念念尙有其人者，惟賜福耳。夫人善督家政，教育此兒，以承宮詹公湯太夫人之正祀，吾父母德大，二三代後，必且大昌矣。自辛丑見背於父，而痛念我父，剋去利心，故有黎平，至近年之薄效，自戊午見背於母，去夏至今，年夏初，痛吾母之切，倍於初喪，而心中專意道德，欲自勉厲，以成名，祇恨生前未盡孝養耳，欲報德而罔極，雖百死其何從？此時心中無一毫私欲，室家之念，家中田宅，守之足矣，再多則孽生而禍起，亂世之物，凡可歆可羨者，皆招禍招殺之機也。總之，有則施人，無則守己，不以外物之有無爲喜悅，愴然與世相忘，其勉力自脩者，謹守禮法，追思先人教訓，一言不妄發，一步不妄行，世自亂而我心自治，斯爲正道。我老矣，軍事甚苦，去年夫人所求匹雛，如年已過期，可擇良善而遣之。」）而諸軍歲莫苦飢，不得食，欠餉且二百萬，湖北漢江州縣，又多報災，方議援徵釐金，鹽稅亦日絀，迺議減成收捐。（是年與梁海樓侍郎書云：「鄂以傷殘之後，涿洞爲災，民力幾何，而以供此水陸馬步五六萬人之衆，並分兵濟餉於蜀，越淮揚，遂至積欠久懸，軍士有飢寒而死者，故欲援福建安徽之捐例，稍從斟酌，以濟然眉，數既視兩省而有加實，與京捐爲無礙，迺部中駁斥，不加體諒，何也？」）發武昌倉穀二萬石，碾米以濟軍。（見致糧臺書）於時南岸寇分三路窺祁門，復糾

黨連陷彭澤都昌鄱陽浮梁左軍屯景德鎮唐義訓自祁門救建德（今改秋浦）彭玉麟以水軍守湖口城得以完於是曾軍餉道文報幾絕者旬有五日請援之書日再至公晝夜籌策應變無方益務延攬賢豪發使迎勞惟恐弗及（是年與閩丹初書云「昨專弁以百金迎劉融齋先生來鄂關訂三百金弟與午山共作主人凡楚士閱課之有文行者可使從游並可爲我輩之師又遣使以百金迎郭筠仙於木梓洞天貧苦如此而求賢之渴慕如此惟公尙以爲是耳」）暇則令賓從姚紹崇等會講論語比傳經史日有專程或使人讀書危坐帳中聽之（曾文正是年與公書云「尊恙全愈否已迨至太湖否以公之謀輔以希之斷北岸軍事宜可萬全令人讀書端坐聽之此顧氏之法而閣下效之」）行軍所至日夕支帳爲邸舍輒燒燭席地以講雖病甚不肯少輟（郭氏嵩燕姚桂軒論語衍義序云「文忠公治軍皖鄂之交練兵籌餉日不暇給而讀書自課甚嚴夜與桂軒會講論語亦有專程自英山移營太湖冒風雪行二百餘里日夕支帳爲邸舍燒燭席地以講一日病甚不能食欽左右請稍息笑曰「是口不能食而猶能語言耳亦猶有聞豈以病而廢學哉」爲乎文忠公晚年進德之勇務自砥礪於學有非儒生艱苦所能及者」李氏元度論語衍義序云「公在軍治經史有常課日講通鑑二十葉四子書十頁事繁則半之而於論語尤十反不厭每問「吾今日接某人治某事頗不慳於斯義否」其痛自繩削若此」）蓋公晚年求賢之篤爲學之勤如此十二月壬申力疾冒風雪移營太湖是年捐葺始祖漢清公祠堂（家書是年上季父默希公書云「春嶠弟病故可爲傷感宗祠姪已捐銀一千三百兩姪之志力實先宗廟而後居室大宗祠非姪一人之私祇應如此茲再捐銀二百兩交宗祠首士查收餘請宗人公謀之公捐之林翼之志欲爲高祖映塘公謀學塾公之高祖以下族人爲官詹公謀一專祠卽爲書院公之郡縣人士手中僅餘銀二千兩卽應存此爲兩事之用斷不私之一身一家俟看定基址卽可以二三年之力漸次擴充」）擬建箴言書院於瑤華山集志二卷（遺集書牘卷二十五是年二月

與汪梅村書云：「祠堂爲書院兼欲藏有用之書，以迪後學，弟意私之一姓，不如公之庠序之爲公溥，可久大也。祠堂祭祀，不過須田五十四畝，胡氏得與之管書籍，備束脩，須佃租三百石，豐歉長短，可得租三百串，世衰道微，經明行修之師儒，得三百穀，不豐不儉，迺可教其子弟，若太豐厚，則有託津要權貴，挾市道以居此位者矣，非開脩之所尙也。大約近年書院多華士，少樸學，皆官長之道也。膏火須設額，多不能滿二十人，人不過十餘石，或二十石，須租四百石，加以管理之人，另籌薪水及脩葺牆屋，啓閉戶庭，檢料籤軸等事，約需百餘石，又加以祭祀之費，通計不過九百石，或千石，亦粗具規模矣。資水之田畝，收穀五石，〔自注：鄉人以六畝三分爲一石，每石可得穀三十石，佃者交租可得穀二十石，或得穀十石。〕以長短肥磽截補，大抵銀百兩，必得田六畝，歲租可十石，林翼八年歸里，查閱田疇粗足，衣食不必取以自肥，處此時勢，而欲自肥，以供奉盜賊，卽不然，而特以貽子孫酒色之資，亦太愚矣。是此事無論升沈禍福，任止久速，而志在必行，循髮已衰，黽勉行之，猶恐不及，禮經不講久矣，當以紫陽涑水爲師，三禮之學，百世不惑，講學亦必以復禮爲主。公言學禮之旨，與藏書之法，均精切不刊，林翼思慮若以祠堂爲書院，較范氏義莊尤爲廣大，然亦惟先嚴之德則可耳，敢不敬謹從事哉？局中師友，皆正士名儒，敬乞果臣變庵東谷廉卿諸先生，與梅村老友，慎思審處，以成此事，其地則必依倚先人塋墓宜山鄉，不宜城市，亂世用長，兵燹可虞也。」遺集書牘卷四十二，辛酉五月復曾制軍書云：「書院田租，五月以後截領，養廉便足，近一二年各事均廢，應酬均簡，幸租石已足，容再謀堂構耳。」又六月書云：「書院竭三年之力，始得田租，與造須六千金，鄙人不死，明年春夏，可肯堂構，否則須五年田租所入，乃能成之。志稿尙缺祭祀宮室二則，尙上請訓正發刊，病勢已至八九分，深自慙也。」莊氏受祺箴言書院志敘云：「文忠公再造楚疆，更思嘉惠鄉里，迺蠲積年廉俸，卜地於益陽縣南四十里之瑤華山，營爲書院，以公考官詹公著有弟子箴言，因取『箴言』二字名之，事未集，先纂志稿，其目凡八，稿成而公已病，於是曾公憐生李

公希慮助以貲，未經始，而公薨，易簀時，猶拳拳以書院爲念。公薨一年，蔡君用錫周君開錫等始諫吉營建，二年落成。同治乙丑始啓院迎山長，俾諸生肄業。

按：陽湖莊公罷官後，曾來院充都講，其瑤華山基地，則溧水陳作梅編脩所相度也。

擬假歸遷葬詹事公不果。（遺集書牘卷三十一）是年六月，與曾制軍書云：「一作梅兄到益陽，訪聞先嚴舊德軼事，並閱所著書，慨然深閱，以必得佳壤爲志。所卜新穴，距舊地二十丈。林翼昨已遣人歸取土色。六月杪當可到也。作梅言日期七月最佳，八九月亦可擇用，如可假四十五日，卽先行前往相度而行。林翼隨之以畢此願，以贖罪戾。惟當吳事潰決之後，軍情撲倒，朝野驚疑，留此終年，於事固屬無補。去此一月，於心終覺不安。又疑不能決也。」又是年正月，與汪梅村、蔣文若、周志圖書云：「先官詹正學純行，矜式鄉里，慈顏見背，不聞庭訓者二十年矣。八年，因母喪歸里，展視松楸，見邱壠有水噴痕，悲慟自責，負罪萬狀，十數年荷戈於外，省墓缺如，致先人體魄不安，急思改得吉卜。奈甫滿百日，而三河變起，朝廷有從軍之命，義不得顧其私。逾年始情堪與家物色。一二吉壤，已請黃大令、褚廣文前往覆勘，妥定後，另遷官詹公幽宮，伏念先官詹主持正學，身體力行，爲縣人士所欽仰，擬行營高敞於地旁，建立祠堂，外間臺架爲書院體勢，購羣書實其中，卽以公之邑人土。」

按：此書爲正月所寄，玩其詞意，陳編脩是時尙未來益陽也。陳主張二舊塋遷移二十丈，內弟陶公桃走書亟言其不可，故公請假之意，亦遂中止。而書院基地，以其與先塋近，卽從陳議。

十一月，走書幣迎郭公嵩燾於湘陰，不至。（遺集書牘卷三十三）與郭筠仙書云：「滌公季公均憂危疑畏，文獨居承明之廬，退歸義也。天下大事，惟有德者勝之，文欲徇小廉，而不急救大難，不知文之所在，益人家國，不可數計，又何嫌乎？林翼才力薄劣，近年病久，滌公季公均爲憂之，魚勞則頰尾，鶴孤則悲鳴，亦文之所心閱也。」

求於秋冬之交，至英山一會，懸榻以待，擁篲而迎。林翼一息尚存，非師保護，持傳教之，不可成立，尙乞鑒諒！

〔英杰家藏郭氏嵩燾復公書云〕：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賜書，惶悚失次，其後數行，力疾書詞，旨悻悻，益見其心之勤而道之隆也。召詢使者台狀，雖疾不以弛其勞，敬念無似，作梅兄旦夕，至日想康復爲祝。嵩燾始念嘗以秋冬詣營，會意城徙家沙坪，就近地謀居，久未有定，內人久病日篤，摒擋瑣務，皆躬親之，賤軀又益病，是以愆期耳。過蒙書問之臨存，聘使之枉逮，恢閱以綿密，愷側以芬芳，君子之取人爲善，不計其人之能任之也，而固畀之，而嵩燾之受之，不任其職，而被之也，不稱其宜，是重滋鄙心之愧，而使貽山林傲蹇之譏也。敬乞少假時日，俟吾行之徜徉焉。上全君子之誼，下遂小人之私，不亦休乎？桐城援賊百戰卻之，多李之爲名將，足勝此也。皖南之力，絀於皖北，賊勢又苦散漫，奉來論言與祁門聲息相隔已近，浹旬，深以懸系徽州淪陷，遂失平吳之關鍵。建德普軍潰，祁門一軍亦失所屏蔽，一將之關係，誠匪輕哉！陳鎮軍能急扼建德，爲祁門犄角，使高叟得專意饒景，以通豫章，庶免孤軍之坐困。江西兵事方殷，無可恃以自立，非勢不便，力不足，無人故也。旣更大亂，七八年，大府循常格，容容保位，南贛有可練之兵，而莫之練也；鹽茶大利，有可籌之餉，而莫之籌也；南昌之武寧義寧，贛州之興國，南安之南康，屢保危城，抗大敵，未聞獎擢一人，甄拔一士，一遇小警，相與茫然，莫知所措。前聞張椒雲方伯議裁各局，日與辦事諸君爲忤，君子甚疾。夫小言之累道，爲俗吏者之沽名，蔑蔑之義，婦孺之仁，而陰以濟其情急，此嵩燾所以扼腕於山東海上之行也。滌公節制三吳，僅此江西後路之憑藉，而無能深恃，何所據以爲匡濟之資乎？此所可歎耳。嘗論公之忠亮精純，似陶桓公，滌帥之惇篤淳實，似張魏公，魏公志趣專而主銳進，滌帥閱歷深而務持重，其同者能使人感其誠，而樂爲之用，能使人服其量，而羣奉之以爲依歸；而成敗之績，一因乎人，任吳玠劉子羽而功以成，任趙哲呂祉而事以沮，獨恃其知人善任，以繫天下安危之望，非能縱橫以自強，杜稷困周顛於尋水城，桓公趨救之，以開中興之業，滌帥之勢重於周顛公之威。

望，感於桓公之屯河江，必能遣一旅之師，攘除大憝，通南北兩軍之氣，以收會師進討之功，僻遠深山，翹首以望，承賜資斧百金，慮及蒿蕪之缺，爲行費，盛誼滋深，然自湘陰水程，可徑達斬，水行不過二百餘里，安事此繁費乎？卽有他適，取給軍中，無憂缺乏，勢未能卽行，而糜盛德之賜，尤所不敢安也。謹因使奉還，以明不敢妄費之義，赴營之約，誼不可負，心固迫也，而勢多違，義彌隆也，而情滋惡，謹卜之異日而已。頃接意城信，知建德、梁各城皆已克復，祁門軍勢稍振，爲之慶慰。左軍初出支巨寇，能數有功，滌帥不可無此強佐，茲尤足喜，兼聞鈞體已康復，而畏風罷乏，虛證略具，是猶寇已滅，而專恃調和元氣，厚集其勢，以補益之，易以有功，惟此時關繫尤不可忽略耳。十二月初八日，蒿蕪拜狀。一臘月十日，使還，奉肅一緘，謝所以不敢拜命之義，計蒙賜鑒。正月四日，奉讀寄示意城一書，敬悉移節太湖，兼顧安慶，而以途次雨雪勤勞，舊恙稍作，敬系無已，以大勢揆之，必由陽虛而後風寒易侵，宜重投附桂，作梅從行調衛，必得宜也。賊勢頃注皖南，各軍亦以全力爭之，必能自固湖南。建德復失，南北道梗，祁門大勢前阻堅城，旁掣羣盜，咫尺無所措手足，心甚慮之。蓋公西行有日，楚軍從者萬人，空虛之憂，所關甚鉅，意城自揣力弗能給，浩然辭歸，兄弟唱隨，鋤犂之間，與人無患，貧非病也。頃得沅浦書，宣示德意，欲以朝命被之鄙人，反覆思之，深懇以是動朝廷之疑，啓士大夫憎茲之口，上累盛德，下乖鄙懷，朝廷風尚，古今異宜，馮唐之論，魏尚耿育之訟，陳湯直言正辭，理人之屈，無所擬者，誼之盛也。漢以後無聞。王旦之言，寇準、張俊之用，趙開高位鉅任，加於賢者，一時取合事之盛也。宋以後無聞。蒿蕪名微位下，無功責之積，言之幸，而非所以賜待之心，而近時士大夫徒見干進取者，多方以詭合，以是疑鄙人而因以推測，以是榮其身而已，量非所以賜待之心，而近時士大夫徒見干進取者，多方以詭合，以是疑鄙人而因以推測，感懷妄謂君子之亦黨，則所損必多，是以承沅浦之言，感激旁皇，旣愧無以仰副塵注，而尤慮麾下或未深籌而遽行之，則雖百喙，無以自解於天下，惟有擊缶而趨，追段干氏之遺蹤而已。用敢徑以鄙意，憤陳，伏求垂諒。

雨勢數月不止，歲事可憂，涉冬以來，彌多疾病，欲俟天氣和暖，謀一二月之暇，敬詣大營，少紓數年積悃，山居講授，頗有相從一二人，年未至老，而兩眼昏眇，心力耗竭，舉念多忘，天之所以見昇，略可知矣，惜乎早不獲從公辦也。區區愚忱，冀得上達，不自覺其言之煩瑣。正月十六日。

按：兩書郭氏養知文集，失載，故附著於此，以見兩公訢合無間，而郭公執德不同，冀遠權勢，尤為難及也。

咸豐十一年辛酉 公五十歲

正月陳玉成謀解懷寧之圍，迺糾捻寇數萬，先犯天堂防軍，却之。庚戌，遂犯霍

山。刊王壯武蠡練勇芻言（遺集書牘卷二十六，致莊蕙生嚴眉春書云：「練勇芻言可向果臣文若索之；

璞山營制與滌帥與林翼微不同，而其謹嚴寬博，則一也。不寬博，不足以養廉恥，所言皆兵事之規模，兵事不可言奇，不可言精，蓋必先能羸而後能精，能腳踏實地，乃能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公幸刻之。」先是公策寇志不逞，必分黨旁軼橫擾，亟肆疲我（遺集書牘卷二十八，庚申五月致曾沅圃書云：「陳逆來，如見希禮在空處，必定由霍六內犯，林翼之責在此，而所慮亦在此；北岸布置，內地稍空，然總祈與希公熟商，以多蓄兵力，預留活著為第一義。七入路分擾，亦賊勢賊力所能辦到，倘竟分為七八枝，則亦祇有三路萬不可失。一大橋頭一天堂一黃州也。恐辦到力不能及之時，亦須有所舍，乃能有所全，姑存於心以待之。」又致省中諸公書云：「大抵居外者輕內，言戰者薄守，視漢黃德為後路，而不知是北門之正路，賊自揣禮堂希庵善戰，必難力破，非紛擾內地，不能解安慶之圍，而分多李之兵勢，破金陵而從東壩，浙江溧陽溧水宜興下手，救九江而從麻城黃安下手，前事不可深鑑耶？」故命副將余際昌屯霍山樂兒嶺，以防中路，總兵成大吉屯羅田松子關，以防北路，戒以寇至勿浪戰，堅守待援，至是寇果由六霍分路西犯，余際昌違節度，戰敗四營，潰其三營，孤懸三石領為寇所遮，迺檄回天堂。二月壬戌，寇遂入英山乙丑，陷蘄水。明日，假官軍旗幟，襲陷黃州，別股五六萬人，分圍麻城，進撲松子關。成大吉以二千五百人迎擊，大破之，殲其渠魁瞎子。寇掠黃安，孝感黃陂，武昌

大震。時李公續宜新授安徽巡撫，公度寇西竄，注意在解圍皖。圍皖解，則大勢全去，墮寇計非宜。迺遣李公率師同援，而圍皖益急。又慮李公戰勝，寇或由蕪黃宿松以拊安慶之背，則曾公國荃圍軍亦孤。亟乞鮑公超渡江來助，而李秀成竄援江西腹地，撫建並警。鮑軍不果來。已而寇踞黃州，分掠德安，雲夢隨公憂武漢無備，飛檄楊載福率水師西上，而調成大吉梁作楫分軍往保漢口。無何上巴河屯寇，由馬鞍山徑窺武昌。李公續宜迺率全軍暨舒保馬隊渡江赴援，公深自咎責，奏請議處。《遺集書牘》卷四十一復曾制軍書云：「黃州以上無一卒一將，武昌忙亂，不可言狀，謀之不臧，願任其罪。」又致李希庵書云：「太湖大營武昌有眷屬者居其大半，日前議論紛擾，責我不仁，若某者可謂武漢罪人，又可謂一國非之而不顧者也。」又致官使相書云：「林翼祇有千人，分五百前來，仍借桐城兵一千五百人守太湖。林翼義應回省，而病重不能行一步，且一搖足則桐城潰矣。賊力全注於楚，楚亦不支，惟謀事失機信，余際昌失當罪在林翼矣。」躬率五百人嬰城固守，歐血旬日，屢瀕危殆。是月初三日，與官使相書云：「弟氣喘神散，決不能久活，每閱一二稿，作數行字，心氣即動，喘息必逆。」初五日與閻丹初書云：「弟面色如白紙，神采如槁木，兩鼻孔日夜翕張，蓋喘息粗而神明已竭。」十四日復左京卿書云：「林翼無死於牖下之志，尤不喜死於婦人之手，處煩惱之地，得隱逸之病，病何足惜？死更不足惜，獨患氣根清深，欲生不得，速死不能，不能辦一事而徒貽誤耳。」十七日復曾制軍書云：「賤恙桐城王醫與作梅均言心肺脈模糊，此是最重之症，用一分心，即增一分病，用一日心，即增十日病，然願即軍中以畢此生，無他念也。能請假交印，不管事三箇月，或可望痊。」二十六日復曾制軍書云：「邇日並軍報亦廢閣不閱，夜則五心如火，爰已十餘日，今日疲爲濃紫色，生死之際，如倦極思得一睡，睡著便安，即歿吾寧也之義。」二十七日復官使相書云：「林翼大病五月，神銷肌削，五心如火，爰夜間尤甚。二十六日以後，添咳嗽吐濃紫色血，前聞仲遠之病而不敢請，繼因太湖雖守備皆完，而以烽煙之地，迎客以求自活，究非人

情今則病勢危篤，一日不如一日，來亦無及矣。辱承厚愛獨深，且感結來生而已。」三月，妻樊成、大吉等，劫龍余際昌，並論支武將吏失城罪，廢黜有差。陳玉成既陷德安，果留黨踞守，疑緩官軍，而自率精銳回安慶。辛丑至太湖，窺城中有備，遁去，疾趨入安慶，復糾捻匪二十餘萬人，渡淮謀覆曾公國荃軍於菱湖北岸築壘十。三南岸築壘五，參差相聯。曾公迺與其弟貞幹、楨長濠，作屯菱湖以扼之。公病間，強出巡城，擬調成大吉等合萬人會師潛山，督攻集賢關。是年與曾制軍書云：「賤恙忽減，居然出門巡城矣。」又致官揆帥書云：「林翼自前月二十六日以後，吐血十日，精氣大勝於未吐血之前，遠之藥已服三帖，亦尙相安。兵力若齊，仍可出隊，不比從前之一息奄奄也。」又與曾制軍書云：「陳逆陷黃德，隨折而趨廬城，試攻一次，爲梁守相帆所阻，卽折而陷蘄州。黃梅宿松以騎賊二百到太湖五里外，一覘虛實，卽遁去，改由荆橋趨石牌。十八日拊安慶之背，一月之中，行二千里，官吏以聞風，卽遁爲得計。官軍以持重狐疑而失機，沉事二公實處艱難之境。心爲慄愧，幸沅公堅定，林翼調來成武臣七營，並抽太湖守兵，又糾會禮堂，擬卽日援集賢關。」丙午，多隆阿公邊軍集賢關。壬子，謀言援寇復至，挂車，還屯高河。寇帥林紹璋、洪仁玕、黃文金等亦率悍黨來助。多隆阿公邀擊於新安渡，大破之。公以李公續宜過持重，且軍士奔馳連月，終不見一寇。《遺集書牘卷五十》復李中丞書云：「此次十五營同舒公進剿，亦可囑其猛力前進，不可過於持重。過於持重，則此次無一戰之功，而徒有奔馳之苦。」又復唐義渠閣丹初書云：「希庵之行兵也，不肯速戰，戰則必求其勝，十日內又見分曉矣。」又與李中丞書云：「尊處因欲迎頭而渡江，卽渡江一次，仍是尾追耳，不得卽見賊面爲之奈何？」遂增調駱公援蜀軍，將劉嶽昭四千六百人，自安陸屯隨，李公邊屯灤口，進攻德安。四月，陳玉成窺青草壩，空虛意桐城軍不能遠剿，復分三道來侵。多隆阿公列隊拒之。是時曾公軍新踞於徽州，移屯東流，檄鮑超軍渡江進攻赤岡。領寇壘公亦檄成大吉、胡達、軒等軍來助。五月戊子，鮑超成大吉合攻赤岡壘，俘斬數千生禽寇目劉瑋、林磔。

之傳其首示城下而江西寇犯崇通西南邊屯軍漢遂陷興國武昌岌岌公聞警咯血愈劇強起還省城調成大吉十營自隨。(遺集書牘卷四十二)致曾制軍書云「武義之賊已入興國林翼不能不同顧省城擬即由水路出江駐足之所總以能照顧南北兩岸軍事為主成軍今日啓行潛太如舊留防石牌亦酌量留兵守之賤恙久而且重每日咯血至二百餘口之多公牘均廢近三日尤劇」是年曾文正與公書云「合旌宜徑還省城養病以慰衆心籌餉以圖可繼不宜徘徊中路使各處人心懸懸以上段省城自任以中一段斷黃付之希庵以下一段懷桐付之鄙人與楊多諸公仍請由華陽鎮行走俾得走送豐敘」(己亥沂江西上張公曜孫衛公榮光刑公高魁文公希範周公開錫隨行會公期會華陽鎮先自東流棹舟候於香口見公病狀爲之憂懼維舟三日暢論軍事而別(曾文正日記)是月十三日記云「北風坐船至香口將候胡帥來此面議已刻到行五十里泊舟港內」十四日記云「北風甚大胡帥船不能出湖余維舟候之」十五日記云「午正胡官保船到與之相見未正往拜衛靜瀾張仲遠邢星槎文任吾周壽山皆隨胡帥來者旋又與胡公久談至更初始散」十六日記云「至胡帥船中久談渠昨夜吐血甚多委頓之至爲之憂懼申刻又與久談」十七日記云「至胡帥船兩次久談余性怕熱今年偏身瘡癬劇發本日酷熱幾若無以自存活者中丞日內吐血甚多余之狼狽反更甚焉」十八日「至胡官保船上久談未刻轉北風送胡帥開船」(六月庚申始抵武昌請假兩月於時江南咸寧蒲圻崇陽通城大冶武昌(今鄂城縣)皆陷官文公李公續宜先遣何紹彩成大吉蔣凝學等分途進剿寇聞公回省悉遁走丙戌晦寇自蘄出太湖七月庚寅東犯潛山連屯五十里以逼桐城多隆阿公敗之於挂车丁酉舒保等克德安陳玉成復糾楊輔清等率寇十餘萬自無爲趨英山繞宿松徑襲太湖分軍出高橫領攻桐城軍而悉衆趨安慶時公臥病憊甚欬不能寐曾公左公皆遣使齎藥饋問(曾文正日記)是月初五日日記云「寫箴書書院記甚不稱意寫湖中丞信又專弁送邪門野朮二兩四錢」左

文襄祭公文云：「書來訣我，勞者思憩，君等勉旃，吾從此逝，啓函涕零，亟致良藥，蒼頭馳齋，七日至鄂。」公慮石牌空虛，黃宿寇若絕，我鐔道則桐城孤危，亟告左公，欲乞邊師渡江助剿，而以鄂事付之李公續宜。《遺集》書牘卷四十二，復左季高太常書云：「德安十一日克復，鄂事似漸有起色，陳逆糾輔璋、珩諸黨，復繞英霍走宿太，謀絕多軍餉道，以解安慶之圍，賊勢雖衆，精悍者少，若得一枝勁旅，前往邀擊，必可撲滅，此股助成大功。沅圃一軍，究難深恃，禮堂又爲桐城牽綴，安可不籌顧大局，春雲甫克瑞州，而臨江又急，未便遽調援皖，鄙意若得公過江一行，於鄂皖局勢，尤爲有益，否則凱章之軍，亦可移緩就急，已函商條帥矣。賤病血稍止，而款有加，慊慊一榻，偶閱文書一二行，氣卽上衝，款卽大作，夜間稍合眼，輒款，欲款半夜之美睡，亦不可得，而百年之美睡，又不卽至，吾命窮矣。現擬奏請開缺，以鄂事付之希庵，此間諸事，亟須整頓，餉尤萬分支絀，恐非可以廢人臥理也。希之用兵，得山靜不可撼之義，然調兵之機，譬之行水，希不謂然，其正直多於聰明，異日爲政，大抵不出此數語，然橫覽九州，亦無以異堯也。」癸丑，公以病勢增劇，迺奏請開缺，回籍調理，密薦李公自代，詔報可。八月丁巳朔，曾公國荃克安慶，捷書至，公憂稍釋，旋聞文宗晏駕，承德哀詔久未下，公憂思旁皇，中宵起立，仰視曰：「京師必有事故。」病遂加篤。是月初七日，復曾制軍書云：「皖城於初一日克復，沅丈之勞，苦可念，其堅忍尤爲可敬，希庵擬於初旬渡江而北，已調德安諸軍下赴黃州，縱賊有犯鄂之志，亦不得逞。春豐城之捷，殲賊甚多，惟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國危，又鮮哲輔，殊爲憂懼。」

按：此札當爲公絕筆。左文襄祭公文云：「使還告我，詳訊寢食，公臥射堂，屏退婦稚，血盡嗽急，膚削骨峙，頻聞吉語，笑僅見齒，鼎湖龍去，攀號不遂，以首觸牀，有泣無淚。」

曾公國藩以安慶之克，頻上奏，推公首功。《曾文正原奏》云：「楚軍圍攻安慶，已逾兩年，其謀始於胡林翼，一入畫圖決策。」又與公書云：「回憶九年八月，國藩行抵黃州時，老前輩執地圖見贈，指畫進兵之路，擊援之

法，添兵籌餉之計，忽忽已逾兩年；今名城告克，仍不出老前輩初定規模。」詔曰：「安慶陷九載，楚軍合圍，胡林翼畫策督剿，攻克堅城，厥功甚偉，加太子太保銜，給騎都尉世職。」已桐城廬江舒城次第攻下，曾公進駐安慶，而孝感黃州各府縣，亦先後克復。湖北肅清，公則喘息僅屬，病不可為。已文宗凶問至，公自以受主知深，追慕沈摯，拊心悲泣。壬午日辰加亥，遂薨於武昌節署，年僅五十。遺疏入，奉諭曰：「胡林翼秉性忠直，操守廉潔，在軍九年，賞罰嚴明，知人善任，克復武昌及沿江郡縣，肅清皖境，並調遣官軍攻復江西九江，軍威丕振，所向克捷。本年八月，克復安慶省城，朕念其公忠體國，懋著勤勞，方冀長資倚畀，迺以積勞成疾，甫經賞假，遽聞溢逝，實深悼惜。胡林翼著追贈總督，卽照總督例賜卹，並入祀賢良祠。湖北及湖南原籍，建立專祠。伊子胡子勛，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朕褒獎蓋臣至意。」曾公尋疏陳公勳績。（曾文正原奏云：「前湖北撫臣胡林翼，由翰林起家，洊歷外任，咸豐五年三月，蒙先皇帝特達之知，由貴州道員，不及半載，擢署湖北巡撫。當是時，武漢已三次失陷，湖北州縣大半淪沒，各路兵勇潰散殆盡。胡林翼坐困於金口洪山一帶，勞身焦思，不特無兵無餉，亦且無官無幕，自兩司以至州縣佐雜，皆遠隔北岸數百里外，一錢一粟，皆親作書函，向人求貸，情詞深痛，殘破之餘，十不一應。至發其益陽私家之穀，以濟軍食，士卒為之感動，會相勇自江西援鄂，軍勢日振。六年十一月，攻克武漢，以次恢復黃州等郡縣。論者以為『鄂省巡撫，可稍息肩矣。』」胡林翼不少為自固之計，悉師越境，圍攻九江，又分兵先救瑞州，督撫之以全力援剿鄰省，自湖北始也。九江圍剿年餘，相持不下，中間石達開自江西窺鄂，陳玉成自皖北犯鄂者三次，胡林翼終不肯撤九江之圍，回救本省之急，或親統一軍，肅清蕪黃，或分遣諸將驅歸皖豫，卒能克復九江，殺賊淨盡，為東南一大轉機。澤功甫復，復表明以全鄂之力，辦皖北之賊，迨李續賓覆軍於三河，胡林翼先以毋喪歸籍，未滿百日，聞信急起，痛哭誓師，不入衙署，進駐黃州。論者又以『李續賓良將新逝，元氣未復，但可姑保吾圍，不宜兼顧鄰封。』胡林翼不以為然，驚魂

甫定，卽派重兵，越二千里，援解湖南寶慶之圍，援湘之師未返，又議大舉圖皖，是時臣國藩方奉入蜀之命，胡林翼留臣共圖皖疆，先滅髮匪，保三吳之財賦，雪數天之公憤，繪圖數十紙，分致臣與官文暨諸路將領，晝夜諮謀。十年春間，大戰於潛山，太湖相繼克之，遂定圍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剿。本年五月，回援鄂省，病中猶屢寄臣書，縷陳勿撤皖圍，力勸援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前奏推胡林翼爲首功，此非微臣私議，蓋在事文武所共知，亦大行皇帝所洞鑒也。大凡良將相聚，則意見紛歧，或道義自高，而不免氣矜之過，或功能自負，而不免器識之偏，一言不合，動成水火。近世將才，推湖北爲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胡林翼均以國士相待，傾心結納，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歡，或分私財以惠其室家，寄珍藥以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竭蹶經營，夜以繼日，書問餽遺，不絕於道。自七年以來，每遇捷報之摺，胡林翼皆不具奏，恆推官文與臣處主稿，偶一出奏，則盛稱諸將之功而已，不與焉。其心兢兢以推讓僚友，扶植忠良爲務，外省盛傳楚師協和，親如骨肉，而於胡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所自愧，昔時之不逮，而又憂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以來，各省皆以餉絀爲慮，湖北三次失守，百物蕩盡，乙卯丙辰之際，窮蹙極矣，自荊州權鹽，各府抽釐，鄂中稍足自存，胡林翼綜覈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咸豐三年，部定漕米變價，每石折銀一兩三錢，而各省州縣，照舊浮收，加至數倍，鄂省竟有每石十數千者，上下因之交困。胡林翼於七年春間，創議減漕，嚴裁冗費，先皇帝朱批獎諭，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統計湖北減漕一項，每年爲民間省錢一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銀四十二萬兩。又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國利民，但不利於中飽之輩，向來各衙門陋規，臺局浮費，革除殆盡，州縣征收正課，不准浮取毫釐，亦不准藉催科政拙之名，爲得吏肥私之地，各卡委員，日有訓，月有課，批答書函，娓娓千言，以爲取民贍軍，使商賈皆知同仇而敵愾，是卽所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員皆知潔己而奉公，是卽所以興廉，貞白之士，樂爲之用，欺飾之

徒譴責亦重。故湖北瘠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之多，而商民不疲，吏治日懋，斯又精心默運，非操切之術所得與也。自頃八月以來，安慶克復，江鄂肅清，方幸全局振興，便可長驅東下，不圖大功未竟，長城遽頽。湖廣督臣王文奏請將胡林翼救部優卹，諒蒙聖慈矜鑒，臣與該故撫共事日久，相知頗深，咸豐四年曾奏稱胡林翼之才，勝臣十倍，近年遇事諮詢，尤服其進德之猛，不敢阿好溢美，亦不敢沒其忠勳，謹將該故撫以死勤事大略情形據實瀆陳，伏乞飭付國史館查照施行。胡林翼之子胡子勛讀書聰慧，可否加恩之處，出自逾格鴻慈。十一月戊戌復諭曰：「胡林翼戮力疆場，助勞懋著，據曾國藩奏陳，自擢鄂撫，數載以來，恢復本境，援剿鄰氛，整軍經武，以死勤事，綜其生平，尤宜亟予褒揚，著即宣付史館。以光簡冊。胡林翼之子胡子勛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以示朕篤念蓋臣至意。」同治元年二月復奉諭賜祭一壇，予諡文忠。三年七月江甯復，追念前勞，復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光緒十五年正月，以皇太后歸政，復奉懿旨賜祭一壇。公狀貌英偉，目閃如巖下電，威棱懾人，聰敏豁達，事至應機立斷，無留難，苟當理艱，煩重大，毅然自任，不以例文拘束，自言守鎮遠黎平時，捕治盜賊，為民興利除害，皆默自程課，惟恐大吏聞有所牽掣。清釐湖北漕糧，議者以州縣公私取給積弊，且百年勢難驟革，公一無瞻顧，手自肇畫，以部定折銀為率，因缺之繁簡，地之肥磽，制其重輕，為民間省錢，庫儲增款，費且鉅萬，故國與民交利，而為州縣裁陋規，使有以自給，吏亦無怨者。籌辦鹽課釐稅，皆自定章程，所委員紳各視才地所宜，時以手書訓勉，綜覈名實，精力絕人，尤勤察吏，以州縣懸隔，遇事輒手札諮問，務達其情，嘗言：「公文同而手札專，則吏有不敢輕視之心；公文嚴而手札親，則吏有不忍膜視之心；明張太岳鼓動人才，卓然為救時之相者以此。」每戒飭僚屬，以知稼穡之艱難，識小民之情偽；又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時時念此，可以消除貪鄙，增長志氣。」論者每臚舉公治狀，曾公則謂公功在天下，能使屬吏改面目，變風氣為第一，而蕩平疆土二千里次之。其治軍務明紀律，嚴賞罰，尤加意將才，曰：「為統將必明大體，知

進退緩急機宜；其次知陳法，臨敵決勝；又其次勇敢，此大小之分也。」又曰：「軍之尊者無不罷，將之貪者無不怯；觀其將，知其兵，觀其兵，亦知其將。」又曰：「兵事迺學人之事，司封疆而不明兵略，則可危孰甚？」又曰：「萬事可謙，兵事不可謙，太謙則怯，太謙亦近僞。」又曰：「天下無生而知兵之人，在思其情理與機勢耳；兵事算到五六分，便須放膽放手，本無萬全之策也。」生平以天下爲己任，乘機赴會，斷行無疑；援江西數千人，援湖南萬人，皆精兵；時鄂苦寇逼，餉不繼，公竭力籌畫，問兵事曰：「於我任。」一問餉事曰：「惟我取。」一無所諉於人。武昌始復，卽規取九江，九江復，卽規安慶，越境千餘里，討賊制其死命，督撫之以全力，援剿鄰省，自湖北始也。圍九江，寇由江由皖犯鄂者三，圍安慶，寇由皖由江由豫，全力犯鄂，公駐節太湖城中，屹不爲動。或諫曰：「湖北巡撫何爲而入鄰縣？」公曰：「帥府所在，卽官守也；此潛山太湖二城，百戰得之，吾居守一二年，猶不患寇寇亦竟不入。」遣將會師，從容肆應，卒抵全功。自弱冠至老，汲汲以獎掖人才爲事，延訪賢俊，密登薦牘，多被顯擢；或山林潛伏，不惜千里招致，務盡其用。嘗言：「國之需才如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故公所薦劾，其人不盡相識也。公嘗謂：「凡官自督撫至牧令，皆須歲奉多金，敦聘道德忠鯁之儒，以爲師友，匡正其心思，增益其所不及，必如此而後德可成名可立。」故自爲巡撫，念國家多難，而躬荷艱鉅，益務事賢友仁，繩檢其身，較其尺寸毫釐，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誠相與，無紛飾周旋，與人言，虛中翕受，苟可行，不主故常，必窮究其利害，而罄竭其底蘊，事有不順，憤怒作氣，左右以一二語解之，卽時消釋，虛心下氣，委己以從。其與所常共事文武諸公，歷六七年之久，披瀝肝膽，無幾微間隔；遇事苦心調護，俾人人有布衣昆弟之歡，而自視猷然，常若不足者。語及人才優劣，喟然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願吾才智不足，有爲賢者終不我應耳！」自太湖還鎮，病益篤，然猶終日危坐，考求兵事吏事之要，汲汲施行，願左右數曰：「聞道苦晚，今雖稍有所見，而不及行者多矣。」蓋公之實行，多類此。

(以上多本郭氏行狀)公薨之夕，武昌城中士民，皆奔走相告，巷哭失聲。曾公聞赴，痛悼不已。(曾文正復左季高書云：「胡宮保於八月廿八日亥時去世，悼痛不已，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天下甯復有斯人者哉？」又復毛寄雲書云：「胡帥用一糜爛衆棄之鄂，締造支持，變爲富強，可宗之鄂，卽謀皖之舉，亦自胡帥出謀發慮，今皖事稍有基緒，而斯人云亡，蓋臣苦心或不盡白，撫今追昔，能不怛傷？」又與郭筠仙書云：「往年謂劉菽雲於學問有大志，近見潤帥於經濟有大志，菽之精力不足，副其願，潤之才德足以發其志，中道棄捐，豈獨吾黨之不幸？」)遣文希範、周開錫、錫經紀其喪，且與李公續宜、陳贊助脩箴言書院以成公志。(曾文正復李希庵書云：「得潤帥仙逝之信，傷痛不能自己，憂國之誠，進德之猛，好賢之篤，局量之宏，吏才之精，不特爲同時流輩所不逮，卽求之古人，實亦不可多得。國藩自聞國恤，獨居慘慄，怒焉如搆，重以潤帥淪謝，惘惘如有所失，身後之事，除附身附棺，必誠必信外，似不必過於侈費。箴言書院未竟之事，國藩與閣下當代爲主持一切，仍請任吾壽山送回益陽，綜理密微，所可爲潤帥慰，且爲吾黨共慰者。渠於九年秋，建議攻剿安慶，猶及目擊皖城之下，本年鄂疆連陷二府十餘州縣，猶及見其一律收復，族黨皆沾其惠。書院澤及一邑，所薦閣下暨丹、初廉、訪忠、亮宏、濟義、渠亦廉正君子，付託得人，有古大臣德被數世之風，逝者有知，應無遺憾。」又一書云：「箴言書院尙欠銀若干，求查示鄙意，奠儀先儘書院用之，齋房宜宏壯，膏火宜優裕，以慰潤公九泉之靈。其次則分惠胡氏宗族，以補書院之所不逮。又其次迺歸陶夫人及哲嗣私家之用。潤帥本有恆產，私用當不至空乏，設有不贍，國藩與閣下暨左彭諸公從容濟助，尙不爲遲。揆之潤帥先公後私之意，似以書院爲重，閣下以爲何如？」)左公屯婺源，爲文哭公九哀，項城袁公甲三與公未謀面，而駐軍臨淮，感公誠誼，亦諫之慟。(袁公祭文有一交不半面，誼實結於終身。)語家譜多載諸家文，不備錄。遺集書牘卷十一，已未致演督張石卿書云：「去秋擬以三五千入益午橋，至今未行，終必力謀之。午公軍事最苦，以無位

無權也。林翼與午公未謀一面，而獨憐其誠，豈有私哉？於是中外論者，服公治行才望，相與欷歔慨歎。會謂有清中興之業，實基自公，而惜其年未中壽，不獲竟其功用。至今讀其書，猶悲其志云。九月辛巳，公夫人攜嗣子子勛扶柩歸益陽。十月辛未，公喪至自武昌，以明年二月壬戌卜葬十五里花穠書堂山之原。天子賜之碑銘，而郭公嵩燾撰文表諸墓道。（養知書屋文集胡文忠公神道碑銘云：「故太子太保湖北巡撫諡文忠胡公諱林翼字貺生，一字潤芝，湖南益陽人，自少以文學起家，侍從爲國家討賊立功，任節鉞，公忠果毅，始終一節，言者謂數十年來，封疆大臣治行才望，莫或逮公，其薨也，天下士大夫同聲悼歎，失所仰賴，而公是時年甫五十，志氣恢然，其施方長，以是哀之尤深。公以道光十六年進士官翰林，充庚子科江南鄉試副考官，正考官故大學士文端公文慶，因事落職，公亦牽連被議，援例以知府分發貴州，歷署安順鎮遠思南諸府事，補黎平府知府，擢貴東道。是時東南寇亂，萌枿黔苗，鴟張變甚，武備積弛，公所至練民兵，捕治巨憝，覆其巢穴，懲姦佐，良威信大著，於是人皆以爲知兵矣。雲貴總督吳文節公文鎔，調任湖廣，奏公襄軍事，公募黔勇千人以行，抵通城而武昌陷，吳公戰歿，湖南巡撫駱公秉章檄公同保湖南，已而今大學士毅勇侯曾公國藩會水陸之師東討，公從至九江，與故寧紹合道羅忠節公澤南攻湖口梅家洲，賊壘未下，而賊襲破九江，水師大營悉衆上犯武昌。公時擢湖北臬司，曰：『我湖北官也，義當同援。』請於曾公，得副將王國才三千人以行。再擢湖北藩司，授巡撫，益與今兵部侍郎彭公玉麟收集水師，扼金口爲守，賊是以不得越武昌而南。會今陝甘總督楊公岳斌與羅忠節公先後至，力戰逾年，遂復武昌。公以一身支柱艱危，公私掃地無餘，獨負其忠義，感發摩厲，旣挫益奮，義無返顧，卒收全功。於是一以討賊自效，旣克九江，披賊勢，遂與曾公定三路東下之策，而今湖北巡撫曾公國荃圍安慶逾年，軍不得進，賊以其間陷黃州，隳十餘城，進逼武昌，圖解安慶圍，公屹不爲動，督戰益急。其時寢疾已深，亦念武昌根本，悉諸軍留安慶，而自回武昌鎮撫，賊聞公至，遁走，安慶亦隨下。顯皇帝聞

公勞，晉加太子太保，予騎都尉世職。先是英吉利夷酋入京師，顯皇帝幸熱河，公疏請勤王，有詔止行，而乘輿久駐熱河，以至大漸，公以受知深，不能出死力爲朝廷攘除外患，解弛憂勤，感激哀號，疾遂篤，以其年八月二十六日薨於武昌，詔加總督，諡文忠，入祀賢良祠。今皇帝卽位之三年，既定江南，追念公成勞，再予輕車都尉世職，爲厚公以忠孝挺生，受事國家危難之際，外總軍旅，內撫循百姓，屢屢焉講求整飭吏事，進賢退不肖，一以公義，不參己私，又益念列聖培植之遺，人才蔚然，致上理二百年，訖於晚近，賢能失職，釀患保姦，習以成風，馴至大亂，慨然以獎進人才爲己任，其所論薦，多爲名臣，朝廷亦知公忠勤，每有擢拔，得公一言，斷行無疑，公少以才氣自豪，視世俗無當意者，晚年學益進，氣益斂抑，然常自以不足得人，一長一技，必務推而致之國家，以使效其用，臨大事，決大策，惟斷惟果，退而論辨其得失，委棄已能，順從於人，天下以是尤服公之德量。公之考少詹事公，以學行聞天下，著有弟子箴，言公承先志，建箴言書院，悉所藏書，納其中，因言天下事，非通知古今，有學術，豈足勝此。庶幾後來英秀有讀吾書而興起者，公之引揚世澤，作興人才，以是綏靖我國家，庶永有賴。爲厚，豈易能哉？豈易能哉？嵩濂既譜公行狀，次其家世與其生平偉節，軼行甚具，故獨取其有關天下國家之大者，揭於公之墓道，而係以銘。銘曰：「樞機之司，以國榮悴；緯以提封，扶剷翦蕞。嶽嶽文忠，受命傾危；披山導川，返於康夷。民有瘵呻，是咻是煦；吏有困瘥，相其礪靡。度地均賦，蠲滌煩苛；翕張以仁，納之太和。公曰：「眇爾爲益，無幾廢興；由人孰究厥指。」窮幽抉遐，揚于王庭；蓀淑揭車，擷其芳馨。維公一身，聖清之毗；奮起東南，挈提綱維。豈繁鄂民，私公歌哭；天地風霾，震驚淵谷。魂魄曷憑，詔祀賢良；萬人墮淚，繫公之藏。」（其後十有八載，爲光緒四年，公夫人卒於長沙通泰里第，子勛奉體魄返里祔葬，仍乞郭公製銘，啓封而合窆焉。）（文見養知書屋集）公守安順去官之日，百姓爲立生祠，山谷間往往而有，及卒，湘贛皖豫士民聞之，皆痛悼鄂人尤思公，建祠黃鶴樓下，過者隕之。（王氏闡運皇贈總督胡公祠碑）惟咸豐十一年八月壬午，湖北巡撫

益陽胡公林翼薨于官，九月壬寅，詔下，贈總督，諡曰「文忠」。入祀賢良祠，并命立專祠于湖北省城，祀其功。越明年，同治初元八月，祠成，四方來瞻，永追丕績。惟公在是邦，多修扞艱，始踐其位，江漢淪鋪，而以一旅之衆，追威數里之地，僚屬入吏，莫在左右，崎嶇危疑，旁求自輔，功敗而志不隕，機鈍而智彌淬，屈心忍尤，用宏茲賁。荆榛自開，日月再朗，經營乘時，日闢百里，斯公之助燭然光昭者也。創夷在側，兵革不息，有指疆土，鄰寇禍，則九江居我亢險，用是無安舒之處。公目營四方，虎視眈眈，悉率軍賦，越竟而討，凶徒聞驚，反欲敵我，三犯三驅，威震羣醜，揚豫驛駭，罔敢擄斧，五年克之，而千里鏡流。其在初治，簡恤厥都，習亂之餘，知藏鯨在，公和恆居，師克開民施，深惟本根，惟均無貧，時則有改漕之請，助皇宅命，於計其功，凡爲民間歲省錢一百四十萬貫，公庫乃增銀四五十萬兩，剔弊蘇困，化爲富強，增兵六萬，商農不憊，糗糧芻茭，罔有不多，若疇圻父，薄建農父，蓋兼其職，以答我顯皇帝謀鞠人之保居，恭承天休，以迄于今。公旣集衆材，爰推其心，有技有彥，惟若已有，五行不齊，衆心難和，歸公之仁，人人自親，用能內靖州縣，外彰捷伐，西拯夔巫，南援邵陽，東復安慶，北拒固始之盜，又分屯揚州，兵播遠威，蓋自賜履之所不及，昔疆臣所不能守，我皇之所憤懣，攘之剔之，乃元勛之鴻圖也。勤勞爰舍，靡有定處，在官七年，六年于外，違疾彌重，馭驅彌亟，逮奉詔養疾，言旋公府，未及百日，而天不慈遺，斯所以震帝心，從民思，永祀于萬年，以妥靈鎮邦者乎？今修飾宅廟，上合聖制，四時絜嘗，歡哀奉祠，吏民奔走，婦子如志，列州聞風，將效其典，官文寅受大任，敷同奏功，久親威烈，永懷濟濟，乃糾合同僚，各述所審，刊石立銘，以爲世觀。其銘曰：「嗟文忠，自衡靈，膺臺任，正鼎疑，攬江漢，江漢平，告于皇，祚孔榮，身不居，後享成，瞻棟宇，肅肅清，象巍巍，覺其極，慶來思，覲舊氓，於戲懷昭德聲。」而益陽故有專祠，箴言書院成，學子則奉公木主，與詹事公同龕並祀，以志景慕。公所爲書曰：「讀史兵略」四十六卷（先刊行）曰：「一統輿圖」三十二幅，公薨後，汪士鐸等承公志，始成之。同治中，新繁嚴氏樹森輯公章奏之，屬爲遺集十卷，公從弟斐翼病其簡。

略與公子子勛復加蒐採凡奏疏五十一卷書牘四十二卷批札一卷曾公國荃鄭公敦謹爲刊於武昌光緒二十三年蒲圻但湘良復刪存爲十四卷刊之長沙更名曰「政書」(不足據)其未刊者有家書日記若干卷子子勛賞舉人由一等輕車都尉騎都尉合併爲三等男爵年四十有六卒孫二人祖蔭縣學生候選郎中襲男爵特詔以五品京堂候補歷官通政司參議郵傳部左右參議祖詠縣學生分省補用知府曾孫五人
有斐有容有聲有喆有敬玄孫四人廉本登本純本正本

益陽胡文忠公既薨之明年爲同治紀元新繁嚴侍郎樹森繼爲巡撫刊公遺集復輯年譜一卷英杰成童時讀之既病其略既長飢聞庭訓旁稽國故益敬慕公才識德量冠絕一世妄欲有所敘述傳於嚴書之次會逢國變垂老因循亦未及爲也今歲三月湖湘燭亂閭井騷然棧戶課孫日取公遺書反復玩誦不覺欽仰太息不能自已蓋公少負才氣躬絕異之姿豪宕自喜官翰林幾通顯矣遽以事黜天若特斬其迴翔侍從而擯之再騷邛笮之墟俾歷試諸艱者故作郡八年保良鋤奸威惠大著遂以知兵名天下及位巡撫受任於名都傾覆之際外總軍旅內撫循百姓驅數千創殘餓羸之卒忍飢轉戰屢挫不撓卽克武昌一以乎吳自任選將厲兵越竟申討卒劇澤陽剗潛桐身任封圻七年于外其志氣可不謂壯哉然公猶慨然不足專精察吏獎掖人才拔本塞源日華華與爲性命一若一己之聰明才智舉無所用者晚歲名益高氣益斂刻厲問學以求所謂育物之仁經邦之禮雖造次顛沛必務推行乃功施未竟盡瘁以殞誠國家之不幸也爲序此豈今之人哉卽求之古書傳所紀元功碩輔又曷以加茲善夫湘潭王先生闡運之言曰「文忠豪俠而進於聖賢者也」又曰「中興之業實基自胡」斯言足定公生平矣嚴氏既語不能詳英杰乃刺取官私紀載排比經緯釐爲三卷其甲寅以前則從公從孫彥侯文學雜探宗譜家書之屬綴緝成編於是公之行事略備嗟夫道光之季舉朝沓沓成風患氣充塞至不可遏而膺疆寄者好貪選懦益養癰而張寇勢而禍遂烈公遭際艱屯率鄉人出死力芟夷大難經營締造聲

施爛然，謂非天挺之英豪歟？今世變愈亟，邪說紛麗，而公之文章精氣，長在天地，固有廉頑立懦，足以維世道人心於不熄者。吾故譜而著之，庶幾海內宏達，讀公遺書，有所取證，亦他日得失之林也。公故爲英杰，王父弟子，先公又久從戎幕，故聞見特詳，惜乎余不獲並生其時，親見公之措施，承其警效，迺以衰朽罹亂之年，謬執筆次公遺事，愧學識膏昧，終莫克表彰萬一，又不禁廢書而歎也。丁卯十一月，後學梅英杰自敘于莓田塾園。